



第拾壹册

卷三十七

藝文三

序引跋

紀略

卷三十八

藝文四

記

鳳陽府誌卷之三十七

藝文三

序

唐韓愈送董邵南序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宋歐陽修思穎詩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邇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



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毫。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閑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穎。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稿。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面俗。

歐陽修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日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年。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疆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嗟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二府。遂立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

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辯察證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貴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倫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為思穎詩。以刻於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疆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王安石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

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父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心方疆其德方進而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非孟子所為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諸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父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高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王安石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

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裡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眾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一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眾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係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一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道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

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
 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
 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
 言者屬予為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
 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元吳澄國子生李黼泗州省親序
穎州李黼之父

養出守泗州黼偕其兄藻為國學弟子負留京師
 違定省越三載泰定甲子冬謁告往泗州寧其父
 母且奉其祖父母封贈之命以歸亦可以悅親榮
 親矣僉謂黼研經銳學不倦其成科名受官職也
 可日月幾親之悅親之榮將有倍於今者焉斯其
 為孝也歟噫此世俗之孝也若君子之孝則不止
 是韓子曰事親先其質後其文盡其心不夸於外
 質者行也夫子論孝始事親終立身立身之要慎
 其行也可法可傳之謂立行道於今揚名於後使
 世世贊嘆歆慕為某人之子是顯其父母於無窮
 也豈止一科名一官職之榮而已哉黼之往也自
 監學之師以下俱有贈言同舍二三子請予序其

首噫黼誠才子也其研於經也奚所志其銳於學
 也奚所事予未悉知也而吾之孫常劇言其穎出
 乎輩流予其可不以
 遠者大者期之矣

張以寧送劉廷在教諭五河序
海陵胡先生當宋

以千數其學之要大抵明體適用先經業而後文
 詞本於道德仁義不苟趨於利祿其徒既敦尚行
 實而先生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寒暑禮不懈去
 而教於太學亦然是以劉彛執中之徒用其道炳
 炳朗朗聞天下當是時濂洛之學未出也嗣是而
 興一變至道取漢傳註唐聲律詞章之習一洗而
 空之上以接洙泗是雖周程朱子摧陷廓清之功
 然甘受和白受采實海陵之學為之先也嗚呼先
 生之烈豈小哉海陵距揚僅數舍予恒拜祠下想
 其流風遺韻以求其緒論未能也今年秋識中山
 劉廷在於揚州充然其容亶然其詞其筮仕則司
 訓先生之精舍而今墜教於泗之五河也未幾別
 徵予言為贈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吟咕嗶卑組
 鞞英以華其身已也將以潤澤生民歸於皇極若

胡先生明體適用之謂也惜乎其體具諸身其用不大施於當時也朝廷設科目期以經明行修得真儒其意胥是焉取於是昔之不大施者今斑斑然行矣予行淮東西觀其土厚以深其俗麗以淳其士多急義而強仁蓋去中原之文獻不遠也况五河當淮之北而尤近者乎意其敦尚行實所謂受和受采者蓋有其體矣漸之以日月刮靡其經業文詞之先後變析其道德仁義利祿之趨舍由蘇湖學達於濂洛新建以溯洙泗而為國家異時用者亦豈難哉抑海陵予未至不知丘園寂寞之濱抱遺經蘊瑰奇忠信才德之賢復有深藏而不市者乎先生之流風遺韻其尚有存乎劉君久仕於其鄉必槩聞其緒論也成君居竹又言其叔君楚游國庠擢鄉舉而方辟椽淮憲淵源所漸其有聞也益信乎將見五河之士借劉君相與有成異時將得人為科目賀也尚毋俾劉君專美於前劉君勉

張以寧送錢德元教諭盱眙序

至元己卯予沂淮適汴同年納君文

璨時長泗之盱眙握手道間濶因獲覽觀都梁之勝蘇子瞻米南宮諸賢之大書深刻照映人耳目詢州故治所在遺氓老校猶能言往時氓皆知忠所事不肯恒怯為奉頭鼠竄計蓋其壤淳厚俗質果易以義驅難以力休距中原不達而近也則宜治平百載生聚浩穰文燦之為政又能因山川之奇勝攻孔太守之遺跡作為精舍欲與嶽麓石鼓相雄偉匪規簿書者比夫世之君子常病繇郡縣而後教典弗傳治法日密人惟知畏害就利緣法律為詆欺俗日熾以薄儒者循本持論重為世訕笑今文璨之為顧卓然如是因竊歎今之科目豈為乏人也哉暨來儀真識錢君德元焉儀真據江淮之會號繁華靡麗之區士鮮不為習尚移者德元坐一室被服經史出而與游皆縉紳章縫今茲夏調盱眙文學告予以行予見今世多慕漢卜式窮官豐祿人競歆艷之詎謂有能呻咕嗶味藿鹽不能訛訛勞勞以饗利達如吾德元者乎嗟乎豈不亦卓然與人異趣者乎予因感文璨之事言焉文璨今起而為時用矣盱眙之風士如彼國家之崇勸如此長人者安知無如文璨君者乎必有

以重子矣德元往哉教官職雖卑方百里之地顯
掌教典與令長分其任古意厯厯存者有此耳其
責顧不重矣乎德元往也金穀之出納公而無私
也自重其身也經史之漸磨勤而無怠也弗鄙其
民也若是教官之職得矣異時予復適返
過第一山當持酒相屬賀君教之有成也

明劉昌欽中都誌序

予嘗聞之儒先大老言為文
而志事為難夫天文之災祥地理之險易禮樂之
因革律曆之損益官制之繁簡兵戎之廢置郡邑
之升降戶口之登耗以至輿服之隆污人物之賢否
舉之法工師之事苟及治道之隆污人物之賢否
皆於志乎紀之非才足以泛應學足以叅稽識足
以裁決予未見其可也司馬遷作史記始立天官
諸書班固乃易書為志至於今千六百餘年而西
漢一代之制見於文字之間者光景嘗新氣焰流
動人稱漢法而不敢狎視以班馬之文雄深雅健
有足以張大焉耳自後陳壽為通志雖詞製不同要
為古今郡國志宋鄭樵復為通志雖詞製不同要
不能出班馬法程而其傳世垂遠固不可誣者

河南僉憲柳公廷玉蚤以家學之懿取進士給事
黃門久之凡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戎田賦
戶口輿服符璽薦舉工師之畧與治道人物之大
端酌古今探載籍以求其本而才之敏有以泛應
學之弘博識之疏達有以裁決而垂遠矣又以中
精華為大禮若干卷足以傳世而垂遠矣又以中
都者太祖高皇帝龍飛之所詩不云乎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而志之在學宮者淺狹疎缺非所以昭
休明示廣大也乃法班馬賈鄭作中都志鑿乎其
精也確乎其實也焯焯乎其詞之雄深而雅健也
所謂光景常新氣焰流動足以張大神功聖烈於
不朽何漢法之足云哉河南藩臬諸公相與喜聞
樂道而欲其傳世以
垂遠予於是乎序之

童以思霍丘縣誌序

景泰壬申予忝承乏來掌斯
邑教事閱舊志乃前掌教
閩南莆田道昭林先生之藁本也其中紀載雖詳
而塗抹冗濫述作固多而訛舛漏落反復玩味心
甚厭之究其所自蓋由國初纂述者得之于殘編
斷簡之餘師生正有志于采實去華刪蕪剔穢惜

乎又以外累誣枉中道而輟遂致疎畧苟簡以訛傳訛久而未正故觀者多有所病焉予惟郡邑之有志古制也山川形勝人物消長土產豐嗇莫不於此焉登載是以治民者可以按志制貢賦均力役誠為政之要務故禹貢之作職方之述聖人不能不用心焉自時後漢有輿地圖晉有太康地記隋有區宇志唐有括地志宋元有疆域志及方輿要覽皆是典也然皆總天下而志之者也予嘗據序蜀事撰華陽國志而後郡邑亦皆有志矣志天下者其事畧志郡邑者其事詳天下志固為要務而都邑志亦不可缺此霍志不能以不作也今志之不修豈不為當務之缺典哉奈何學中教事曠弛年久科目乏人日與諸生琢磨講貫竭心盡職以圖振作斯文未遑有及于斯不意甲戌歲皇上中興有年以帝王治天下未嘗不以疆理為事思欲繼志祖宗取歷代天下事跡編纂成書以備觀覽乃命春官卿檄進士林孔仁等奉詔分詣天下藩司都邑選才德文章者采輯纂修于時我鳳陽太守占雄仲侯即會舉四州十四縣教職雲集郡治之驛館纂修輯錄不數月而告成事竣進呈郡

志僉議州邑之志又何可以緩耶于是回署更加廣詢博訪質故老辨里俗增其畧而詳其簡綱舉目張理明辭順雖于古人之著述不可以遠擬然于山川之形勝賦役之繁寡人物土產之登耗紀之畧備書成用宜壽諸梓以傳久遠姑敘此梗概以俟名公鉅卿異日得有所因而續志之後之尹于此者亦庶幾可以裨耳目之萬一云

彭翱寧河鄧氏世家勲譜序

蓋聞墳典既作史書因肇唐虞以降國有史官家有世訓太史公父子洞博古今又有世家列傳之例厥後變而為年譜又變而為家牒非所以昭功過別賢愚明親疎辨真偽使後之人鑒前轍而有以興乎逮唐柳芳作世族之論暨李密闕闕之說則又有所謂三公之族謂之膏梁令僕之族謂之華腴其說乃貴乎祖先有功德者則特表而出之也若宋元豐中眉山蘇老泉合一族遠近賢愚尊卑存沒之名通載類編總謂之族譜則其意又有仁厚之道在焉今之公卿大夫士庶巨室之家孰不有族譜開卷閱覽無非褒美先代之祖

日某祖任某官文聲武畧著於時某祖守某郡政
 令教化洽諸民加以文藻華麗為族譜之光使子
 孫聞之有啓迪之美然其光美獨在一門之子孫
 而他人未嘗與焉若夫大功巨業之臣參贊天地
 之職宏覆四海義安生民扶衛社稷把握元化者
 則與公卿大夫譜集有大不同者矣所謂不同又
 何耶若我聖朝開國前寧河武順王鄧公之家其
 譜牒輝煌豈可以他人比哉蓋公之偉功盛烈肩
 稷契而並伊周英畧雄聲追頌牧而侔韓范輔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九有樹肇鴻圖神器奠安萬年
 不拔斯可比之尋常公卿族譜哉觀其鷹揚奮迅
 有回山舉鼎之威忠勇掀騰有折衝連衡之武殆
 唐張說所謂八柱承天高明位列四時順序亭毒
 功成者其我王之謂乎斯所謂他人之光輝子孫
 者以之為榮若王之勲譜光輝天下生民皆以之
 為榮也太史公既書其事矣太常既銘其迹矣彝
 鼎既鑲其勳矣穹碑既載其實矣而子孫又為族
 譜以昭播名譽於無窮詎以為細事觀也歟今年
 秋王之曾孫儀賓元徽持其所編譜圖拜啓於秦
 王殿下之前既蒙睿手親為序贊光燦瑤冊不為

少矣而殿下又命翱復為校理勘詳之意尤渥也
 翱聞元徽云先世舊有譜集數卷元兵蕩失今止
 以臨淮伯為始祖以下次第編之庶乎子孫之不
 敢忘也翱因感激拱手三嘆曰龍興而雲從虎嘯
 而風生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不世之良臣臣而封
 王位已極矣若王之譜非我殿下手撰弗足以光
 其先焉職補館署才及斗筲烏足以宣揚王之功
 德著述王之盛烈素惠生民天下後世受王之賜多
 矣況以我殿下極尊尚施睿手翱何人容可謙避
 而辭縮哉遂為編訂成書仍以序弁譜首使元徽
 父子颺告宗族世世增修珍藏什襲垂之不朽若
 夫登禹兆迹南陽歷代流芳綿綿仕宦則天下鄧
 氏皆所共知又奚待詳贅於此也哉勉哉鄧氏子
 若孫當念寧河王父子功耀宇宙之盛又當念賢
 王殿下親親尊功之意當卓修德業以繩前聞可
 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斯之謂乎

楊守陞送章元進知鳳陽郡序

成化二十一年夏六月刑部郎中章

君元進出守鳳陽鄉之縉紳餞之咸憮然若有所
 觸望者鳳陽大郡也太守尊官也元進起諸生成
 進士僅踰十載而四遷其官以守大郡亦榮幸矣
 又奚為而觸望邪元進鄞之世家也其叔祖少卿
 公與叔父方伯公從弟給事君皆起家進士同時
 顯榮而元進接武世科已有嘉聞自為主事為員
 外郎為郎中不離法曹廉公勤恪棘棘不阿嘗錄
 囚南畿讞獄內郡按事於山之東河之南陝之西
 多所平反而罔不明允至于抗衡權貴出其誣入
 于死者六十餘人人尤以為難故輿情屬望謂元
 進之賢可以當大任也今迺局於一郡而實繫天
 下之
 撫然與殊不知鳳陽雖一郡之寄而實繫天下之
 望郡當南北要衝自古為形勝之國禹會諸侯於
 塗山即其境也我聖祖肇基於此以混一萬方建
 為中都乃國家根本之地猶周之岐邠漢之豐沛
 也夫善養禾者必培其根善植木者必固其本今
 上方隆億萬載太平之業而於本根之地收守之
 任尤加意焉故以元進之賢為之則所以康濟民
 生而與百世之利固安國本而繫四海之望者必
 有其道是則朝廷今日簡命之意也而他日大任

之界固兆于此人情以道元進之行

高宗本送僉憲柳公考績詩序

河南按察司僉憲

績也憲長建安劉公與憲副姑蘇劉公合同寅諸
 公相率為詩以送之且命予為之序予聞柳氏河
 東世家其後有任宋者南渡挈家居東吳我太祖
 高皇帝龍飛淮甸公之曾大父始遷濠梁遂為臨
 淮人後至公之父今致仕方伯公以明經擢御史
 公讀書侍左右景泰癸酉予應天府舉鄉試叨與
 公同年明年予以進士問刑內臺辱拜方伯公於
 賓廡天順改元公舉進士擢戶科給事中與予內
 臺皆近侍因得相往還然亦未見公之底蘊也成
 化丙戌公擢僉河南按察司明年予亦來承乏又
 辱與公接每見公無事終日端坐不輕發一言有
 事則從容應酬無問繁劇譬之庖丁解牛刃發於
 刃無肯綮不可破予嘗舉以問前致仕憲長吳公
 吳公曰柳公為人端重誠慤表裏如一處事精審
 非義之事毫髮不肯為斯人也予所敬仰而畏服
 者也公宜與為深交公亦不予鄙棄嘗與予論及

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毫分縷析若指諸掌間舉古
 任刑法者一二人謂予曰公孫鞅千萬世罪人不
 必論已抑孰知鹿走山林命懸庖厨出於勢之不
 容已邪此餓虎饑鷹使人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不
 其猶執之罪人也邪世無臯陶吾倘得與徐有功
 輩同遊今日實所幸也又嘗患多盜告予曰止盜
 嚴刑止之已盜未盜止之惟高禘一言耳然唐太
 宗獨能致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之治者
 推原其本而行之故也予深以公言為然予始知
 公之天分既高而學力又精故不惟持身也正處
 事也公而廉平之譽又莫不風行草偃不令自行
 古人謂遠大之器自與人異公誠遠大之器不求
 異於人而自與人異者也雖然公承方伯公家教
 有自其在戶科時多所獻替而今典刑名奉璽書
 實兼總撫民督屯之責國以民為天而屯又兵食
 之所自出也四野相安連營足食公之政績當必
 有大手筆者為之特書而公之重用則朝廷天下
 自有公論亦豈待於予之贅言哉聊以諸公送行
 而述其梗槩如此
 未知以為何如

唐順之夏侍御恩詔贈光祿少卿序

皇帝御極之三年

幽罔不蒐剔冢臣上言故御史夏之臣清勤許國
 詿誤淪喪請贈光祿少卿制曰可于是宗伯稱詔
 下郡國表閭封墓一時里人縱觀悲喜外史日噫
 嘻此沉珠而封其淵也夫泰否之機開於人人伸
 道道伸世交伸則治逝訕焉而之窮窮何伸也古
 之俊民咸思據偉長乘以英姿信効而承垂以發
 其晶雄之氣顧穎出而折君無特達之知相無意
 外之度使槁項黃馘於荒漠之濱碧血為燐白楊
 可柱然後傍徨嘆賞欲市其骨而卒得一肢之用
 嗟何及矣此傷鵬弔蠅之臣悲嘯無聊而赴淵棄
 蔬者沉冥立枯而不顧也文帝思李牧馮唐知其
 不能用以光武之明而敬通淪落以死古今同一
 慨耳侍御公當神宗時三仕為令種花拔薶為桐
 鄉及簪筆文石埋輪都亭欲以方剛之猷澄清江
 漢一麾去國非挾領下之珠而驚其寤也非繫池
 邊之罇而遭其啄也乃憐者不敢力而忌者不欲
 力使其陽鳴秋橫者斂為壺中之鳥兔為霖為雲
 之淵徒沾之鼠姑竹籟之間飛揚煜耀盡銷之南

宮之片石北海之樽壘年爭志逝長於辭榮埋玉
 樹着土中噫難言矣使當年仲其開濟之畧出入
 承明馳驅九域為國宣政必燦然可觀既以時移
 物易遡憶追嘆錫一卿秩欲易其南面王之樂何
 益然繫惟公不幸耳明明穆穆之主無沉不升忠
 義皆彈冠而起而欲朽之英骨猶愈於罔生之奸
 魄尚足衛人藜藿國家得無用之用至於閭黨後
 生有所彞即有所仰有所震即有所思且歡然得
 見此不伸之伸世何嘗不幸哉雖然公亦有不幸
 之幸方先朝虎翼賜張之日公衣繡持斧於其間
 執焉碎躬委蛇焉碎節必有人道之患安能以逐
 臣為高士即今垂裳思治然上有委轡下有如簧
 中鬲而外窺公有奉身退已耳誰復致憐故曰無
 幸之幸噫嘻無用之用浮不伸之伸膺無幸之幸
 窮公於世道同歸於誦
 而機不可問矣悲夫

王廷薛考功集序

始予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

為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業已罷歸求得西原
 集讀之並早年之作古雅典典則清邁簡遠駸駸入

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為詩人耳後予為御史謫判
 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丘園潛心性命
 精詣邃養迥超物外在毫凡二年餘率間日一會
 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豁叩道蘊評騭古
 人商求政事而先生才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
 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遽然覺惕然省也而行
 履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
 拔者豈但為人師已耶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
 字交厚及故相入為輔弼勢張甚猶數移書訪問
 先生竟弗答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賂
 詩刪焉嗚呼世之文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
 或剗方為員抵隙求通不遂則項項然不自得者
 何限而漠然視之若將免已者此其意豈惟今人
 難之雖古之以文學名世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
 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中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
 生之所養可知矣予為蘇州時嘗托衡山文子詮
 釋先生詩文為考功集四卷行於世予猶收藏遺
 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友人艾陵沈子商之艾陵
 以為不可無傳也因屬校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
 知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人者固在此而不在

也彼

呂柟陝西奏議序

按陝西遇大政事必奏議也嘉靖已庚間雙溪子巡八郡三邊以及四鎮之急務罔不釐舉雙溪子既滿且去有良司牧者錄次成帙爰加諸木將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然其內雖有獄訟錢穀數條獨於條畫邊防之事為詳蓋以當其遇也涇野子讀而難之宗室之事為詳蓋以當其遇也涇野子讀而難之日雙溪子真可謂昭代之俊傑而識時務者乎夫政因時而變議以時而立違時而議不知務者也故賈生建治安於漢文而七國卒平董子論春秋於武帝而六經遂章韓退之闢佛氏而正教著司馬君實折新說而王道明亦循禹之抑洪水於唐虞孟氏息邪說於戰國凡以當其時而務之也假使賈生以息邪說為急君實以抑洪水為先雖言之辯如此其富也文之麗如彼其工也然於政無益於世無補迂亦甚矣君子以為不知務也雙溪子之奏議若巡按他省則非所先巡按陝西則為

盧翰古易中說序

切要故曰陝西奏議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可也雙溪子若執此以往雖他日臯謨伊訓皆可求而得其術矣雙溪子字德徵名光祖潁川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世一再傳而煨燼於秦吾道之厄極矣獨周易以卜筮得無恙存一綫於欲絕隆千鈞於繼往非天有以相之歟諸經稍出於漢易宜益有光焉夫何漢儒輩以傳附經彼置此易不一而足但取其便於觀省不知夫眉目之易置也予嘗譬之入之有經危境涉險塗者形神完固無所損錯逮夫平居無事也乃為之東塗西抹移此就彼浸失其舊矣易以自天之祐而完於秦以小知之鑿而亂於漢不類是歟宋二呂氏駭之以求其真者而寫焉朱紫陽因之以作本義固可以想見孔氏之形容矣夫何近遵本義而猶行漢本讀者疑焉僕之學易也亦以本義為宗者也因據之以為說且以還本來之面目惟具眼者其識之

王道增四書中說序

中菴先生自少以理學名潛心大業舉於南畿友歐陽南

野講良知之學蓋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云嘗語其
 門人弟子曰天下之道中焉止矣堯舜精一之旨
 開萬世心學之源願吾人允執如何耳爰扁其書
 星曰中菴朝夕體驗諸身心而措之行事一時學
 者翕然師資焉宦克日東魯之士進而請業者不
 下數百人嘗謂四書大全繁蕪支離近時主舉業
 意者類穿鑿附會始非聖賢立言本旨爰掇所聞
 見而刪訂之自家居及宦遊隨所得輒書之一折
 衷於考亭朱子焉顧其說具載在諸集中與其門
 人所憶綜者而未就編也厥嗣伯進勦而成帙加
 校訂示予予覽之慨然曰文其在斯乎命錄梓以嘉
 惠後學庶廣其傳云

秦鳴雷月令通攷序

昔在有虞用璿璣玉衡以治
 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蟲草木之變
 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講
 求申令以垂畫一蓋詳哉乎其言之矣廼月令載
 於呂覽大都亦紀侯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
 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誠不以人廢言矣頃有中
 菴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聞而不廣於是

旁搜博採凡稱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是
 前民日用者靡不攬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
 天道曰治法曰地曰利曰民曰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
 候曰跡往曰法曰攷言曰擴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
 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支干自謂獲免掛一漏
 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良厯矣哉茲侍
 御王公識徹天人雅善是編因觀風至台出以示
 余仍索余序之余不佞曩典秩宗時其於時令之
 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槩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
 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誠梓以嘉惠人人所謂警
 曠之鈴導南之車非耶雖然余又有更進者邇瀕
 苦無歲民往往登首山呼庚癸又沴烝流行四方
 災異日形奏牘即天心仁愛而民用頗僻動不由
 禮經者或足以致然也王公深識遠慮察見標本
 所在故加意此編行之非獨有位居藉以善治即
 闡之衆得相戒事以不奸陰陽之和以漸返淳
 龐之理幾虞周之盛可復睹乎審是則此書
 之有補於世也非眇小矣爰書以弁其首

張鶴鳴籤易序

吾穎中菴盧先生天性好學自有
 書契來在人間文字靡不搜研詣

悟尤精於易以下筮太繁撰籤易一書代之畫卦
立辭破天洞人有田何施賀諸儒未開心臆者而
决疑成務用之如響即圓策智骨功弗尚也夫圖
書洩元始之理聖人准理作易以故淵灑至不可
極先生雲鶴海月一代高人茲籤粹然一出於正
要亦不過圖書正理先生演之耳京房受易於焦
延壽延壽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而房果慘
死蓋房之易詭於數先生之籤洞於理今京易雖
傳而後學終疑其人與易背馳先生未四十掛冠
逍遙三十年不減於陶靖節邵堯夫而平生廉和
不爲事物遷其善體易如此觀者
幸勿以瓊茅雞卜之數忽之也

溫可貞方伯李正屏定西錄序

兩粵昔稱多難之

麗江之西迄於思明其地萬山錯峙嵐霧中人水
急多毒道途修險彼土司負固逆我顏行業非一
日往盧蘇之禍田龍之間黔首糜爛虐焰充天財
精費累鉅萬曾不能以一麗象佳無寧字而五羊
唇齒不獲安枕亦數十年於茲矣今盧蘇雖平而
思明之抗王章猶故也土目陸佑曉悍聞於南國

其拔扈之狀當事久爲粵憂頃乃逞螳螂之臂擁
衆數萬內鼓三村四寨以樹威外勾周佑周保以
張翼掠思陵而執官奪印凌本管而刀石守潰至
風門之戰官兵戕沒原野膏塗思明幾於沉陸虐
逆甚於盧賊粵東震驚九重赫然震怒一再命師
諸大夫飲恨於疆場無不思滅此而朝食時方伯
李公正屏以總轄司餉轉輸靡不敷也調度靡不
適也劑量斟酌業殫厥心而制臺謂重望若公鴻
猷若公嘗耀駿伐於邊陲出湯火於秦晉蠢茲陸
佑正公展布驥足之一時也哀然以監督授公維
時辱夏瘴毒橫飛公跋涉險阻直抵巢穴且謂一
鼓慮有差池而計縛乃可全活故馳招降之檄而
逆酋黨散矣建撫綏之旗而脅從歸命矣縫信布
之裾而數萬生靈死而不知生矣無何賊佑計窮授
首餘黨相繼就擒雪風門之耻報思陵之忿計日
不過浹旬而西徼底定乃善後之宜公猶惓惓於
釋危疑置留守職緩彈壓兩爲之所方奏凱間公
適有晉藩之命粵民扶老携幼攀轅墮淚欲詣闕
而尸祝之士大夫之詩章紀錄不識不知之女謳
童諺疊疊在人心目間公以便省歸誰可貞觀其

容穆如也聆其警咳則又侃如也方竊附事大夫
之賢為梓桑莫安稱謝而文學諸生出定西錄及
譙士紳之歌誦屬序俗吏固不文哉乃家業安瀾
伊誰之賜拜手受簡曰先生不辭溘險不憚瘴毒
鞠躬盡瘁之義也不血甲士不喜徼功好生惡殺
之仁也弄逆賊於掌股留多餉而寬輸明炳幾先
唯以造粵者造晉四郊內外稍有不靖必托重於
長城即今烽煙罷警於薊北播賊伏誅於川西關
白迅掃於東甸逆宗帖服於南楚先生又以仁義
之師釋西顧之慮詎不稱寧謐哉語有之外寧必
有內憂九重重先生銅柱燕然之助必虛前席而
場灶之蔽明也城社之憑奸也過於陸佑父子者
也剗心蠹戮內賊比者粵西仁義足述焉先生饒
為之可貞將扶日以觀太平
而受祚者不獨在兩粵矣

許珍律呂新書註解序

律之為用其大矣哉可以
作樂可以審度可以嘉量
可以謹權衡與凡造曆制禮分田定祿以一萬物
之情以立天下之信以召天地之和以格神祇平

百姓而馴鳥獸者無不根本於斯焉律何自而始
乎昔者皇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截為十二管有
陰有陽而陰陽各六黃鍾一管又諸律之所由生
也然律以出聲而亦因以候氣始於冬至乃聲氣
之元而黃鍾應之以十二管十二月候之而氣之
應者無或爽矣候氣之法豈泛然哉惜乎世遠人
亾經殘教弛後儒之論者或求之金石或參之租
黍或襲夫累黍之說其云徑三分圍九分之法云
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之法與古方
圍周徑羃積不合者紛然雜出是豈知求聲氣之
元者耶不行元氣何以定律而萬事亦皆無所取
衷矣治下古若何足怪哉惟蔡西山先生承父志
博群書尤邃于律討論定著遂成律呂新書其九
寸一分之說五聲二變之數黃鍾之徑圍變徵之
非調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以生尺者班班可
考是皆以獨得之見本已試之法而足以聿新令
古之誤焉然是書也前後分爲兩卷後卷證辨即
其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固無毫髮之可議矣但
卷之前後稍有隔越而大全三註集覽補註又多

在總一長章之後而字畫且有微細者在初學甚有所不便余乘暇時熟閱此書乃以後卷証辨取而入于首卷各章之末又採三註遍覽補註及古今名儒之所解者分貼於前章各段之下彙集成帙庶或有便於初學小童僭妄之罪已自知其莫能遁矣

沈應乾邑侯高君擢守巴州序

余讀史至循吏傳未嘗不嘆哲踪之

益邈吏習之日趨于敝也夫吏於今者豈不知循之為美今之可以為古乎心術之異誠偽之判不啻什伯千萬蓋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已者有已也殫思畢力顯于謀身猶恐不及又何暇于為人也哉是故競進之心橫于中懼罪之念怵于外勢不得不勉而為清為慎為勤為惠及其聲譽已著彌縫既密則忽乎其所以可懼而恣于其所必競剝民膏暗贖貨無厭固始之嘗為慎者也隳離官守狂詩無忌固始之嘗為勤者也荒佚樂無度固始之嘗為勤者也雄鷲深刻視民疾苦無以異于秦越固始之嘗為惠者也終始一人減否懸絕假令依阿取容致位通顯即國家何

賴焉高侯則異於是侯之為邑九年于茲矣志之端方于其初者益以務持于其久政之平易于其前者益以公溥于其後是故寡奢慾黜紛華敦朴崇儉一意省約其糶食敝衣類居毀壁有蓬藿之士所不能堪者不謂之清焉爾乎嚴稽察飭防檢禁戢稔猾杜塞倖門凡有設施熟思周咨必畫一弗移而后加乎其民不謂之慎焉爾乎蚤作宴罷竭精疲神苟有利於民即力為之不懈故創建城池身親經理上無所藉下無所擾百費具舉處之裕如其夙夜籌畫朝夕從事急於治家者莫能過也不謂之勤焉爾乎視民困踣憐厥身煦與休育如保赤子為之樽節顧惜毫釐之費不妄焉不謂之惠焉爾乎積有歲月人業遲之矣侯日遲速時也不擇受而侯士之修也吾何較焉政有恒而詭行飭節以營撫仕博鉅資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是以不干譽而譽隨不責劾而劾至奏績未幾巴州之命下焉或謂疆分氣別土異政殊侯誠賢令將復賢守乎曰君子無遠近崇卑無繁靜難易利有其民無以有已也故異位同體異地同

心夫以侯之清久而不緇侯之慎久而不疎侯之勤久而不倦侯之惠久而不隘將無往不宜獨巴州已乎雖然務有簡繁民有質偽事有因革俗有汗隆優于一欲槩于萬利乎此遂齊乎彼蓋之必至也是故包存肅歐陽文忠之治開封一郡而寬嚴異矣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一人而寬嚴異矣張乖崖之兩治成都一人一郡而寬嚴又異矣握張弛之柄裁變通之利酌損益之權適緩急之宜所謂馭民之上務識治之通材也侯其幾于是乎余因經歷周某之請故竟言之以冀侯之永有休聞也

李維禎著經堂石經序

萬曆壬子郢人馬呈鼎守

序共石六十四塊堂左建一臺郢人太史李維禎扁曰春登維禎撰石經前序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曰苦在亳州谷陽界有老子宅及廟馬大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於石而以余同姓又嘗承乏載筆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略同屬為序蓋老子大指在澄閣濁而歸清

淨化矯偽而還自然其治身每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謝絕世之榮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致虛守靜比赤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棄人無棄物持其安而謀其未以與天地相合道大矣德至矣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有三端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押闔兩晉之清談是已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名而託之者也老子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說也今夫人當張張與與之際懍然思警也非導之巧為取也故蘇張之押闔罪不在老子在押闔而託之者論也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蘇張取道更遠此定和為貴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器數以為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興焉當時業有識其非位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始生豈謂禮薄忠信而

首亂哉故兩晉之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託
 之者也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子之罪
 也此定論也易與中古作者有憂患故其辭危老
 子去中古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爲激切按八十
 一章而求之言語文字間疑端訟府殆不勝摘惟
 此三家後人詬病最多不罪後人不善學老而舉
 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藉六經以文奸學術偏
 頗釀害天下者可遂曰聖賢立教然耶莊子稱孔
 子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之徒借孔子以
 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
 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
 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
 孟高之存金玉中之存羽角卑之存瓦石是與非
 惟置物者知之後人不知而妄卜且有以爲兵家
 之書爲養生服食房中之書禍天下更甚又有好
 老子而過者引與吾儒並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
 道家欲申老子於釋氏上謂釋從老出不知兩家
 宗旨自不相蒙而反以卑老子老子注百餘家即
 高皇帝嘗爲之注今悉不敢采第以老子本文令

讀者涇涿默識不至若射覆滋惑增多口也太史
 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
 爲經或以道德分上下或以老子自爲一人非孔
 子問禮之老聃或以列子稱皇帝書任章告魏桓
 子語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老子引之孔
 子曰述而不作竊比老彭老彭即老子也然於老
 子書無所短長皆略不論昔晉江夏李克著書箴
 大都明老子非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余與馬
 大夫俱楚人爲老子壘壘若此敢自附於楚
 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高皇帝二聖人意也

馬呈鼎石經後序

今之誦法孔子者多絀老子夫

至操入室之戈也名耳謚聃伯陽其字也系出大
 理氏庭堅殷時從理改姓李生於楚之苦縣厲鄉
 苦今屬鹿邑或引太清宮爲生地未知孰確至援
 星流天靜九龍瀆浴及姪八十一歲剖左腹生生
 而皓首亦方技家神其事以惑世爾按雍益紀載
 青羊入蜀玉局仙床青犢白鹿榆有神木毫有昇
 天檜語多俶詭老子爲周守藏柱下史孔子過從
 問禮必其人湛於道德有足述其與語意在去矜

去淫去泰與吾儒宗旨印可而孔子稱為猶龍繒
 綸所不能及而吾儒必絀之乎過矣耳以道教天
 下唐宗紹混元道益張而其徒迥相祖述師說轉
 謬祖雲中音誦為齋醮儀祖服氣導引為辟穀修
 養祖圖籙真經為檄召鬼神祖雲英玉漿為烹鍊
 丹藥如寇謙輩老之徒亦過矣譙乘載鍊丹釜井
 蓋亦傳會黃帝鼎成升舉故事然歷攷仙經龍虎
 陰符參同藥鏡悟真等書皆取諸自身之精氣神
 鍊以入虛非索諸黃白赤紫有形之外物也志稱
 老子見周衰思以化被流沙乃西度關關令尹喜
 延之著道德經五千言此經之著在秦不在譙也
 然老子實譙人則謂經之著自譙可也老子曰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依
 釋經之義即吾儒允執厥中者也能清淨則不好
 大喜功焚林竭澤以耗元氣不招權鬻貨詬篇錯
 網以傷國脉當吾世而得一老子太平可立奏也
 余繇恒徒譙守先賢故邦聊與民休息無敢悖於
 清靜之教暇日乃就太清遺址建為著經堂而鑄
 道德石經於上庶幾垂之久遠嗣守是邦者登堂
 誦經勒而行之使民復結繩悶悶醇醇不幾於道

乎從古無道德石經石之自余始然非余始也金
 絲孔壁之藏六經炳如日星係於石不石乎漢以
 來石經稱不朽然遭兵燹野火石有時而泐第代
 為補修則經不亡余之鐫是經也安能徼神力呵
 護使不漫漶耶即或有燬缺補修而存之尚望於
 後之君子夫道德在心人心不死謂老子至今存
 可也五千道德蔽之以一言曰中儒與老
 二而一總管之乎道無用苛責矣是為記

王邦瑞侯州判治泗錄序

侯子治泗有政慮其民

布之凡以為民也比及三年州典教陳子言懼其
 散逸彙而成帙王子觀之曰異哉政乎夫君子用
 世莫大於政其舉之也莫要於心合內外之道也
 郡縣吏近民故望治甚切紛而殊細而靡達民情
 也故政甚繁繁而集之匪集則亂故心甚勞居之
 無本施之無方恠恠而弗用貿貿而適者是謂之
 下蚤夜憂思期以儆功飾偽以要譽縟文末節必曰
 謂亡政躁動以徼功飾偽以要譽縟文末節必曰
 考詳而內省多疚鮮克有孚者是謂亡心故曰徒
 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惡乎能治吾觀侯子

之政祇奉詔令罔不下究宣上德也尊四事屏十
害法古人也吏而宣上德法古人知先務矣務民
者莫先于農故重之省農農不能常稔也故備荒
有規歲凶則貢賦艱艱則滋弊故稽戶口均置郵
疏廩牧以釐弊也弊釐則百姓安不可無守故
萃之以保甲萃者聚也聚則爭矣故救法以防之
必行而後可教故明禮義以教之禮莫先於男女
故正之以後有婚姻男女正而化成矣夫民有利也思
之與興亦有病也思之與祛庶之思富富之思教
以成其化迄於街衢警柝教民藝作至畜雞豚罔
不有令非盡心者孰能為之有心有政其為
國也何有而況于泗乎是錄也可以傳矣

黃廷才盱眙蔣侯死節詩序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如我蔣侯可以不自負其死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
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此志此物今日之
柄強兵擁雄纛而享高官大爵者容或愧焉侯固
孱然令也所治阪高無巖城淡池之限所率民恆
無投距超石之素令侯不戰則無以討賊之義告天
不得以周內侯然侯不戰則無以討賊之義告天

下者戰不死則無以臨難無免之義告天下者使
天下盡若侯之生而愛民則天下賊不起又盡若
侯之死而殉國則天下賊亦速滅故侯以一身呼
天下之沓泄委靡之氣而振醒之雷頑心而霜媚
骨所關係非小也其死不禁重乎哉古有扼江淮
之賊而死難者於唐得張睢陽於元得余安慶今
又得侯而三然二公皆據千雉之墀將萬人之旅
侯之事大有難於二公者而賁志以歿邑之人悲
焉弔而詠思之不約成帙直指梁公嘉其節親臨
哭爵以文侯母太夫人將持侯之喪以歸旅觀蕭
蕭不攜盱眙他日天子旌忠太史執簡紀侯軼事斯
嗚呼烈矣始其集也殆其權輿云爾

朱之蕃彤史序

正內之化著於家人周南之風寄

由理也上自宮掖下迨閭閻貞一懿美代不乏人
自列女傳此為編紀留心風教者思補綴其未備
或時相後先或地分畛域非搜羅極廣採摭極詳
其湮沒不傳皆操觚者之責也天長陳和一氏博

雅多才續傳彤史記以直筆繫以贊論務歸於至當淹貫古今而靡遺揆諸情理而成順井井然綱舉而後卓然成一家言蕃獲讀卒業竊嘆和一之採輯勤倦折衷詳審而有裨於風教匪淺也裨官小說之書綺靡奇僻之見充棟汗牛布滿宇內孰與斯編之簡而該詳而有要誦習於閨中稱舉於姆氏處順而盡孝慈之常經值變而立義烈之大節其於維持世運扶植綱常俾家有儀刑國成底定豈小補云乎哉至其編纂義例酌自匠心固不俟蕃之贊一詞也僭題首簡冀播諸寓內仰贊聖世之雅化而與列女傳諸不朽云

李繼華表天長陳門徐氏貞節序

春秋書善惡垂三百四十二年

列國諸侯大夫靡不悉書而婦人以節著者豈特一叔姬一人而已夫春秋中婦人以節著者豈特一叔姬哉且豈無卓犖異常之行足以垂典策而光史書而特叔姬歸鄆一節卒葬悉書蓋嘗求其故矣夫天下之以身死事者期其足以成天下之事而已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國君死社稷婦人死丈夫

一也蓋非曰一死以塞責而已惟曰吾能不愛其身以成事而已蓋非致身不足以致事而事又非徒致身之可成故身致焉而事成可也身不致焉而不必不有其身而事因以成焉亦可也人之立節與觀人之節者在乎事之成不成而不在乎人之死不死紀侯去國紀已亡矣叔姬以旌爾之軀不歸於魯而歸於鄆蓋紀之宗社在鄆歸奉其祀則紀雖亡而不亡想叔姬在當時所以延宗祏而植疆土者蓋亦出萬死于一生故能全一綫之緒于僅存此春秋所以悉書之也惟此義不明故截髮割耳投井斷頸之行顯于世而持節守義保家全祀之美民於聞陳母徐氏年二十四夫亡兒女呱呱在襁褓中氏矢志靡他屏鉛衽華百苦備嘗事姑以孝育兒女以有成迄今年五十矣國家制令凡婦人守節年五十者可得旌典蓋人至五十則可保其後之無議而前之可與也余司牧茲邑方一年已別調未及表揚但飲聞徐氏節又覩其子忠言以學顯不愧氏教其于起門戶而延宗祏有叔姬之風特書苦節完孤於扁以贈之矣茲復有言亦以示後之人知余無民滅令德之罪而欲

觀風者之有所資以採焉

皇清衛貞元重修太和縣誌序

漢范孟博為清詔使登車覽轡慨然有澄

清天下之志一時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是太和先正儀刑也夫志之所之曰志志之所教曰志志之勿忘曰志澄清之志蓋始焉志矣終焉志矣寧直記事腴聞而已哉不佞貞自筮仕商令以及今使蓋亦投經肯綮之熟嘗矣顧為

天子使當為

天子愛養元元察吏者察其能愛養元元者為賢也

期得悃悃無華之士分理王國斯不負以人事君

之誼哉雖曰豺狼安問狐狸究也鷹鷂不如鸞鳳

迨萬勿獲已而一切以搏擊截斷行之孟博之志

其傷之也若夫守若令膺

國家榮寵之命受一方芻牧之司悅安強教心誠求

之幾幾乎不可悉舉不可言傳矣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上也不

可幾矣先疇舊業幼習焉長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次也修隙補漏扶傷問疾者又其次也務為脂

聖代所必誅而使者無如何亦曰誅其志也禡不償

責矣太和福而僻喪亂之後民亦勞止兼以妖幻

叢窟胚厥殷憂范陽陳令以英妙年發新劓刃首

擒渠而殲焉曲突之功斯為上乘加之吏民相安

職無廢事催科罔懈撫字寓焉公餘之暇留心邑

志亦復彬彬然志成問序遂探若志而告之請益

進而申之曰終艱於始垤險於山烏飛於蟲柯萌

於葉藥石利於美疾余志若志既暴之益堅之既

守之益推之俾寤寐之志日月而川岳永也寧

特剴劘之志記

事腴聞而已哉

李來泰重修亳州誌序

亳在明嘗為縣更長官為令已復為州然卒無屬屬

鳳陽予頃來江南始人自亳見其城壯多寬鄉道

濱河經寇馬後猶為四方奏集疑不可以小國寡

民之治治者蓋亳之為亳古矣非獨漢為譙郡豫

刺史治處與夫唐宋名臣迭居列在緊望已耳而

成湯之國高辛氏之墟皆在焉會余視事下所部

各理志乘而州守同年劉君遂先報成書所參預

撰屬者則毫人高明經博九也其立例簡約而不
 陋褒稱而不侈人物志頗得其實然亦嘆舊志蕪
 沒難考近事稀濶不傳而以科第寥寥為歉予則
 謂書之缺逸亡害也商頌初得十二篇俄亡其七
 然而伊訓說命萬古言性言學之祖其先契司徒
 敷虞教卒之少而逢披長而章甫於宋者非湯孫
 哉則商人之文獻可知姑舉毫近代如薛考功之
 直節也而李文獻可知姑舉毫近代如薛考功之
 猶不足而至遠引五千言下逮陳王藻思為張楚
 耶吾見毫且日起而劉君能以文采飾儉荒而振
 德之不為亡功也已予所助志垂成者有二崇禎
 中州守葉公景先年友也有公齋紀事知其守
 毫事尤真特喪亂後佚弗傳耳然今志固云民思
 公久而不忘矣而魏武帳殿記在毫不得以穆
 伯長故存之蓋亦正考
 父周太師之遺意乎

姬之簋耿太守德政詩序

古大人君子其功德之
 誕被生民者有過化有

存神然過化者未有不存神而存神者正不必過
 化而未始不兼有過化之績蓋止言過化猶疑一

朝

朝一夕之事至曰存神則更朝斯夕斯之事也惟
 我郡憲耿公之於霍邑正所謂存神而兼有過化
 之量者也公家世屏籓苗裔帶礪八面才鋒既已
 歷試內廷
 朝廷知公才堪任鉅故於水旱頻仍之會持簡為鍾
 離郡伯始地廣時難非良二千石不足以勝此任也
 下車伊始赤地千里飛蝗遍野羊載道滿日流
 離且草澤之間萑苻竊發公惻然久之席不暇煖
 遍詢郊原既疇咨其疾苦而復鎮撫其頑殘所隸
 十人州縣望風懷思聞聲震懼羹藜之令地有專司若
 不過是也會撫憲有分賑饑孳之區而為公精
 泗盱天長等縣則公之輪軒親指露冕行郊者也
 若壽春若霍邑為道憲撫循酒潤之區而為公精
 誠之所貫輸者為道憲撫循酒潤之區而為公精
 來其蘇之嘆不知過化者之形親與存神者之
 以意注其功烈正不過化者之形親與存神者之
 感頌兩憲天地弘恩之下並不敢忘公之明德焉
 褒輯歌詞壽諸剗余目擊其上下感孚之情狀
 而謬為揚厲於篇端以紀實也亦所以備異時采
 風之助而為士民申厥情愫於不盡也夫以霍土

億萬嗷嗷待哺之衆急之須臾則生緩之須臾則
死而仰給升斗於數百里之外懸釜待炊其不致
庚癸頻呼委填溝壑者賴公之朝夕運籌轉輸相
續舳舻脚尾而進應期以救倒懸故全活以億萬
計上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慰兩憲饑溺之懷豈其存神者之
不及過化也哉昔漢高成帝業賴蕭相運粟關中
小用大用雖各以時以此相况憲臺豈出鄧侯下
哉古者人為台輔元老出為方伯刺史若漢之蕭
黃邴汲宋之韓魏寇萊皆是選也余昔為霍之長
吏今側京秩之班而未去茲土故親切於此日之
情事而為之頌述如此且卜公異日之豐功偉績
應不減於今日治郡之威名也

汪琬靈陽雜詠序

昔杜子美簡鄭廣文曰才名三
十年坐客寒無羶又為之作醉
時一歌甚矣學官之窮也當佞宗之世鄭氏方以
才名見知於人主而又得奇杰不羣之士如子美
者與之游顧猶不免以窮著况其不及子美者哉
雖然後世所為知鄭廣文者惟以子美二詩故爾

吾意鄭氏於是時亦必作為詩歌以與子美相唱
和以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惜其詩
不傳故後世莫得而辨其工拙也嗟乎以彼其才
使開元天寶諸士大夫有大力者從而推挽左右
之則亦可不至於窮即窮亦可不至於飢寒困頓
若斯之甚不幸而無哀憐之者雖僅得一子美為
之旁皇太息其間然子美之窮又甚於廣文故終
於無可如何也今我從父均萬教諭靈璧者二年
秩卑而祿微度不能以自見於是登潼山涉汴
水徘徊陰陵之旁感時弔古悉寓之於詩凡若于
篇皆所為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者
也吾不知從父之才果能與鄭廣文相配否幸而
遇有大力者果能哀憐之使不至落窳否萬一子
美復生於今世亦當為之旁皇太息如所傳二詩
否也然其窮可謂甚矣世言詩必窮而後工吾於
此益信抑吾聞子美之為秋雨歎也傷百草之爛
死念決明之獨鮮故其詩曰涼風蕭蕭吹汝急恐
汝後時難獨立此蘇子瞻所書以貽馬少卿者也
從父豈不聞之乎其必有以自處審矣於是從父
方輯其詩為靈陽雜詠走使至京師命琬為序故

序之如此

錢世燾高欽之詩稿序

識欽之先生自頴水上

公長於詩以故頴人詩甲於吾郡先生其翹翹者也
 也先生得詩以故頴人詩甲於吾郡先生其翹翹者
 携讀書任所既歸廣購遺籍得十積先生寢食其
 中六七閏發為古文詞雄渾奧博班班名家以明
 經入對賜出身分符巖邑出入雲朔間塞草邊雲
 震蕩心目晚又過清源抵潮海覽匡廬梅嶺諸勝
 及古樹荒臺時時相應接耳目既異神智頓殊南
 戈古今填懷塞抱故其詩歌嶢者如山森者如水
 北古者如潮悲者如哀猿夜壑求諸近人亦北地信
 怒之亞濟南以下弗屑也嗟乎杜不夔語不奇蘇
 不僭文不老先生不潮詩不工今之學者坐無羣
 書行無萬里姝姝媛媛守一先生之言轉相傳授
 警則螺贏之祝取其似吾見橐駝謂馬腫背惡足
 與先生角
 高下哉

錢世燾九歌敘

五倫皆生於情者也情與才相為

互用而詩歌出焉簡冊所垂昭昭可考文信國其
 尤著者也濠上黃子石梁哭其兄起凡為歌九章
 友愛悲悼直欲追踪信國六歌惟其有之而似之
 矣或謂信國當宋社既屋之秋以身任三百年綱
 常之重故其發為詩歌可悲可泣若黃子不過鶴
 鳴之茲死喪之懷耳與信國所遭判若霄壤例安
 得從同不知事有大小情無淺深信國用之於君
 臣石梁用之於兄弟雖與亡存沒所感或殊而其
 為情至一也獨是信國以百鍊之剛匡扶社稷其
 為正氣歌空也六歌則有類乎懷室家妻子者之
 所為讀其詞羅裳靚服白璧牟珠凄惻纏綿腹悲
 腸斷伊洛諸先生所不肯言者而信國言之卒以
 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然則學究家言念兒女便
 非英雄知身家便忘君父者然耶否耶夫理之與
 情異名而同實無正氣歌之激烈則必無六歌之
 悲涼無六歌之悲涼則必無正氣歌之激烈宜其
 出於信國一人也使其不出於一人將必有學究
 輩分別取舍於其間矣嗟乎忠臣孝子豈無情者

所能此理至精微至顯白也而臯比諸公倡為虛
 假之論使世間無復血性男兒此賈生所謂可太
 息者也讀石梁九歌可謂篤於情者矣情以生才
 才以達情則信國所云丹心照汗青者石梁其知
 之矣豈獨其
 詩之可傳哉

張肇元楊邑侯德政序

大江以北風稱難治而鳳陽即古鍾離也春秋時為

吳楚之界尤稱悍俗云霍獨僻處西南與豫隣昔
 因腴區也自明末遭流氛之禍獨酷僅留遺孑而
 大旱復殲之大疫復蹙之遂使人物蕩為冷烟風
 華鞠為蔓草都圖三十七里僅并九里而九里中
 類皆無土著之殘黎亦或人没名存也已
 皇清定鼎仁風翔洽奉行亦多周至而慈母之恩
 勤終不能振久瘵之憊是欲撫字則即議催科矣
 蓋按籍者據見在必不能起已死之魂索逃亡之
 屋而問征輸而欲催科則又必先撫字蓋保赤者
 防驚畏必不能負反裘之薪剗醫瘡之肉而談生
 養故急之則魚爛姑待之則苦短綆之汲用是民窮
 則為無米之炊而求則苦短綆之汲用是民窮

則詐俗敝彌囂家為蠶尾人盡黎丘三十年來長
 民者豈盡無精明仁厚者哉祇以時不可為求一
 遷擢去者不可得何幸天憐吾霍簡楊侯而符分
 茲邑也侯三楚名宿鍾蘭江繡水之秀而大胸次
 于岳陽洞庭之觀其至也光藹之氣坐人于春風
 行事以性情福人如置中衢之尊飲者共酌焉首
 蒞學見聖宮頽廢即捐俸為好義者倡庀材鳩工
 整飾而丹堊之工竣紀以豐碑煥然一新焉繼則
 厯念城池重事做管子內政之意集烟夫聯保甲
 呼吸臂指厲干振以靖戎心一方保障屹然固也
 以撫字則多方緩輯之民皆曰侯果鴻鴈矜我也
 而中澤集矣以催科則寬限培養之民皆曰侯不
 碩鼠號我也而終事奮矣聽訟則燃犀照然每誦
 法伸情動以鄉土親故之念而戢盜則恩威並著
 雖告誡諄切而亦密緝迅逐不使脫網肆也其他
 如捐贖緩豁滯獄無案牘之稽閱供應之苦恒賜
 則虔禱必應國餉則護送安驅謹錢穀而防影射
 則出入有畫一之簿發徵解而慮那移則勾稽追
 銷結之批善政不可更僕盡乃食天地者忘高厚
 或淡漠焉而未思也今即淺而易見者平心較量

曩則大盜克斥民不帖席今不夜戶不扃乎曩則
 者鏃詐一紙陷害十數家今不刁風漸減乎曩計
 城居者指不幾迴屈雖無警之日恐有潛去者不
 比屋殷繁乎昔賢云太平無象只此數事雖不敢
 侈言昇平亦可云小休矣倘侯官近京師則薦章
 交至已早登呂文穆之夾袋而御屏書字矣今士
 民固愛莫可助也但願在上者昭明公道不罪侯
 而功侯在下者各醒天良頌侯不議侯更願司銓
 衡者略倣漢制再借侯三五年使得竟其功緒霍
 之為霍可易量哉元老矣幸觀此賢明之牧而隴
 墓兒孫瞻焉棲托自不忍匿
 此區區也爰據實而贅言之

鄧旭姬邑侯實政錄序

余始習舉子業時問嘗流覽史遷循良傳靡不嘆異

焉竊計吾人釋褐或領一邑其先非有戚鄰誼也
 其後非有子孫遺也未至則兩不知為何天之涯
 之人既至亦兩不問為何天之涯之人也矧宰父
 也而非父民子也而非子何以有神君慈母之稱

而且五袴歌之十奇詠之平衡誦之嚴簡樂之乃
 復土之木之金之石之丹之青之即子之譽顯其
 親不若是之坎鼓而蹲舞者顧何以得此于民哉
 雖然此猶出之人情或飾為之至如江陵風漁陽
 麥青神灘中牟雉甚且鸞翔鳳集虎渡鯉驅徵之
 天而天應感之物而物格能不令人嘆異邪惟與
 通籍縮邑綬有所試矣乃謬膺史館未得一慰所
 私適余鄰霍邑邀有厚幸于丁未夏得緱山姬侯
 分符蒞土侯家世聖裔江汝治譜負有淵源下車
 甫一月而所傳有異三月而所傳大異踰期而頌
 聲溢境內奚啻十奇五袴嚴簡平衡所可等視其
 大者如雩禱而霖甘蝗避而歲稔刀佩者形疾潛
 河洩者流復返亦孰非徵之天而天應感之物而
 物格之明驗歟蓋侯潔修通敏精經術而溫良有
 醞籍故悉心殫慮無不若為子孫謀其衣服田疇
 又若與鄰戚通其酒漿珮璲侯曰吾民也非何天
 之涯之人也民曰吾父也非何天之涯之人也如
 是上下之間綢繆惠好侯不憚竭其精神意智以
 生全此一方民民不惜捐其髮膚頂踵以奉持此
 生民主父老嘆息子弟縱觀加額不及而頌義無

窮理固然爾夫食而不有太上之民舍德于中噤而不啞亦非太上之情甘棠于風大田于雅播之聲歌載之篇什勒之金石亦由行古之道也余始信史遷之倦倦表著美其軼事令人深葭蒼露白之思者有以也夫昔魏丞相相有聲實自茂陵時藉甚入贊中興元康之治茂陵與被焉噫霍侯之茂陵也詎謾言哉

龔起翬九日重遊龍山序

三秋薦爽迓清氣于西郊九日逢陽肆娛遊于

北浦效昔人之勝會尋昨歲之遺踪滄桑倏變徑路頓殊易肩輿以小艇問平陸于洪流朝旭初升晨鴻紛起欸乃一聲驚破林叢之綠哦陰三疊聲傳澗水之清泛森森之平波觀翩翩之白鳥少焉秦橋在望靈境匪遙爾乃結駮駢于谷口停畫鷁于川湄瀟散閑行攀綠直上蟠龍呼頭角之雄芙蓉天列冲鶴展翱翔之翅菡萏雲齊梵宇琳宮橫翠巒而矗出瓊臺琪樹襍畫棟以綺靡洵仙都之百二渺世界之三千樞趨玉陛瞻禮金容叩心印于玉皇乞靈桃于西母羽流襍逯齊擎萸紫之觴

緇袖逍遙復薦金英之茗於是升危梯之絕頂俯大野之平蕪雲出岫而猶留風吹衣以送冷孤村落照而炊烟有無遠水斷霞而飛鳥上下雲樹疎林彷彿故園廬舍斷橋流水依稀舊隱湖山嘆歲月之如流憾簪組之若繫憑欄四望欲舉溟渤以生翰仰首長呼恍隣閭闔而可叫嗟乎良辰難再勝槩希逢供奉宛然孰咏山頭之玉興公已矣誰傳地上之金此夕之嘯咏有緣故山之遍插少一登高作賦竊自慚大夫之才弔古狂吟聊以動山靈之聽爾

引

明蔡經僑募建四賢祠小引

嶽降甫申必地靈而

聖作而地以名是以雲毓霧涵式蔚南山之文豹
 勛彪譽爛爰標丹穴之鳳毛伊古喆之昭垂寔此
 邦之聲價禮謂鄉先生沒而祀於鄉責在諸甫士
 嗣而揚其休彼虞象之與必妃且各布一區之遷
 俎而項王以迨豎猶然嚴歷切而焚修是豈德鑄
 人心無亦身稱地著締觀神區荒壤疇無側祀崇
 宮雋涼幕散株濫竿翹邑競抱虞哉覆餗竊仰哲
 兮景山挹管谷之高風尋鮑君之芳躅荒墩遺跡
 披荆棘以凄涼故里空名悼春秋之遠邈以彼二
 公之交誼與夫萬古之伯圖凜生氣而猶存嚼豐
 功其未朽况甘門之將相乃秦氏之干城風教于
 焉攸關鄉邦籍之增重正宜恪與廟貌庶幾永安
 神靈胡久謙讓而未遑肆今徘徊其缺典猥忘菲
 力敢先鞭石之勞伏望群公共措鳩材之醵起新
 圖於久廢振刷坤輿淑先哲以無
 愆羽儀髦俊謹將短疏用結芳盟

皇清章欽文修鳳陽府城隍廟疏引

天下郡邑莫不

乎有城隍之神無城是無隍也無城隍是無神也
鳳之有城隍神也何居解之者曰幽之有城隍猶
明之有太守也郡可以無城郭而不可以無其神也
猶之郡可以無城隍而不可以無其神也此城隍
神之所由來也雖然有之而莫或尊之太守之心
不安也凡郡之僚屬鄉之薦紳以逮於士庶其心
皆有所不安也康熙十一年冬余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初謁廟則神無門焉者瞻其趾則
神無宇焉詢之曰郡舊有城隍廟昔時不戒於火
一夕而燼前太守屢議復未遑也余因愴然念曰
嗟乎神之有靈所以襄余職之不逮也余自下車
以來知鳳之為郡其土瘠其民貧其俗尚勇而好
訟方思有以移易之今夫小民之爭訟也匿情實
綴文辭膏唇飾舌袍貌蠟言以冀倖公廷目曉之
勝迨與借質之神明則悅乎若有見憫乎若有聞
唯恐少隕越於下以為心曲疚其或考鍾伐鼓矯
出矢言違違驚魂噩夢相驚以伯有而如載以一
車其父兄子弟惴惴焉思其不保旦夕相與駭汗

搏穎代為稱願被濯悔過之不服若是以為司牧之
之勅法顧讓於神威之有赫哉其意以為司牧之
於民重者不過死罪輕者止於杖笞且荏苒推駁
尚圖寬假非若神之於人降百殃於呼吸延大旤
於後昆故不敢欺神之心與不敢欺欺上之心二
恒不相敵先王之以神道設教此法此志也又况
四郊無壘三時不害奠神攸居胥實式憑之也邪
余未筮仕時兢兢讀書修行與叔氏少知受持太
上感應篇披拾見聞具詳福善禍淫之報行將刊
之學宮用以廣厲風俗而先發其端於修廟疏引
凡我同志其各捐乃俸輸乃
貲襄厥成以安厥心也謹疏

龔起輦募建夏丘書院疏

蓋聞邦家需道德之英

貞元之氣古傳鹿洞鵝湖天寶鬱為物華地靈斯
生人傑嗟虹庠之不振丁文運之式微遍十九里
絃歌寂寂垂二百載科第寥寥豈揣摩之未工抑
望景之鮮協捲茲夏丘古址實為奎野神臯屏巒
抱翠烟雲縹緲滿襟懷潼水拖藍水玉澄清環几
席精華夙結於扶輿秀穎屹鍾乎俊傑有此名區

宜隆鼎建爰商桃李擬剪茅茨中設講堂巍然上
 凌天柱旁連書屋錯矣輝映文昌挾策集羣英不
 必別求河洛燃藜來太乙卽此便是洙源地脉既
 鳳舞而龍翔人文自雲蒸而霞變顧廣厦非一木
 可營而勝事必僉謀乃就指揮籌度民牧旣不憚
 拮据鳩集展施子衿當自培根本兼語縉紳先達
 全襄盛舉以圖成或吝韋布良耆咸計後昆而喜
 捨非比崇巫佞佛邀福利於不經是關闢地掄魁
 挽文明於再造幸卽輸金輸粟俾制就以參雲俱
 各去鄙去慳使功成於不日庶幾丹穴生雛望朝
 陽而展翅鄧林獻瑞際秋月以揚芬欣看士類
 之登榮益信坤維之效順恭披素幅滿望青睞

耿繼志募補龍興寺藏經小引
 鳳陽古鍾離地前
 中都然地瘠人稀民風愿樸居室寥寥余蒞治斯
 土屬以連歲旱災流離載道一望蕭然間登
 先聖之堂則宮墻墮廢問其俎豆禮器絃誦之音大
 半銷沉於荒爐蔓草之間所存者蓋無幾矣况乎
 乾竺之遺書金仙之梵筴乎頓
 天子仁聖重以臺憲之旬宜敷布蠲租賑卹余不佞

竭蹶奉行僅乃安集流散二年於茲然後修舉廢
 墜整理學舍葺而新之諸生以時課誦其中蓋駸
 駸乎改觀矣於是有一沙門寂聞者來告曰鳳之舊
 龍興寺故有藏經一部惜其漫漶而殘闕也願因
 其舊加補綴焉且將製錦爲裝潢皮而藏之請一
 言以爲之倡余思自白馬繙經姚秦傳譯釋典之
 流播幾與六經四子爭勝於天壤然宗教分岐支
 流派別高譚教外者且以三乘九部爲剩義也夫
 豈其然夫自東渡以來相傳之密諦其旨具在此
 亦彼教中之津筏也余故欲與衆共成之他日郡
 治之暇其亦得以游貝多之林而聆一乘之妙
 義乎若其闡揚大法則憲副潘公之文具在

跋

明黃道周寧河王寶乘跋

予觀朱宗伯所為寧河

抵平定中原取全楚得江漢要會為諸將先奔州
謂王摧鋒陷陣嘗先諸將雖偉績亞於五王而獨
以忠誠獲天眷非諸王所敢望予因閱鄧仲華馬
公孫傳仲華以馮愔之叛崎嶇陵坂威名大挫公
孫亦以屯池失律垂翅逸歸而光武獨以二賢偉
績在雲臺之上方宗泰反戈新城乍失時王奔命
建康不以蚤見自居不以調度委之大將軍雖高
密夏陽未能有此時王年方二十餘又獨以矛弧
自奮非如仲華公孫覽古今深智自淑者也然諸
百戰百勝顧盼自雄卒無以據王項背而出其上
王不幸蚤年令王與大將軍并逐薊朔與潁宋收
西北諸疆誠真信為高祖之所深許自中山而下
啟疆樸誠真信為高祖之所深許自中山而下以
誠信結主知未有如王者凡豪傑應運顯麗鱗翼
其七箸跗注皆有神明憑藉為一人發舒而桀驁
蹶張者嘗以予武自雄過矣仲華公孫起漢中葉

赤符有歸上鑿韓彭之禍下顧孫隗之失其歛哉
 靖獻固宜洗腥之會共挽天漢雖柔順如湯公尚
 有屋脊倚重之言王顧左右惟謹如小白之於炎
 日其享克有世屢蹶不衰固也朱宗伯碑上所自
 定不書女兒港之變又大撫州功益以平東楚為
 建績之要端不與諸烈上下弇州稱寧河王誠順
 自牧雖世為畢萬可也攷寧河自衛國改封申國
 皆一再傳未昌厥胤以旁枝嗣起世廟續封稱侯
 定遠與懷遠臨淮靈璧并懋四國而宋穎二公至
 今未食易之大有其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子曰履順思信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如寧河王者可謂履順思信尚賢者矣弇州時寧
 河裔尚微又再嗣起而弇州以龍萬歸之誰謂弇
 州非賢者今寧河有裔孫名庭畢從予游善文章
 美時譽為斯世偉人與今定遠侯見龍十一世昆
 弟也考本傳王嘗以左諭德充纂修官吳元年首
 命為御史大夫蓋其文行
 彰著又為詞林盛事云

陳繼儒濟美橋記跋

余讀天長縣濟美橋記嘆曰
 誰謂秦無人哉秦中有雷君

滾與其子太學君鵬霄客廣陵稱賈中祭酒慷慨
 重然諾喜為人脫急緩禍每見石梁鎮有河無橋
 往來輪蹄於茲境者不遇葦筏則攢眉沒脛而不
 得渡滾於是倡義經始之功未竟遺令鵬霄鵬霄
 又拮据樂成之縱二十七丈廣二丈二尺為洞五
 役徒數萬人計貲費六千金有奇是役也無煩公
 帑難一無括民鎚難二無淹歲月難三父作子述
 無齟齬無異同難四此四者皆卓鄭之徒笑為愚
 公而遠近所推為仁人義士孝子者也彭仙翁笑
 曰杜征西之橋富平津蔡端明之橋萬安渡非土
 著則有司而雷君以布衣代當官之勞以秦人建
 吳人不朽之利此又非難之難者乎且鵬霄君負
 俠好奇長於將畧得時而駕能出忠孝死力以備
 國家緩急之用其自度度人又不止此橋功德也
 為題數語以俟
 好義者券焉

皇清譚觀成孫道憲德政詩跋

凡歌功誦德之詞出
 於千萬人之口則公

出於一二人之口則私出於下僚之譽其上官則
 雖公而亦跡涉於詔霍之人感道憲孫公請蠲請

賑全活億萬生民有銘肝矢臆之誠而鮮揚環魏
 草之力爰借篇章以申情愫此千萬人之公也成
 辱為轄下吏安享成績私心感悅而不敢為揚譽
 之詞守分也亦別嫌也然念成自客冬受事伊始
 入境之時飛鴻遍野耕羊載道荏苒乘機蠕動所
 侍節鉞駐臨於愷惠遍給之餘肅霜威並嚴之令
 立起溝壑潛消狐鼠成之不敏成之幸也數月以
 來遍歷郊原咨詢疾苦訪諸遺老知明末卯辰年
 間旱魃為虐其時斗米千錢人民離散未聞官府
 蠲升斗之粟上官貸釜鐘之糧而催科不輟敲朴
 相尋此地方所由凋敝以至今日也夫非秉鉞一
 方者耶而漠然不顧今荷
 聖天子拯恤窮簷蠲其租賦發其倉廩於鳳郡五邑
 尤被深恩惟我霍邑有加賴焉向非我公如傷懷
 保剴切陳情豈能邀浩蕩之
 皇恩及於窮陬下邑也耶較之往昔被災之地同被
 災之人亦同昔也歛怨今茲懷恩昔也救死之不
 遑今茲養生之有賴宜其感涕臆形諸咏歌必
 欲勒之金石而後愉快於心也成不敢為檢揚阿
 諛之詞而直抒士民之志意有如此公諱蘭遠東

人任鳳廬道副使
 今陞江西按察使

紀畧

〔元〕韓林兒僭逆紀事

韓林兒不知何許人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起兵自碭

山夾河迎林兒立為帝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

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郁文盛為丞相福

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折鹿邑太清

宮之材木以為宮闕遵道等各遣其子入侍十二

月元人答失入都魯以兵進次許州與福通戰于

長葛大敗之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復破福通

于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其主奔安豐十七年八

月福通自將兵攻汴梁遣關先生破臨番馮長勇

沙劉二王士誠攻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

關中毛貴掠山東福通自取大名衛輝其勢大振

鳳陽府志

藝文

三

月韓林兒歿或曰林兒其遜乎謹按明太祖造命之初用龍鳳元年之朔猶漢之尊義帝也及入建康龍灣采石之捷欲舉林兒為帝劉基怒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後明太祖為吳王凡用人行政見于牒文仍稱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為常遲遲三年不建年號既歿乃稱吳元年若友諒則弒壽輝自立與楚項何異孔子不云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明高皇帝幸濠紀事

帝自金陵幸濠州父老經濟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對曰久苦兵爭莫或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垂念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懽太祖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皆懽醉而去翌日上謁陵還邸

舍謂博士許存仁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向時誠可感也存仁曰主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怠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過也越戊申上將還金陵謁辭陵召江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豈敢忘之但國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善為我守視仍賜英文綺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因謂父老曰今兵亂已息鄉里安靜父老常得優游無事撫育妻子各保生業鄉縣租賦當令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懽悅再拜曰感主上恩德無以報也

召見親隣紀事

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二日欽遣內官張林取親隣二十家赴京有張林奏鳳陽親隣二十家取到了衣服藍縷不能朝見奉聖旨著尚衣監每人與他衣一襲靴帽各一件穿了來見次日早朝罷張林引入於謹身殿朝見上謂曰朕與諸父老久不相見敘布衣故舊之

情於奉天殿左廡下筵宴光祿寺官奏二十家筵
宴訖卓席無處收奉聖旨着禮部每人與他黃龍
袂一箇包收卓席免謝恩送會同館安歇次日早
朝罷上宣二十家見攜覽宮殿朝見皇后奉皇后
旨每人與他蘇木胡椒各一斤路費鈔五十貫上
賜宴人給鈔五十貫謝恩畢上親送出西長安門
叩辭馳驛還是年八月十八日給事中徐日新於奉
天門早朝奉旨說與鳳陽親隣二十家老的們路
途遙遠江河雨雪不便今後不必來了教他家裏
逢着時節買炷好香燒獻天地教訓子孫讀書休
惜課錢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
歲山都與他教兒孫鞍馬出入行鷹放犬採獵打
圍弓箭我都不禁他們的

鳳陽府志卷之三十七 終

鳳陽府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四

記

唐呂周任大水記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

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鬻桑
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
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
申夏六月上帝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
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昉桐栢發洪歎湧下注淮
瀆平端七丈浮壽逾毫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而
上濺濤倒流蠱縮迴薄衝塞淮泗積陰驟雨河瀉
汎逆不舍晝夜至於浹旬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
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薨為河
宮雉類如魚鱉事出望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
郡王張公任其始至也聚邑都以訪故舉薪樵石

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
 之遂連舳促櫓歛邑之笈娶老弱州之庫藏圖籍
 官府之器先置於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
 於水次將健丁壯任便而自安公獨與左右十數
 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濕堵之上以當衝波
 之來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伍天予守土
 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
 六里吾往別境雖死不為公于是使部內十騎遷
 於虹城西鄙傍南而東四百里達淮揚之路俾星
 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
 廉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令扁舟往來立標樹信
 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邳奉聖主
 明詔司牧此州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
 也厲聲正色咄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
 水耗自水始至及水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
 郊境之內無不平陂郭郭之間無岸不一時而復
 瓦蕩然無有可異者惟公之路寢與內寢歸然存
 焉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賞公之惠臨
 大難而守節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
 政晏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召伯之理也人愛甘

棠而勿剪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軍而
 徒棄輜而泥弔亾恤存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
 弔而賑之於是修府庫建城池命有司計功而償
 緡立廛市造井屋申飭料程以貫貸纔逾年而城
 邑復常矣其縮板為垣樹柳為麗端衢四達廨宇
 雙峙雙闕雲聳瓊臺中天即公之新惠也天災流
 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反風而
 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
 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
 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維於危堞之
 上以當瘴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溢而所濟
 獲全公即國之真臣也固知賢主之委任於公也
 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
 史氏借古以諭公謹述而紀之

李華壽州刺史廳壁記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

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
 於此州壇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於茲潛
 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
 推遷我朝一家天下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

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陳章甫亳州糾曹廳壁記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

岳牧無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汚吏侵人奸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隔宜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毫都上應星火禹貢屬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廳壁嘆曰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無記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叙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按房心豫州分野毫亦豫州之域非徐州蓋未之考耳

宋歐陽修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

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焉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復焉然人出於州兵而石出於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於南山作大役而民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後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一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濟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夔陵而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必蓋城郭道路賓客寄遇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

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私自休焉故曰知為
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同員外郎張夏守是
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
也是役也堤為大子記其大者詳焉

蘇軾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

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
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汗漫之餘浸以爲陵
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
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
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身可以隱其富可以養其
蔬菜可以餉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
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
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惟張氏
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道判府君
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親其後出
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
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崖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
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
必仕不必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

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有蹈義赴節其
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扭於利而忘返於是
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
以爲其子孫之計慮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泮
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
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任則跬步清朝之上
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
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
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
澤也余爲彭城三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
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
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
張氏之園以與其
子孫遊將有日矣

蘇軾莊子祠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

承王兢始作祠求爲文以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

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
 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而門者難之其僕操
 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不可為事固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予之陰助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子陽擠而陰助
 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
 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倒田駢關
 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
 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
 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過老子
 老子曰而唯唯而盱盱夫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返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
 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
 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醜然後悟而笑曰是
 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剿之以入其言
 子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
 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蘇軾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
 初家於潁上縣百社村十六中

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
 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顧
 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
 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
 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當助我領
 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
 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明九子以矢射
 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
 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
 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
 耕之文而傳於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
 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祀之於焦氏臺
 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
 大旱其刺史司趙聞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
 學士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於陳蔡許汝皆
 奔走奉祀景德中司封郎中張徽奉乞爵號詔封昭
 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奉乞爵號詔封昭
 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

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近歲有得脫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金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學士左朝奉即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惟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於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於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源水所鍾忽焉歸壑十里一空公居其間拯弱弔凶揀療疾癘驅攘螟蟲開合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於中公之所饗惟誠與宮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王回蓼驛碑記 天下昔封國之初君民各欲其安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類若歸賑賀

慶致禮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橫而信宿者蓋無虛國而授館之禮自畿內達於海宇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陬遐僻之域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替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譏之以為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而不完至於岐傍它縣無敢倡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京師八百里境內所包若干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途皆出於驛以達於壽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馳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偏至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不知士大夫之辱而

不為之所哉吾聞古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眾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疾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面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廡庫至於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蓋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曰謝侯之功若此公其撰文勒石以垂不朽使後之人勿廢焉予曰推古之事而嘆今為之難也非尊賢好禮果於從政者其孰能之然是驛之說恐其褻士夫之尊也一居於此則小民不敢抗若上司差役假此以通賄賂權豪子弟寓此以撓善良則利於官必害於民名為公而實則私矣豈我侯立驛之初心哉故書傳於石俾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元馬祖常壽州孔子廟碑記
 泰定元年東平岳復學孔子廟皆不稱思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盡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

二年總管拜降君上謁廟又先發帑入會錢遣學正及生員二人作雅樂諸品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實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俊秀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習士固不得稱於世斯豈非吾儕之罪哉我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熏為泰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與父子兄弟弟老老幼幼咸趨於化矣而安豐為州在今綏服之內密邇天子聲名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遷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孔子修纂註之職可不記之於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以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諭之以義也今二君守郡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事務苛急而使大道磨礪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

禮器且有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能教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九千六百八十二定三十五貫用食工米麥一百八十五石髹漆黜聖陶瓦竹木甄石篋泉之具輪山航流無脛咸致二君才譖之施于民者他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官有愷悌之政而士將有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桐栢齧齧淮水中涵左峙楚都安豐之揭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顓者民田田宅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黷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曹而不弁今天子聖俊又成事嘉生靈應駢入選至泰和至順率序率興詩書禮樂聖焉古聲古聲聖聖簾欬瑟琴侑薦籩豆求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於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鑄辭伐石上于考功

胡祇適宿州文廟記

四時一氣也以生長則謂之春夏以收藏則謂之秋冬文武一道也文以安治武以定亂文仁也武義也失時措亂兵不得已而用除殘賊禁暴亂仁之權也

仁之至則兵刑措矣然時有不同疆場亦異文武之用不能中外如一宿州土域自靖康之亂宋高宗走江表完顏金據中夏則宿為南北疆界金亡我朝傳四世而八十年宿又為邊陲首尾二百年日尋于戈雖欲文治得乎至元十一年平奠江南化漸海外則宿為樂郊樂土文物禮樂燦然興起土官因時措之宜建廟學聖宇賢廊講堂庖庫罔不具備於戲仁矣哉可謂知牧民之職識時務之先後也歟庶富安逸不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使民不知孝於親忠於君則亂復作矣然則止亂於未形者文也救亂於已然者武也文可忽諸道之汚隆在乎人焉先進周落而無幾後學寂寥而莫繼傳道授業者不可不慎惟亟求其人為國育材以成廟學之實功無徒以春秋兩丁朔望香火而已耳廟學自創始至落成始終六年而後備神宇大殿聖儀賢像達魯花赤普化知州左昂判官和守中吏目陳安政至元二十五年而立也安政勤誠公退不家食身董其功東西賢廊圖畫七十二賢前神門後講堂外塹數十雉二十八年達魯花赤脫伯友州倅把政二人勞焉把尤為盡力二十

九年冬前行臺監察御史奉直大夫安陽王可與除知州事下車拜謁廟庭敬服嘆賞前政之勤美同達魯花赤阿黑鐵木兒合謀曰前官有功於政教為國化民育材也如此使人莫知其為誰我輩不能不任其責當刻石立言以贊揚之俾來徵辭嗚呼聖人之道如日在天凡有目者皆用其明然雲霾氛祲不能無有或障蔽百千里居其下者實不幸耳宿人不聞弦歌今七世矣屯極而亨雷雨而解復與四海九州同享青天白日之光和煦昭融樂莫大焉宜詳言大書淡刻其歲月

揭傒斯盱眙縣題名記 盱眙在春秋為善道屬吳唐為西楚州宋為盱眙軍元復為縣隸淮安之泗州置達魯花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惟尉異署掌捕逐盜賊詰姦慝備不虞餘並聯署共政此天下通政盱眙自古為壯縣其民強勁而易馴以義苟得其人治之美俗可致也至元三年歲在丁丑春三月高昌納璘卜華來治茲邑詢故老訪遺俗興學勸農明政敷化數月大治而縣入版圖幾六十載官于茲者凡幾漫不知其誰何乃

礮石以次刻名其上凡到官月日書除其官書去以終更書以遷官書以疾以憂以改以引年非有辟辟而不失其正皆書惟憂不可假以辟患謂之不仁不孝假以辟患者不書以他故不書使後之人詢其名求其實知有所勸有所懲庶盱眙之民有所賴也嗚呼天下無不可新之民無不可變之俗食其祿而貨焉守其位而曠焉彼獨何心觀石者亦可少懼矣高昌君字文璨登泰定四年乙科進士第歷同知湘陰州事歷陽縣達魯花赤今遷是邑云

余闕重修定遠通濟橋記

谿出韭山竝定遠縣北流入於淮邑之西門斬

木聯杠以濟行人每春夏水潦則蕩析漂沒無存焉故歲或再葺居者勞而行者病凡經幾人幾歲無有以為意者主簿蒲君實來捐已俸惟資民之工力以成為梁五街樹石以為柱中施鐵鉅覆以石版琢為欄楯穹隆轆轤上可以載大車下可以通百斛舟所用灰石人工不可勝數自元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戒事至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成乃揭華表其東西端題曰通濟之橋君賦有方程有

度督役有期故工固而敏役雖大而民若不與知者然其是故邑之人以暨四方之來者皆交頌君曰可謂能今年春余過壽陽見有為單父侯指路石者以得君之為政既來佐泗水邑人具告君嘗修三皇孔子廟飾俎豆翔接官亭凡公府衾禱帷帳一切所以奉公上者無不治具而通濟橋乃其績之徵也我國家稽古建宮典農以尹治道以丞以簿官有常職事宜無不至矣然為吏者率樂於從仕而憚於盡職詰旦擁旌張蓋揚揚入曹司引筆摘紙署其上上者曰上下者曰下至午而休他凡所以利民者拔一毫而不為也其統理千數百里如古方伯諸侯之貴者皆若是而况佐邑之仕哉甚者又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上曰某事某事備如令求誠能盡其職如蒲君者幾人夫位不貴於高而貴於治位高而不治雖錫圭儋爵危危然此余之所深耻亦必蒲君之所耻也邑人既上君之治行部使者又願刻石以垂不泯予故樂書之云耳

張起巖亳州天靜宮碑記

自漢氏尚黃老而老氏之教盛太史公叙九流

於道家極稱與加以時君好之者其教日盛唐推老君為祖加號聖祖大道佐元皇帝宋亦以祖列于上真又上寶冊于太清宮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帝之號由是宮觀徧乎寓縣簪裳錯乎民編而其教益盛近世全真氏出益恢以大業是者又自分其派為四五衍為六七蓋咸本乎老氏則夫所自出之地締構崇飭固宜矣余自翰林丁內艱家居濟南天靜宮道士牛志春涉河而來致提點劉道廣之辭曰天靜宮老君所生之地也我師徒經營三紀視它所為雄麗惟是文諸石以紀其成者尚闕敢請志之志春余華不注里人跋涉千里者再嘉其勤不容辭謹按宮在城父之福寧鎮東南去亳郡四舍南距渦河二里下臨淮水世傳老子在妊有星突流於園既而降誕則天靜之基舊矣然其經始它無所攷獨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滅不可讀而銘半存三班借職王宗顏同監修官毫之守臣監修者各銜在焉蓋奉敕而為之也薦燬于兵蕩無遺者皇元奄有區夏太祖聖武皇帝以仁民立心於丘長春之說與神武不殺有默契者而道教益以盛積以歲月昔之摧毀者

寢復其舊故天靜之興造日新月盛是殆有數存乎其間也殿卽舊址爲二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門後丈其室監壇二帥靈官有堂齋誦有所鍾有樓井有亭道士有區舍至於庖庫廩廩靡不畢具旅楹無慮百餘又若流星園之聖母殿玉龜山太霄宮之別館尚不計也規其近地爲旅邸果園蔬圃以給日用履田三十畝爲永業而食其中者幾千指嗚呼主張維持是者亦云勤矣嘗觀道德篇有曰貴大患若身道德無名不敢爲天下先之言又不矜不伐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之言莊周祖老氏者其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夫以爰清爰靜退讓無我身與名宜若外物矣尚爲是爭先矜衒也哉然而爲其徒者必大其宮室尊其稱謂土木之工金碧之飾不以少遜於浮屠氏似與老莊立言之指相左而此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尊其教也今夫臣焉而怠其事子焉而隳其職視官守世業如傳舍者多矣况乎以諸方雲水之偶合能一意乎報本反始而迄續乎成是則可尚也已銘曰大道渾淪孰知其然粵惟老氏妙探其源何以驗之有五千言誰其測之猶

龍在天爲於無爲立之又立歸然其宮渦水之孺緬惟厥初流光是園祥發誕彌赫靈有年自古在昔尊崇云極朝享不違奉承無斃秘殿耽耽長廊翼翼文彩輝輝周墉屹屹禮折九重城傾萬室璇霄企聖翠華駐驂清嵒勒銘鴻休烜赫劫火薦經蕩焉無迹破荒起廢諒自有時塗榛級夷日翦曰治手胼足胝始垣以基乃殿乃宇乃廡乃祠齋庖庫庖經構靡遺丞徒景從爲國祝釐歸美君師報本在茲最爾朋簪昭哉嗣徽

揭後斯劉氏望先樓記

出彭城南門行百餘里有

聲如鼓自鳴歲則大熟其東北嶺有二泉下可溉田數十畝其西北谷有泉南流復折而東爲長溝會於南河以入於淮泉之北涯三峯之中有坐城焉是爲劉氏之阡而劉氏之居在其南涯蓋數百歲矣莫知其所始其居有樓焉望先之樓望其父祖而致其思也樓之前三峯橫陳與鼓山相高其南十里有小河合溝水入於淮河之南是爲宿州淮西諸山冉冉如畫邈在天際可以坐見樓之東

有山曰東山多巖洞皆神人真士所居有跌坐
 一洞數十年不出山者西有山曰磨旗之山樊喻
 嘗磨旗之處蓋自彭城南至宿州百四十里群山
 綿延毓勝於此故劉氏聚族千百歷數百歲而不
 替益蕃惟其德之積而山川之會鍾其靈所致
 然也且宿密邇彭城而彭城為劉氏望郡其先之
 崇高盛大不待言說時移代易若不徵耳若今唐
 平太守湛揚聲著實凡數十年登樓而望松楸在
 目日月出矣而思定省之無期寒暑變矣而念溫
 青之不再撫泉淵之淡遠知福澤之有本覽山嶽
 之崇峙見積累之有基子孝孫賢豈偶然而致圭
 重組疊非邂逅可臻於此而望其先當何如其心
 也然望之愈切不如善繼善述求之愈至不如寡
 悔寡尤所以承先所以裕後或出或處顧瞻在前
 或作或息倏忽在右所以裕後或以無怍於已何
 其先何以可垂於後然後望之之實庶不負於斯
 樓也廣平公字清甫今之賢守也
 子渤方為翰林都事亦有名焉

趙孟頫重建大聖寺靈瑞塔碑記

延祐二年夏六月詔泗州重建

普照寺寶塔至四年七月畢功明年夏四月翰林
 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堃
 山帖穆兒傳旨諭臣趙孟頫曰汝其為文以刻諸
 石臣職司紀載不敢以蕪陋辭謹按寺舊有塔唐
 國師僧伽之所作也肇建于唐龍朔年間重建于
 宋雍熙元年凡十有三級建炎間金兵破泗州焚
 其寺大風忽起雲霧四合咸見是塔若于空中飛
 去自是無復建者至元十八年僧懷融者詣闕請
 建許之經七年會融沒不果就至是用西竺樣法
 改建焉僧伽者葱嶺北人問其何姓曰何姓問
 其何國人曰何國人唐龍朔二年東遊至長安過
 洛陽入淮泗楚州龍興寺一日宿山陽令賀跋元
 濟所有神異元濟因捨為寺師曰此故寺也掘地
 得金像師曰此普照之佛也又得石刻果然乃故
 齊香積寺也由是其化盛行四方歸之景龍二年
 中宗詔見賜號國師留四年坐化于京師薦福寺
 歸葬于泗州宋大中祥符加號普照明覺大師師
 平生及滅度後靈異不可悉數人謂觀音化身云
 弟子儼慧岸木父三人俱有神通事見高僧傳欽
 惟皇上得佛乘之原究表法之正程功度能應規

協矩作是梵塔尊重殊勝素標淨白從地湧出金
鐸振普諸天遙聞天龍周衛人神贊嘆一切舍生
凡在見聞普沾福利咸成正覺僧伽大聖睹茲因
緣亦大懽喜惟此功德不可稱量始自今日至于
萬世四方無虞五穀穰熟民無札天而物不疵癘
盡入萬四千塔皆放光明宗社靈長聖算萬億凡
此福德與天無極豈臣之愚所能稱述謹拜手稽
首繫之以銘其辭曰佛法有塔其來遠古及佛滅
度舍利分布八萬四千徧南瞻部巍巍表法尊聖
堅固上儀瓶鉢下應坐具八部森列萬神擁護南
無僧伽來自西域慧照無方普濟諸厄茲塔之建
歷年數百燬于建炎風霧四塞塔飛空中變化莫
測既廢不修餘二百年大啟我皇歸心竺乾發大
慈勇成斯勝緣義義浮圖起于淮壖諸天懽喜萬
姓恭虔放大光明照耀大千伊淮之水導自桐栢
東入于海浩浩無極佛法無邊聖壽萬年茲塔恒
存永鎮
中天

明高皇帝御製朱氏世德碑記

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

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代祖仲八公
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
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
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日初一公初二公初五
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
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洵金
戶金非土產市於他處先祖初一公因于役遂棄
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公十有
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于泗州置田治產及卒
家日消由是五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
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
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
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
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
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
興兵以來相繼而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日文正今
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
多疾捨身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
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
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

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二年帥師渡江駐
兵太平常念先考君常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有
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朱巷故宗族之所遂調兵
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
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
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
自仲八公為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
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
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基本之地實鄉郡
焉屢次征伐拓地吳楚旣越方數千里由是屢膺
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
稱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
德大夫吳國公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
三司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
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三日抵謁先龍焚黃告祭
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
已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
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

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
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
德存仁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
於是備書於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高皇帝御製祖陵碑記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

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
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
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
行眷屬懼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
而亾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
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
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殺漿既葬之
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
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
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
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
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注氏老母為我籌量遣予
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

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颺颺我何作為百無股泉
 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
 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穹崖雀鬼而倚碧聽
 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
 而快祥西風鶴唳俄漸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
 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
 疆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
 日遙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
 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
 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南廂未
 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
 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
 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
 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
 陰乎有警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陰
 吉就凶而不妨即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
 項獲釋身一體安康從茲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
 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獲移營易壘旌旗相
 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馭馬控轡出遊
 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

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崗率衆清流戍守滁陽思
 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姑獨存駢馬與甥雙
 駢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如見娘此時孟嫂亦
 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沒又數載獨遺寡
 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怵怵一會聚如再生
 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綱羣雄
 并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長江首撫姑孰禮
 義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厲兵秣馬靜看頡頏
 羣雄自為平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
 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
 角鎗勇者効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
 楚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吳越齊魯耀
 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峻函地險河湟入元都而市
 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乎井
 陘河山之內外庶咸叩關中即定市巷笙簧佐
 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
 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
 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之微薄卜者乃
 曰不可而地且臧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
 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

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
論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顧時時而來饗

高皇帝御製龍興寺碑記

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

皇舊寺也寺始創之由為因累經兵廢其焚毀者
不一況前無刊石可稽故失始創之由但知昔宋
時先為金所廢後亦為元所廢諸僧因兵而雲水
不知何之者其數無紀惟一僧名宣者亦被傷入
鍾離舊城東嶽廟焚修後金亾宋終元定天下其
宣者出城於瓦礫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
應供是方宣在宋末元初作開山住持師徒相繼
傳至住持僧德視於元至正十二年羣雄並起寺
為亂兵焚瓦礫荆棘三十二年朕常思之昔幼時
師高彬者託身於寺四年禱年十有七歲方為行童
罷僧飯師長弗濟彼時朕年十有七歲方為行童
五十日於教茫然因師弗濟且父母兄長不逾二
旬盡皆崩逝家道零落歸無所恃出無所怙雖如
是亦飄然西遊廬六光固汝穎三年後歸歸方四
年天下亂從西遊廬六光固汝穎三年後歸歸方四
東渡大江角立諸雄又十四年息羣雄即帝位統

版宇又十六年天下太康召詢舊僧在俗願復為
僧者許之惟昔住持德視座下弟子善杞去頭髮
應召而至京師朕與之議舊寺之基去皇陵甚近
焚修不便於是擇地是方寺成大臣入奏更寺名
曰龍興以善杞為開山住持是時諸僧經兵日久
失傳授怠記問况平昔應供之儀相傳訛謬特名
儀真地藏寺闍黎文彬者講其所以文彬深通顯
密之教特敕翰林與是僧將平日繫素之詞盡行
刪去定真析偽以成科儀越兩月而成編時僧甚
少江東諸幼僧聞文彬奉敕官龍興寺願為座下
弟子者四十有畸於洪武十六年秋八月善杞授
顯密法師文彬授善世法師會集諸方願從焚修
者大闡瑜伽顯密之教是寺之建非為求福積福
而建止因幼託身於寺四年寺因兵廢其應供是
方者無有失孝子順孫慎終追遠之道因此立刹
之意留心歲久數欲為之恐傷民資若將民資建
寺求佛福從何來蓋民資勞於筋骨力為之而養
父母畜妻子豈帝王不勞筋骨以施而求於佛仙
者乎若以是而云無乃佛仙不可求乎不然佛之
善仙之化世無上者安有不可求之者乎所以民

供朝廷者為求安也朝廷之所以積倉廩者為報
 功賞善以安天下也故不敢不謹出納以應上帝
 豈肯恣意而糜費焉因非帝王已勞而成貲費乃
 民力也故不敢輕用由是不遂建利之意洪武初
 欲以山前為京師定鼎是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後
 罷建宮室名材為積木因而建焉今也寺成佛地
 已完自建之後凡焚修者願祝福於被役軍民令
 其已往見存者獲無量福於身家是辭每遇晨昏
 節令諷經回向必依是論而祝
 永世無窮而僧妥焉故教記之

葉向高重修大龍興寺碑記

蓋聞聖人載起肇禎
 歸五嶽之城帝業克

昌景福叶萬靈之祝故劍授神治上皇解佩於山
 靈夢繞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啓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丕荅成功鬱鬱葱葱
 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於黃中虎踞龍蟠
 茂膺乎赤紀惟瞻命而享天心乃受圖而禱神祐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通寶筏迴地軸而
 履金繩手提日月於迷方力拔乾坤於苦海誕靈
 縱獻苞囊函夏之光華接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

秀泊八紘靖謐四極和寧洞劃石牛舍開白馬爰
 從中都建大龍興寺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寰
 瀛而號日畿三天握籥於橫襟八部盡圖於指掌
 僊臺創構佛土宏開鷲華蜚翥鳳之區虬鉢下潛
 龍之境引太虛於佉鍵遠蒸萬國之雲烟盪元氣
 於丹楹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諧幽贊技殫絕羣
 耆閣藻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休哉紺宇
 薦靈於譙毫佉房佐祉於岐豐矣迨我英宗睿皇
 帝闢紫極以登三彌恢駿業孝宗敬皇帝繼黃離
 而乘六丕鬯鴻恩瞻龍象於炎岷渙絲綸於福地
 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銀庭益念五鳳七麟曾
 肇王基於舊跡千秋萬歲或遊鬼夢於故鄉物力
 方饒周澤維渥故能起雷霆於步顧回蛇螭於輦
 飛芝楣桂棟俄盈既盡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
 之象何期勝地不常劫灰再燬祗樹香沉於幻鳥
 率陀影散於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
 華葉爛毒能沉舍衛之城繇正嘉而來歷八十餘
 禩則詹御史事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
 圖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
 二十年而庭鞠茂草法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愴

歎屬今皇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逾姚墟鎮支
 祈於泗水禮降原廟各神鼎於淮濱慎遠守土之
 臣蕭布庚岐之政時則張郡守大孝從董兵使元
 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別駕徐應麟蔡鸞翔周
 承緒司理趙弘道咸預經營郡丞實綜其事謀會
 同於羣策數更極於百年大開覺路於明幽共唱
 慈風於法俗節鳩竹馬驚香闕以披華玉縱珠纓
 望鸚鵡林而布地由是續往因於未斷合大力於幾
 成虹霓通雙殿以崢嶸入龍忽涌星日絢重廊而
 隱現兩鶴齊飛駕瓦促魚鱗煥墉垣於下麓鶴軒
 疊鴈齒傲笏室於中巖蓋將揚慧日以輝昏衢亦
 復灑法雲而清火宅爾其皇幢輝於羽仗魚梵雜
 以嵩呼曇雲迎劔佩以凝華鬢綵結簪纓而鬪色
 踴踴陽馬之曩恍趨規地憂憂風鳥之貝疑按中
 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恂欵肅於辟士若夫庭俯喬
 松臆含遠岫瓜剖華京之浩穰虬蹲湯沐之崇隆
 噴薄陰陽之氣於重閣之一年而斐斐遠寡發揮川岳
 之精於方通之候而雙雙盈襟則峰標欲界之仙
 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之重華拾天花
 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於金鋪赤字第一

山入微塵而不滅瑤文無盡歲銷劫石以靡窮又
 若瞻故里於新豐恭承桑梓儼翠華於初地悽動
 松楸閱先帝之經營恭承桑梓儼翠華於初地悽動
 啓翼追天人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列聖
 所為寓神武於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芭列聖所
 為寄無念於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繼明襲嘉
 而兩卜之傳自永神應昌期則重熙累洽而百靈
 之護彌周蓋先天啓聖嘿契佶肩後聖面靈陰扶
 帝脉此諸君子所為臨彼岸以塞裳悲化城而反
 袂報初禱於功德昭申命於聖神也繇斯以譚祝
 釐之典尚屬具文幹蠱之思猶然末事豈與夫擬
 屠耆之金供伊蘭之饌恣塵尾之逸風披虎溪之
 勝韻同乎哉至於妙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趨
 一靈必應則真如能事姑不論焉役舉於萬曆三
 十八年肇云初夏落以次年抄廼作銘曰乾函萬
 簫坤軸九維靈氛葱茏嘉祉歲誕常因効法上聖
 膺期曰懸大覺天度羣迷鰲柱斯標龍宮傲莫如
 驚於嶠如鹿於苑花雨環纓航雲揲檻日月法燈
 風雷魚梵為我摩尼斗極皇皇為我祇園楚甸章
 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維左荆汝其陽江流

漫漫淮流漫漫孤山巉巉鳳山翼翼是名淶池是
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非錫蓮花寶墨負葉龍文
天與如大佛與如尊蒸蒸法力消我塵芬彤彤法
寶食我德芬列聖有靈爰清燬宅我望穆清黑軫
人厄二三力臣式我構畫奉宜睿謨還我赫赫神
謀於舊人謀於新詎曰力饒而疇國頑詎曰偉觀
而重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雲不
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何式神武
慈慈乃
見天則

邢一鳳兵備道題名記

穎壽界南北之衝故其民多健

訟而善憐其兵衛或暴橫而罔知紀律其屯田則
瘠鹵者終荒穡膏腴者多兼并是以政日弊而禍
亂將作天子乃專敕憲臣一人蒞厥地而理厥事
初鎮壽春尋移鎮潁州蓋從州牧劉讓之請寔自
弘治辛亥始也夫我國家命官之制有專敕者其
始必要其任必重其人必選擇而使之由命官迄
今幾七十載矣乃朱君虞甫以河南按察僉憲嗣
膺是任懼前賢勤事或就漣泯將樹碑勒勲叙其

名氏復虛其左以俟來者若曰是或激勸之一道
也徵予記之予嘗謂兵刑天下之忌器然聖王能
使人不犯而不能去兵能使車甲鮮藏而不能去
食能使粟腐泉朽而不能去官是故司徒司馬司
寇之典載諸周官班班可攷今按察提刑司寇屬
也益之以兵馬武衛司馬屬也寄之以屯田則司
徒屬也彼以分治茲以統理雖小大外內之不同
厥任不亦重與是役也始事者史公俊申公盤也
自壽春移治潁州者閻公定璽也中廢而復事者
席公同文也今之繼之者虞甫也要皆選擇而使
之矣孰不知體朝廷命官之意而顧有待是碑以
激勸哉但世平易玩者勢歲久易溷者法邇來西
北邊警未息東南海寇方熾惟中原之地恃以無
恐曩者師賊流毒河洛瘡痍頽壽固河洛之區也
朱君以身任厥事故頽壽晏如也嗣今因其名以
詢其時因其時以考其政因其政以求其明也往
者得而來者式矣往者失而來者鑑矣是
碑也凜然史氏一年表也於是題名記之

沈應乾五河遷縣碑記

五河為古徐州之域三代

林杞重建潁州北城樓碑記

潁當心房分野幅頓

陳蔡江以北一雄鎮云舊城環四里許萬曆甲戌
 舊守趙公世相拓而廣之今環五里四十四步新
 舊連為一城北城額曰承恩城上有樓額曰高莅
 寶閣以分野值心房而心房乃北斗之分故士民
 祀真武於上神最靈而士民祈禱應如響且也井
 榦雄峙飛甍接雲下通汴河一水環帶舳舻鱗集
 商賈輻輳稱大觀焉說者以人文鼎盛科第雲聯
 細而農桑阡陌質之堪輿家言皆以此樓卜興廢
 歲壬子不戒於火適公私交匱之際議建置難當
 事者樂株守而又恐涉竊鉄之疑議任事難一方
 雄鎮闕焉久之癸丑余承乏來茲見頽垣毀木殊
 弗雅觀畿輔金湯可令任其荆棘哉相度經營會
 計盈縮庀其材程其藝始事於甲寅之三月以俸
 之所入捐以倡而僚屬之協助士民之樂輸日接
 踵焉不獨一郡則稍濟以贖緩屈指僅半載而樓復如
 故不獨一郡則稍濟以贖緩屈指僅半載而樓復如
 而雄狀俊麗始過之余愧不能悅以先民而民忘
 其勞成以不日不煩公帑不費設處屹然北門鎖

鑰非民子來何以有此若曰余之任事而有建置
 也則吾豈敢樓成仍以真武祀之從民欲也登其
 樓吞吐雲霧與旭日相媚晶瑩玲瓏掩映霏疊紫
 翠萬狀下頰郡會河流千里望之澄碧曠野黃雲
 籠罩喬木飛躍注射若五金之在鎔惟時禾麥甫
 熟黃綠間錯如繡嘉樹蔭之好鳥啾啾可愛徘徊
 瞻顧靡匪趣會偶得七言一章為羽聲嘯之入雲
 霄縹緲徐下與天籟和響萬水節奏覺西湖秀色
 亦遠來襲人衣裾已而士民歡呼鼓舞望之若慕
 即之若素各向神作禮稽首而退頃鄉紳張公鶴
 鳴以方岳晉御史大夫張公雖夙望而適當此樓
 落成之會堪輿之言非明驗耶他如士子乘時邁
 會取青紫甲於他郡農工之屬享豐亨而
 樂恬熙較昔倍蓰余將拭目俟之是為記

伍元正虹縣學尊經閣記

六經皆道也皆道則皆

天命於人具於心率於性而散見於六經若江河
 之流地若日月之經天亘古今歷晝夜而不易者
 也曷言尊哉尊之為言為世之叛經者設也夫三
 五之際化淳俗美心一道同民皆渾渾噩噩順帝

之則平平蕩蕩遵王之路且日由焉而不知所謂
 經鳥知有經之尊也哉世之降也處士橫議異端
 蚤起師異道士異學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然借
 聲附影而標榜門戶于是有誇宏大極窈冥恣談
 天雕龍之辨而為不經者有假周官創新法釀王
 莽安石之禍而為亂經者有著繁露造符命為仲
 舒劉向之作而為賊經者甚之太元擬易法言擬
 論語河汾之問荅竊擬于洙泗而為僭經者噫諸
 如此者皆敢於侮經而肆無所忌即皆所謂叛經
 而不知者所尊者也詎知經常之心具於人心萬世
 此人萬世此心萬世此道無有易焉者
 也聖人以人心之常道教萬世故此道無有易焉者
 學者奉聖人之教以尊經豈外一心以為尊哉故
 易以志心之變化而存吾潔淨精微之心即所以
 尊易書以志心之政事而擴吾疏通知遠之心即
 所以尊書詩以志心之性情而養吾溫柔敦厚之心
 即所以尊詩禮以志心之節文而操吾恭儉莊
 敬之心即所以尊禮樂以志心之和平而融吾廣
 博易良之心即所以尊樂以志心之春秋以志心之
 嚴吾屬辭比事正名定分之心即所以尊春秋蓋

心即經尊即經心求經于經孰若求經于心尊
 經于經孰若尊經于心也哉國家重道崇儒設學
 造士首頒四書六經而黜諸子百家尊經閣與明
 倫堂並建豈徒為是侈壯麗之觀而斤斤襲尊經
 之迹也哉夫亦欲學士經生家於倫常之理童而
 習幼而學壯而欲學士經生家於倫常之理童而
 而於以收明經之實用也虹固古夏丘也春夏詩
 書秋冬羽籥師師濟濟各治一業非城南燈火之
 陋有泗上獨善兼善之修經可知矣然余甫下車
 行釋菜禮見學宮制度宏偉煥乎闕里而尊經閣
 獨缺焉私心慨欲鼎建以爲諸生講業較藝之場
 至踰年始得積俸鳩工因其后之隙地而創之再
 踰月而告成焉于是學博吳君率文學士曹生偉
 等問記于予予維以心外無經經外無尊爾多士
 惟原經于心以心為尊母離經而叛道母厭常而
 喜新母循尊之名而昧尊之實母競惕于始而懈
 弛于終對聖經如對師保畏聖言如畏神明凜凜
 一念終身一日務求經明行修有以不愧乎聖心
 則斯閣之建庶乎其為記
 鳳陽府志藝文

高毅中都留守修城記

孟軻氏謂三代之得天下也

之歷年六百至周歷年八百又過其歷茲非本乎
仁之明驗歟然則興王啟運固本乎仁如此觀夫
夏之冀商之亳周之豐鎬其間形勝風俗山川人
物實有以拱峙夾輔以成王業於無窮者亦基於
先王建邦啟土之所致也鳳陽古昔號為濠郡自
秦併天下南北分裂歷代沿革不一我太祖高皇
帝龍飛淮甸崛起臨淮仁聲義聞布滿四方不數
載以成帝業嘗欲因茲以建都治不果爰定鼎金
陵為子孫萬世帝王之大業於戲盛哉謹按古志
云中郡民性真直無游惰之習有周恤之義長淮
濠水縈帶左右鳳凰雲母時列前後真帝鄉萬古
根本重地爰自高皇卽位以來迨今八十餘載城
故有土垣無濠周圍以里計者五十步零四百三
十有三內設九門門樓臺基有無相半歲月既久
傾圯不堪兵民錯居者咸曰此非有大力者弗
克為于時雖有留守觀風者往往勤彼怠此因循
苟簡歲日復日莫能振舉其事適左掖都指揮燕
山穆公用廷臣薦來守茲土蒞政未再暮乃出已

資乃役遺卒運甃於原伐木於山董工併力晝夕
版築不怠於是昔未成者公為之備今未舉者公
為之先工用告成壯金湯而堅鐵石民按堵而戎
息肩泊而慨念城隍旗纛廟宇大不修治以為百
姓仰賴保護障衛者莫二祠為然載在郡志所宜
崇祀爰卽舊址以撤以新眾不勞而事集工不亟
而就若有若水之赴壑輪之轉轂其敏且速不亦可
嘉也哉予嘗以為城池者民之扃鑰也城隍者民
之福佑也旗纛者民之兵衛也非扃鑰則民無所
依歸非福佑則民無所趨避非兵衛則民無所恃
賴三者既備然後可以求其全求其全則風俗愈
見淳美仁義愈見興行皇陵鞏固山川底寧家禮
樂人詩書斯世斯民生依堯舜之鄉鼓舞堯舜之
化有道之長與三代侔等又得賢郡守仲君相與
戮力為政以共圖安輯之是皆可書也因為之記
公名盛字用謙操履端潔智識超卓卽其行事有
古良將之風云

謝獅重增土城記

夫城何為者哉所以悍患而禦

生民厥功舊矣國朝郡屬鳳陽寢園所在尤資屏蔽實江淮之要區焉累洽之時烽驚殊鮮惟自嘉靖中葉黃河改道洪濤自徐沛分流淮淝之水由荆泗達海者始逆漾遶緩其河漑湖心淤且十九間歲盛夏暴霖屢作英六汝潁狂瀾復下則硤口勢遏而橫潦漫溇連山隱撼斯一望無涯水之道近城堞者餘止寸尺風椎浪撼斯民之軀命產業直與魚鰕共之惻隱者所駭聞也嘉靖乙卯大水破東北隅石墮浸漬者二十餘丈長樂梅岡鄭公觀內土仍厚極力壅塞竟免於破已未秀水宇岡呂公始為增土之計未竟遷去丙寅再水迺西北隅因薄莫砥遂有衝潰之災民遭沒者三千有奇資蓄委積蕩然無幾變傳京國上下嗟異迄今十有一年起猶不能數步強也使呂之狀如久瘥庶贏僅杖是民安於城安於土相須之重昭然表矣亦在專城者之軫念爾萬曆甲戌七栢鄭公來守是邦期年政理優和百廢俱興乃登城周覽集父老相謂曰今歲行當子或有涉滂之虞汝城東南高厚何恙弟北向濱淮東西兩迤者薄削猶昔設復有

丙寅之厄若等則何以堪則益土厚墉非今日預事之圖乎遂上議撫巡撫諒其恤民之厚也咸是之乃經始於正月丙午乘民之暇畚土於郊謹同力合鑿鼓弗勝月甫再期式堅式好崇隆壯實之規遂矻然保障之際矣乃三月之戊申也小民扶老携幼陟高四望懽聲沸騰曰吾父母生我自今始矣即後日有霖雨洪津沿城而遶不恃吾土之堅厚乎卧實安席吾父母生我自今始矣蓋記之以圖不朽養谷子曰是豈可得忘哉夫城自建創以來本所衛民於安也若敞破殃民謂之有城可乎今公之培是土也厚則城堅城堅則民固雖謂之日有土斯有人可也非政執其要而仁切其當者能之乎是經國之遠謨也可以觀後業矣公名琬湖廣石首人蚤掇巍科淡情仕進當軸勸駕始出在郡輕徭薄賦申教省刑多方循良意茲城其一節爾別駕雲衢劉公名通四川越雋衛人初泉王公名紀浙江黃巖人幕尉對峯彭公名奇壽河南南召人諧衷協理並垂實惠者工興兩月告成

謝遷天長縣公館記

古者重賓客之交故諸侯列

厚垣墻填宮室繕廡庫平道途有舍館以納賓高門宇
廢缺而謹修之故賓至如歸無有司者以時視其
是觀政之得失與國之興替是故館如公寢傳之
以為甚談而諸侯舍於隸人則不能辭客使之譏
矣夫禮之所急而善治者之一舍館之不修如賓何此
固政之有公館如古列國之制然吏非世官雖其居
已視之如傳舍又况賓客之居乎惟夫通經學古
隆禮興教者乃克為經久之計不荀且歲月而已
天長為邑當江淮之衝馳傳往來者無虛日公館
舊在縣治之東南制頗隘賓至輒病之知縣事
鄭君仁憲謀改作焉乃遷諸縣治之西南因其隙
地度不足又買諸民以廣之前為門門之內為廳
事其後為燕息所東西為夾室左庖右湑以及僕
從車馬之所寓罔不完固而棟宇瞻黝堊丹艷以
皆極堅好廳事之前列樹松栢縱橫有序四周以
垣丈計者六十有奇上瓦甍斃風雨無虞於是客
至者欣欣于于止宿留憩蓋莫不嘆鄭君之有禮

彭華紅心驛記

昔先生盛時凡國野之道十里

而善治也嗚呼禮之廢也久矣吏一切為苟且寧
獨賓客之交乎鄭君以明經登進士第出為邑而
能知所急如此然古所謂士不通經不足用者豈
不猶可徵於今乎君會稽人故山西提學僉憲諱
貞之子其學蓋有所自為天長方三載興學校修
壇墀立義塚建市肆疏河渠凡政教之大者以次
畢舉此蓋其一事耳是役也始事於成化壬寅夏
五月之壬辰告成於是歲秋閏八月之甲午云
室室有委五十里見於周官者其詳如此至春秋
待賓旅者甚厚而於賓旅之事有缺焉者君子輒譏
時猶然凡列國於賓旅之事有缺焉者君子輒譏
其不能國自天下郡縣守令代遷先生之制日以
廢以至於今僅於當路有驛舍之設猶庶乎候館
之遺意也然為守令者或不考古不知為當務或
知之又避勞民之嫌以故驛舍往往圯陋不完鳳
陽我國家中都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地郡治東北
二十里為臨淮縣縣東南六十里為紅心驛當兩
京陸行之要衝自洪武庚戌逮末樂乙未稍加修

葺歷百有餘年風雨侵蝕梁棟朽蠹居者恒慄慄
懼將壓焉而前為令者以邑小民貧因陋就簡莫
肯為理成化甲午秋延平吳君珙由進士出宰是
邑越明年春即躬詣驛舍環視嘆曰是豈無志賓
旅之意哉遂經營區畫捐俸市材卜日興作擴舊
規而大之門堂室廡庖廡庫以及乎器物百需
靡不煥然一新又明年春畢工乃走書于余索記
予曰是不可以不記往者宋張忠定公咨訪人材
使客范延貴賢萍鄉宰張希顏首頌其驛傳橋道
完葺忠定即薦希顏於朝吾聞吳君之為賢也汲
汲於平徭賦卹孤寡興學校以惠教其民而又厚
於賓旅其賢當不在希顏下安知無延貴之稱賞
忠定之論薦哉矧今司人物權衡者早晚咨訪求
縣令為臺省屬固不能舍吳君也吾故不辭而記
之使後之繼為邑者通思趾休續美而無
隳廢焉以不失先生致治之良法遺意也

丘濬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
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

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
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嚀立為中都既已建
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
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
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為府學
名雖降于前而地則仍其舊也當其創置之初具
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為諸侯類宮然其面勢
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頽廢
之餘一旦欲興舉而修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
巳四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修政
立教為已任凡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
學宮頽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
矧茲郡實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
於此而不用吾心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案
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因
仍其舊貫闕者補之廢者舉之剝落者修飭之禮
殿講堂之外凡為堂者五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
二與夫神厨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
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
武寧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及子門

屬其具書介推官廣南李澧長源來求予記予惟
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侯之脩是學也是所
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我聖祖於
此生焉奉上天之正運承厚坤而起者如林之立今
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
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其根本實萌蘖于
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既以斤斧之斷削之
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為百世之規制矣原
其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
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
萌芽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
復其故也烏可後邪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
知所急也巳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
辰歲即帝位立中國之統至宋祥興巳卯帝王之
統始絕而文教亦因之而陵彝我聖祖始復帝堯
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
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
分闡守職者乘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
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邪
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諸州非但古鍾離

一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
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才於六縣泗州民間子弟之
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
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
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惟厥
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含地氣
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
最先林林而生芄芄而盛綿綿而久大之為棟梁
小之為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
隆之吉無鄭人撓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
而獨立以扶翊裨贊我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
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
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蒞政于茲
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吳寬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為明太祖龍興之地也山川雄

秀王氣鬱然望而知為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
從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內征伐四出日事
武功仰惟聖心倦倦戎馬間獨以詩書為事故當
洪武之三年既以其地為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

教育人才以脩文教為久安長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為鳳陽府始以監為學而其制始定當是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有詔天下有司興脩如故而鳳陽有學自洪武至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間為守者如章侯鏡而上視其頹壞亦嘗脩治然不若孟侯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陝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稱為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頹壞且規制多缺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於提學御史方君及巡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為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茲學之脩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缺為完民不知勞財不役也固吾為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太牢祀孔

子書之史冊以為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文教固無暇者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脩文而以其詩曰鎬京辭雍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辭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益周之文實自武王啓之然則鳳陽之有學與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貫者歟今世論以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校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於此所謂文武淵藪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其然故輟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體聖心以為此舉凡來遊於此者所當知而不負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脩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脩戟門門之外為泮池池之北各增梁又南建櫺星門前開神路百餘丈立大成坊牌殿之北脩明倫堂堂東西四齋相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脩尊經閣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厨東為倉亦各三間至於諸

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學官之宅
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
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
午九月巳未五月記

傅新德鳳陽縣改建學宮記

高皇帝龍興之地號曰中都蓋詩所稱商

邑豐芑首善之邦也國初故有學宮積二百年來
瓦老木腐因之傾侈砌也敗以滋蔓垣也及肩俯
可窺也堂廡敗簷疎漏不庇風雨其他官師所齋
弟子所舍及桐鄉之蒸嘗與所謂鄉先生沒而祀
者俱摧圯剝落於風雨之餘而鞠為茂草荒烟白
露使人意象蕭然無有過而問者前令李公顧瞻
興愾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乃思撤而新之借郡守
金公請之部使者約得數百金而兩公復益以百
金役舉矣會令君以遷去已明年林令公來益督
庸劫苾又明年而鳳諸生請諸侍御李公迺得所
牒鍰金千一百金有奇而郡倅關公郡丞馬公令
尹孫公以次第來協心捐俸共襄厥事先是堪輿
家言舊地可殿稍後曰可堂又稍後曰可閣而前
豈之地曰可殿稍後曰可堂又稍後曰可閣而前

直鳳凰山之中峰類文筆者曰可門其諸若庶若
門若祠若齋若衙舍之類各有位次規畫既定乃
懸賈致材陶磚鑿石鳩工具圖誅荒闢穢百爾器
備並手偕作工餼以時視責無怠經始於萬曆壬
寅之冬至戊申而役始竣於是乎棟宇結構潔澤
靚淡恢恢燿燿若中天化人之宮而驚目快心也
馬孫二公介諸生請余為記自余束髮遊學宮蓋
嘗考先王所以興學造士之意彼其立官師辨材
能作宮室勤講肄始於比閭訖於州鄉本於家塾
黨庠州序以達於王國為法甚詳而肇自離經辨
志以至於強立於不反時又甚久其磨揉者漸而
浸被者淡故德成而智仁聖義中和之盛至於通
性命行成而孝友睦嫻任卹之厚至於盡倫紀而
不可謂之上藝成而禮樂射御書數之精至於窮
物則而不可謂之下授之以政而其施宜達之於
進退取舍死生之際而其節著此先王之所以一
道德而同風俗也周衰王道微缺然六籍之遺教
猶有存者孔子不得位退而與絃歌之徒數千人
刪述彞訓垂憲萬世孔門師友與唐虞君臣埒然
帝王之學不在乎州鄉京邑而在乎山澤壇墀之

間雖其甚盛而世道升降繫之矣秦漢而下聖遠
 言湮古教學之義益微宋之大儒始紹明孔孟之
 絕學以羽翼遺經而揭戴記所載為大三教人之
 法而此道復明於世然觀程純公發憤於聲律小
 技糊名謄錄之弊而朱侍講極言空言取士無裨
 實用則科舉之弊於時已然矣明興取士之典大
 率倣宋二百年來士漸被鴻漏而起於學校者
 霏乎羽儀王路可謂極盛逮其後也徒習為應試
 之文以媒青紫取富貴而無復知有儒生當為之
 事尚論者至欲罷制科復鄉舉里選一講學者
 亦復不知古四教五常遜志遊藝之務第取近儒
 一二激世之論如所謂六經糟粕須焚書一遭之
 語以為極則愚以為斯語也俱遠於事實矣夫學
 患不自得耳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
 湖州教授千古卓絕經義治事固即今之前後場
 也苟真有為已之心則科舉亦自可正學何必他
 求苟無真實為已之心則鄉舉里選祇導之偽爾
 多士生高皇帝耕稼陶漁之鄉被湯沐恩最厚峩
 然冠秩然衣曰藏焉修焉游焉息焉於此中顧卑
 之無甚高論但取易象詩書禮春秋之格訓而參

以高皇帝之大誥諸篇敬業樂羣講習討論明君
 臣敦父子序兄弟經夫婦此學之大者細而弁裳
 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
 矢車馬之於服度量衡之於用無物不可以明學
 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廟堂而
 行於軍旅無地不可以見學即此便是成德達材
 即此便是盡性至命固不必窮年帖括濡首一第
 又奚必逃之玄虛高曠始為解脫哉余敬因馬孫
 二公及諸生之請而妄為論著如此若捐資鼎建
 造士育材之盛意則侍御李公為最而太守金公
 等繼之李公諱存信廣昌人林公諱應麒河間人
 前令李公諱存信廣昌人林公諱應麒河間人郡
 丞馬公諱協興令孫公諱承勳俱關中人
 其諸有所編發俱列之時萬曆庚戌年也

陳璉懷遠縣重修文廟記

懷遠縣為鳳陽屬邑舊
 餘荒廢殊甚國朝洪武三年詔天下郡邑建學立
 師教養人材以資任用而前翰林學士括蒼王公
 景章來為教諭於是率諸生薙荆棘畚瓦礫協同
 有司即故址創建學舍僅集師生講誦而已至十

六年始行丁祭廟學漸加修飭因陋就簡非經久計邇者山西黨君質由國子生來為邑宰見廟學頽毀顧謂邑丞張鐸主簿蔣智郭弘典史李文斌等曰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遂渡大江奄有四海當投戈講藝之餘首興學校以弘治化而懷遠密邇帝鄉當文運大興之日而學校早陋若是非吾等之責乎首與同寅各捐已俸以侶邑之賢士大夫與好事者眾咸喜悅出資來助恐後遂鳩工庀材首建孔殿次及戟門東西廡若講堂齋舍厨庫諸所皆新之垣墉既固內外有截肇工於正統四年九月訖工於正統六年七月既完且美規模弘遠矣正統七年春正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懷遠周公銓奉旨歸行焚黃禮先詣孔殿拜謁因觀學校與然一新俯仰陟降改觀動色教諭王禮訓導周叔剛鄭鐸等告曰是皆黨邑宰與諸同寅之力也公嘉歎弗已蓋公蚤歲肄業于此洪武中由進士歷職華近有聲朝著逮拜今官位望愈隆一旦詔許歸榮故鄉行焚黃禮蓋特恩也因覩廟學完美而嘉邑宰諸人之功屬文以紀其實俾後人相與護持不致廢墜其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之意不尤愈乎予惟我朝崇儒重學蓋欲化民成俗思得賢才而用之可謂度越前代矣今學校既新肄業於此者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克而五常之性盡而五倫之道馴至成德達才之域他日出為國家用建功立名圖垂不朽庶幾有以副朝廷崇儒重學之意與邑宰等作興之功可也因都憲公之請遂書此以為記云

苗襄臨淮孔子廟碑記

君子之仕也則思盡其心成其政於凡理之可為者

為之而已豈以職有崇卑分有嫌疑為足言哉矧教民之職學校實為先務國家崇儒重道育賢取士之盛意惓惓在此故善為政者亦必以此為先也鳳陽臨淮縣儒學自洪武初開設以來迄今五十餘年風雨之所摧毀雪霜之所侵剝由是先聖先賢正殿兩廡梁桷頽隳戶壞折雖柱石僅存而欹斜滲漏莫蔽風日長沙蕭公本芳來簿是邑下車未幾民安其政百廢具興公於蒞事之始謁先賢瞻拜禮畢即慨然嘆曰孔子之道昭如日星歷千萬世猶一日也今殿宇若是之敝豈朝廷尊

崇之意乎遂以重建為心適令丞缺經營籌度一
 决於已即首出俸米四十石麥四十石邑庠教諭
 楊威訓導林惟明生員王泰等與凡邑中耆老暨
 富而好禮之士咸願捨粟捐財不數月共得米八
 十餘石寶鈔二萬餘貫乃鳩工飭材陶瓦代石日
 臨於學親董其事既而復得監察御史三衢徐公
 達奉命來宰邑事於是蕭簿喜曰吾不以職卑有
 嫌獨以興廢為已任或者謂為僭也今幸而令尹
 來其事濟矣乃益殫心力昕夕靡懈廟堂有成廊
 宇遂完先聖四配十哲重塑有像諸賢仍書木為
 主前門後殿輝煌照映昔之廢久而難復者今則
 粲然就緒煥然一新興工於宣德四年二月廿又
 二日訖工於宣德五年七月三十日時太守熊公
 觀方以冬官郎中來守是邦二守李公敏通判黃
 公靖推官郭公翥俱由鄉貢進士佐于是郡四公
 者皆以文章政事大著厥聲嘗造學宮以厲諸生
 瞻廟宇之落成嘉簿之賢而有為而喜令之新政
 可頌也於是徵予為記勒諸金石俾永永有傳庶
 幾天下之士凡學古入官得有一郡一
 邑之寄者聞而知之亦皆有所勸云

倪岳鄉貢題名碑記

謹按國誌鳳陽本古塗山氏

至我國朝為聖祖龍興之地東連三吳南引荆汝
 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山川環拱鍾靈毓
 秀實淮南賓客之都會也士生其間抗惠莊隱逸之節
 並興文武之才稱自古昔矧沐聖明維新之化如
 岐幽之於周豐沛之於漢開國建邦經世理物之
 賢彬彬其盛蓋百三十餘年於茲矣爰自洪武三
 年定為中都改臨濠為中立府尋以郡治鳳山之
 陽復改為鳳陽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學規制
 之盛寔冠天下歷歲滋久漸至頽敝郡守關西孟
 侯世傑嘗自臺端出守東吳移任於茲首以興學
 育才為急修建一新瓊出舊觀於是通錄是學賔
 興于鄉之賢鐫之鉅石樹之學宮策名甲第者則
 附註于其下將使游學之士有得於相觀為善之
 益甚盛舉也僉謂不可無文以紀厥成適貢士陳
 鉞張憲蔡儒來游南雍相率謁予世翰堂介通守
 忽君忠具事顛末請予一言以記予惟鳳陽為中
 都首善之地以故學校之所儲養科目之所簡拔

出效時用者項背相望誠非天下列郡之所能彷彿也然士必舉於鄉而後進于天子之廷故題名有碑坊于太學而遂及於天下郡縣學者蓋國家之著令與賢有司之用心以為表章先進作興後學之本也而鳳陽府學缺焉此孟侯所以倦倦而不能忘者歟夫名者實之賓也實之所在名必隨之諸士子養之於學校振之於科目近之輔翼乎朝廷遠之膏澤乎黎庶祿位之崇勲望之著所以為學校光科目重者其所繫豈輕也哉故登名于石石之存名之存也後之人將有指而議之者矣可不畏歎雖然立于世而不朽者石也垂于後而不泯者名也副於名而不可欺者實也修其實斯無忝于其名全其各斯無玷于茲石也然視效于前所以與起于後則茲石之立也夫豈徒然者邪且將使在位之賢與夫居學之良所宜交相儆者尤繫茲石也孟侯之用心亦勤矣孟侯蒞郡久廉勤幹濟所至有聲尤以興學為首務其於屬邑如臨淮諸學皆能經理繕葺底於完美可謂達為治之本者歟予故牽聯書之以為郡人告焉

萬嗣達新建社學記

鳳陽故無社學余來令茲土

次第未遑明年春始循井廛而南數武闢其閒曠一區捐俸易焉鳩工庀材為堂三楹為室稱是為庶為垣匝歲竣役署其堂曰聖功更求立德宿學之士羣子弟而冶化焉余竊惟古小學講肄必有時辨說必有數舞蹈必有節視聽必有物當此之時豈徒結約其耳目胥格其手足云爾哉浸假而澤宮黌序浸假而官方職守所以良心醇固機智不生材行完潔事功雋偉倍蓰于今人而今人幼壯猶是進返猶是不無稍稍跳軼先程幾令天下國家觀真儒之效之難而余蚤識其不于官方職守也亦不于澤宮黌序也所以竊有蒙泉之感也昔漢景帝時文翁守成都起建學址旦夕親自飭勵厥後大夫有造經明行修媲美鄒魯余雖不逮文翁而後雲龍風虎首善之區猶有人焉則茲蒙養端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童蒙吉蓋惟童而吉亦惟蒙而聖是役也余書之以俟後之為賢為聖然余經始初心大畧如此萬曆甲寅秋九月

郭子章禹思亭記

嘗讀管子曰凡立國必于大山

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深哉乎其言之也國家
城泗于淮左而縣盱眙于山之隈庶幾於無旱無
水者二百年來號稱奧府隆慶末黃河湍悍不馴
淮水溢浸灌於泗漭為澤國秋水南漲城闌四潰
民人登降移徙坐臥墊溺中溝防之議有未能省
矣萬曆五年御史邵公陞奉功令按淮比入泗愀
然嘆曰水猶寇也寇至力戰戰不可則櫻城以守
水至力排排不去則堵隄以衛以有兀坐窮城開
門揖寇者於是徽州環築隄廣袤千四百丈有
奇石取諸五季屯壘而出緩金固粟以瞻役夫不
五月隄成頃之淮水奔集視往昔有加泗民依城
城依隄水公復徽州度地構亭北隄負沙湖望盱山
祗席矣公復徽州度地構亭北隄負沙湖望盱山
甃石高一丈有奇為楹廣三筵筵外開徑徑外繚
以短堞一俯而憑焉四顧茫茫誠有所謂滿目蕭
然感極而悲者公乃名其亭曰禹思屬子章記之
嗟乎公之思寧獨泗哉公始入境揭其堂柱曰惟
天視聽自民視聽思民饑溺由已饑溺此與夫下

屠隆修頴上縣東門河堤碑記

頴上城東門面大

車泣罪者何異已二關荒蕪要區十事天子大以
為能已又城壽春隄高寶湖濬艸灣壅淤疏六安
北河當斯之時無暇席暖以視禹勞心焦慮履遺
弗取冠挂弗顧何以逾焉夫禹功在兩淮書曰浮
于淮泗通于河偉矣而泗志禹獲淮渦水神巫支
祈鎖龜山下淮水乃弭其為說雖怪誕而至於今
泗之童嬰能口其事猶繫人心若此况隄塋塋襟帶
城墉阡隴不移邑屋如堵蘇子所謂存之于目故
其思之于心也夫人目有所睹而後思從生焉睹
廟社者思敬睹筦簞者思安禹思天下有溺者為
濬河洛今睹河洛者思禹今公隄泗而亭
之後之睹斯亭者不亦思公于勿替也哉

泗北折而東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漫衍包林麓
原隰稱雄險哉河故有隄水歲齧隄圯矣水至輒
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歲丁丑
屠子隆奉命來令頴上甫弭節于郊則進父老博
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諸君
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生起

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頽之人福矣治寧有先于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令何為凡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也先是為頽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頽小邑十九里爾歲若不登民貧而賦斂急逃且十之二三矣帑有一錢乎無之且奈何屠子曰其亟議之于是眾議僉編富氓不可亾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秋毫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莫以濟矣時嘗受命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兩公為治精明多惠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罔不捐者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黔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毋有所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又何愛乎爾即慷慨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歿有榮名而又免於患顧不休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功毋忘爾勤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糧伐木畚土來者滿車下焉邑又苦無石則盡廢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

一二父老子弟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兩廡外有鐘鼓樓二甃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眾為請曰樓縣鐘鼓廢樓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置神以為民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亾不取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石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率父老博士諸生泊于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於大河之神是興此役屠子曰臨視者二為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饑寒而噢咻之卒感屠子忠誠人人勤也始于正月九日終于二月廿有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外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為鈞連而灌灰其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為椿植木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為土隄者三為石隄者一為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北走凡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曰自古歌於思味澤門未有不習多口者今是役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眾爭先功成不怨奚論不怨且也驩然虘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

此此豈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醇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兩公閱之喜犒令以下有差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劉石碑焉於是屠子又爲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波紆耶日落風起蛟龍趨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瓠子夜決翻且區邪水來平城民其魚邪民其魚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工之成一何亟邪興東門者暫邪繫神力耶

屠隆重開賴河碑記

余迂疎嗜古不嫻當世之務起家賴上令甫履任輒矢志

天日竭方以拊黔首維時邑東門濱大河河歲齧隄且圯所不侵城者數武議修隄度支數千金卽木石諸料悉邑中所乏工力詘甚監司日下令督促比以緡錢請則寢不報余大集緡紳父老諮議計畫言人人殊多齟齬不合余殫厥心力凡勸募哀集咸師心爲之下應若桴鼓兩越月而隄成百姓謳歌之居賴一年移官由拳去不佞去賴不翹若慈母氏之與愛子訣也今去賴且二十年余猶眷眷念賴父老子弟賴父老子弟猶眷眷念余如一日則恒願繼余而來令茲邑者仁且賢而拊摩

吾賴赤子乃今得何侯仁且賢而拊摩吾賴赤子一如余始願余聞之時時爲茲邑父老子弟北嚮以手加額何侯南粵名士舉粵賢書第一登進士高等出知賴侯矢志拊循與余埒而神采精練其才什伯蓓蓓於是諸展厝擘畫悉耀於光明掩罩前人矣侯卽掩罩前人而不盡沒其勞勩賴父老子弟卽溪德侯仁政而不遂忘情故侯斯其爲淳風厚道哉先是余與邑士庶議河雖隄然邇城垣太偏歲久寧保不圯圯卽爲城虞將更開河稍遠卽連其土實隄以外於堪輿家旣利而又無爲城虞會余以調去不果今侯遂踵而決行之諸募化哀集調度方畧益妙而其下應之益神將河水洋洋乎深以廣而城垣亦屹屹乎崇以固是賴百世之規而侯不朽之烈也於是部下士遲子可遠可化饒子鎮輩貽書以碑記屬余余何足以知侯而讚揚其休美以余故令也

有司惠此黔首乃今賴有侯哉其為伸眉撫掌而愉快何如矣

朱之蕃築蔡湖新堤碑記按中都志五河蓋水鄉

者岸脉蜿蜒綿亘結為縣址其地南瀕滄北瀕沱歲久水蓄岸就崩圯鞠為深塹每雨瀑漲立成巨浸環墉塵而觀譬長江一葦安所依泊王臣哉涉風濤而民其魚者逞逞而是歲壬子方侯來撫茲土蒿目焦思惟堤工未就龍脉潰散若民恬何周道沉瀆若民涉何于是曠然興役于葦荻中甫更冀而工告竣堤基廣四丈高一丈三尺長二十六丈結構四丈許邑士庶不朽侯之功介敝年葬中元郭君徵子言為記予聞蘇長公守武林干西湖水涸取葑草積湖中為長堤民德之號蘇公堤云侯產武林蓋景行文忠而亦築惠西湖者即是宜名方公堤矣粵稽侯所建築如學宮如成樓如雲壩如津梁鱗次修舉邑為改觀將采作侯傳以詔來者茲因其請姑先記事而繫之以銘其銘曰長堤龍偃方侯所建乃倦淪胥乃新曠舉侯成勿亟逾奮其膺有脉斯續再奠邦基放履罔咎慈母之

貽其植伊何楊柳依依召棠潘桃花萼相輝惟尉能品克襄厥美以永嘉惠後之君子

劉俊重修禹王廟記神禹氏功德萬世永賴不可

二一在越之會稽山一在淮西濠州鍾離縣西九

十五里左傳杜預註塗山在壽春東北有禹會村

輿地記載濠州塗山氏之國蘇轍王韶過濠州俱

有詩蓋鍾離濠州治也即今之臨淮縣壽春即今

之壽州懷遠縣乃鳳陽屬邑而降於壽州縣之南

距淮河三里許有山高聳特秀上有禹廟與杜預

註輿地記合焉考於書與輿地記徵於杜預註與

蘇王之詩則塗山之在懷遠縣者無疑矣若合稽則禹晚年巡守駐蹕茲山東南諸侯時亦來朝則後之會諸侯為會稽山前之會諸侯為塗山夫何疑哉今二州皆祠之者會稽則以禹陵在縣塗山則以其娶於斯而治水始焉要之皆崇德報功也今廟在懷遠塗山者前楹三間中祠真武景泰改元鳳陽太守所居近益後楹三間中祠真武景泰改元鳳陽太守許得智募緣葺之今年春燬于回祿仲公責其

完復得智殫厥心力鳩工經營煥然一新太守以書來南京請記之夫祀神治民守之先務仲公守鳳陽仁政及民蓋多已具于德政碑矣今復致意禹廟而拳拳以文為請其事神誠敬又何如哉予故詳列經傳所紀而明辨之俾來者不惑于塗山之說且知朝廷與邦人所以享祀者在于尊尚道德不怠其功焉是為記

孫陞湯陵碑記

湯陵在亳州城北二里河北鳳頭村見郡縣表嘉靖二十三年同知

傳際封建三十七年御史張九功命知州張猷立廟堂門廊樹之松柏按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考其地理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亳城東北三里有成湯塚云是亳者成湯首政之地斯民所當報祀于世世者也乃亳前此未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秋監察御史張君九功行部至

亳詢其故憮然以為闕典乃命知州張猷同知諸曄建廟于陵之陽祀焉廟成走書抵余以碑文請或曰亳之祀湯禮與曰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此寔有功烈于民者也湯而不祀祀典廢矣矧亳為湯首政之地而體魄之所藏乎商俗最重祀湯作帝誥孔安國謂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而盤庚之遷西亳亦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則犧若黍盛非亳州之所常有事乎亳安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攘也昌也春秋元命苞湯樂曰大濩濩者揀也夫湯之功烈赫赫在天下匪獨亳人之所當祀也夫湯之千百世之後乃能聿先奏假為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盼嚮之餘昔所云作福作灾者今始有所定而亳之民降福穰穰矣詩云勿余禍適稼穡匪解此之謂也若夫國之大祀所以為萬世帝王功德之報者則自有大常之典章在焉用及哉是役也崇德善俗教民以禮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州牧奉揚美意以存國故使歷世闕典秩然修舉其能亦足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以詩系之詩曰有城立予契佞天居于祇台

遷于商十有四世天乙湯道古賢聖基必張驪宮
神告天降祥金符帝籙殊輝煌百辟來享商是常
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唯阿衡導我嘉師四
海同伸虺作誥寬仁彰郊東之戒崇有功咎單明
居亳衆承桐宮桑林帝之鄉景山九九松栢長大
河東去何湯湯猗那久廢誰云將國故常舉委道
旁遺塚七尺土正方東都御史按水荒會行是塚
毫之陽持斧于今更有光新廟奕奕天際翔卜日
得吉展玄堂相俎玉豆羅羶薈管聲嘒嘒鼓逢逢
神之聽之和且平執籥秉翟在中堂純嘏既報尸
筮揚我民世世來盛
筐謚我皇運萬億昌

柳應聘 先師廟驅蝠記 夫氣盛者化神而績異

故魯公作宰而蝗避劉昆出牧而虎渡韓退之在
謫籍而鯉徙雖時異事殊而精誠之極感通無間
其致一也則其所以實者當時而聲流後世者豈
偶然之故哉吾泗學宮之先師廟正德中更創
于注守應軫規制宏遠也郡弗如真聖人之攸居
也然惟宏也故其大有容惟邃也故其幽可聚而

羣蝠于是乎窟穴焉醜類實繁無慮千百歲月滋
久勢不可驅釋奠裸獻之際腥穢逼人甚至不能
卒事為師若弟子者咸共積憤而無如之何也嘉
靖己未春學正詹先生來謁廟之初升殿顧問而
得其槩即喟然曰享祀弗潔典守者不虔之咎也
人心弗安聖靈曷安余司祝史而使神明弗妄假
息汚惡以貽聖人羞余責弗可以諉且彼避蝗驅
虎而徙鯉者獨非夫哉乃卜日齋戒祈請廟中又
遣史投蝠以食而誓之文一似昌黎論鯉之旨至
期羣蝠果盡飛去而西如釋氏之宮由是廟貌肅
清神人胥悅旨苾旁達祀事孔明嘻亦奇矣惟蝠
寄形飛潛仰食於虫無求於人非他物之為暴而
神祠豐屋亦其恒性之所必棲也然處非其據理
固難容欲窮治之譬則城狐社鼠非齧宮撤宇而
不斲吾之所甚愛不易得也先生不勞役徒不煩
智計不損物力數十年隱伏之惡一朝坐而逐之
擬諸徒鯉之功雖顯微巨細事有不倫然精誠所
通有感斯應則曠百世而符也所謂誠能動物
而信及豚魚者非耶事當不朽無假文詞為也然
應聘童時則嘗聞教于先君子矣謂舊學廟中羣

蝠頗集于時學正黃先生為文論之而蝠即遠徙莫不嘖嘖稱異何意茲復親觀之也黃事距今世方須臾耳而知者殆鮮無亦長老不存志傳莫紀而盛美遂莫攷歟然則二先生之事固后先輝映而希世罕有均宜表章以昭世罔極也已學彥李椿彭湖何昆單學董炳輩相與尚論斯事而以記見屬故應聘不辭燕陋而秉筆之黃名經嶺南香山人棄霑益州守而乞改于斯當道者偶以一言凌之遂呼僮負笥即日長往清風高節足方古人二百年來學職之冠冕也列祀名宦久矣詹名週江右樂安人歷南平邛州兩學而復于茲者五年奕葉名聞敬敷在寬忠信文學無忝師表又黃后之一人也近甫遷重慶教授以去

屠隆管仲鮑叔廟碑記

屠隆管仲鮑叔廟碑記 頤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頤上人也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頤上人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頤上人

信乎由管仲至于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好事也如此哉頤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遊覽又苦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頤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董董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美而豪傑曠土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關亦烏觀雅致哉士風誠朴民習惇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焉又俗不興于雅道也余承乏茲邑德業涼薄日兢兢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隄劉長碑剏綠波亭邑稍增勝于是捐俸哀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鬱烈哉世人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絜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襍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爾令身為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磨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

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余於鮑叔又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緇綌叔則齊國一纍囚爾故仲之所為鴻鬯鬱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曷目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余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賈應龍重建南華樓記

莊子嘗觀魚濠上今濠上

提有逍遙臺前有南華樓樓廢久余癸卯夏至臨淮登臺悵望會上計迫拮据力未能葺今春始克為之樓三楹左右兩室東西二廂門壁如制閣月落成余與客嘆曰自阮宣子以三語辟椽遂開晉人清譚之端後世矯之日荒唐南華三編大抵虛無無事實之言也不知古人立言皆主扶世夫世準倫紀倫紀準仁義禮樂後世仁義禮樂非也而亂爭相續何也虫虫之氓狗生執有可欲心亂詭銜竊轡區區仁義禮樂之名不足以隄之舉而歸之於虛鵬鷄也彭殤也堯桀也天地也古今也

無以異也一切貴賤誹譽死生世人營營趨避之路皆不足以當其一眄焉往而不道遙乎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其當吾前惟無所逃不可解與迫窮禍患相收者相濡以沫若是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民必又王道蕩蕩何以加諸蓋名利羶膩君子小人所共有試滌其羶膩之根天下治矣南華扶世之切如此彼河漢其言者無足道而以為薄仁義禮樂者猶精言之也登茲樓者仁義禮樂之實油然而生矣臨淮故附郭吏民奔走無已時曾不以斯樓為念幸督撫李公直指高公兵憲歐陽公府君張公力蠲除之若激西江而活轍鮒乃有餘力葺斯樓而登之數公者仁義禮樂世世與南華俱承也

唐龍淮瀆廟碑記

洪濛既分震蕩底定天下之水

八維滲漉九野潤澤萬物胥於是乎在夫淮其一而與江與河與濟析流合源並形區域者也淮出於胎簪由桐柏而導之挾渦水而中注於泗距泗之盱眙東北三十里龜山隆而起延首曳尾豐背

而踞附東其瀾以輸之東海不激不悍不軼不溢
 民享其利而無其害是山又淮之鎮也山有淮瀆
 廟不知祀者何神經云禹治水三過桐柏獲水神
 巫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扼而制之鎖
 於龜山之足淮水始安夫神豈庚辰歟抑公羊子
 曰山川有能潤澤百里者則秩而祭之淮潤不啻
 百里可知矣無亦妥諸淮水之靈哉或又曰支祁
 之宮在是爾夫山妖水怪直惟驅之而已豈可宮
 耶其誕明矣歲月滋久廟日以圯水且失其故道
 汎焉蕩焉灌於沙陟五十二河湖害未已也嘉靖
 已丑春鳳陽府知府曹子嘉率知州袁子淮登山
 之巔以省厥流憮然嘆曰惟廟不稱神居水之用
 溢無乃神弗相歟民溺已溺則何忍于方撫蒞茲
 土侍御史徐子錦亦以刑部至亟以工告而咸是
 之知州與盱眙縣知縣朱鸞各捐金以經始其役
 庶民於於而集越四十四日用告厥成予已還朝攝
 臺事知府知州輕數千里而以文請予惟神以庇
 民國以事神庇民弗至神之羞也事神弗虔有官
 之責也况茲水患閭殫為河民其魚矣乃恬然弗
 之省憂乎今日之役為民之故以徼惠乎神庶幾

神之居歆禦災捍患罔怠厥職矣譬若嬰兒有疾
 其母徧索鬼物而禱之情之至也即嫌於媚奚恤
 上之不忍吾民猶父母之不忍吾子也是故憂河
 決者乃沉其玉憫天旱者靡愛斯牲率用此道爾
 矣其書之也則宜知府廉直慈惠知州潔已愛
 民其所布善政咸風風然以興夫工特取節云

陶凱徐王廟碑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論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
 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
 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
 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
 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
 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
 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
 託定遠郭氏俾育為已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
 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為朕之配既
 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
 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于太
 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即

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至
 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祠事爾宜述其梗
 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既受命竊惟人受天
 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
 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
 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
 舒故常存疾惡之心其憤怒所洩即以加諸人蓋
 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
 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後以皇后父而得
 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里增輝又豈
 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維
 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啓運蔚為王臣惟王之生
 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畝王奮厥怒孔武有
 力摧強折奸以輔彝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家
 避地東南共行英雄陸沉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
 其已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薦生聖女正位中宮
 皇帝仁聖為天下父皇后仁慈為天下母太妃嗣
 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何千萬年川原膺膺新廟
 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張來儀滁陽王廟碑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

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
 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為文于
 石臣來儀謹再拜奉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
 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嘗從異人遊得其書年
 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為叩之必驗
 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警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
 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警未配王父
 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
 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
 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必大吾家既長
 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未民間有造言者王
 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
 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
 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為訛
 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
 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
 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
 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

忽恠惜謂王曰方令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
 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
 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
 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
 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
 語侵之眾故含忍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
 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眾挾趙勢
 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
 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
 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
 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胃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
 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起因請
 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東屯
 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眾不可共
 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
 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
 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
 和陽視師值王讐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阻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
 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

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
 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三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
 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
 廟墓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
 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于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
 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
 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
 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于一室授以兵柄慨
 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
 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惟本尋源寔由於王爰建顯
 號俾永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
 無以承王之名臣謹卽是為銘銘曰皇受天命發
 跡濠梁方其始與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
 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
 池洗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
 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家未媿王命女之謀
 行諫從肝膽弗疑萋菲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
 付以闔外顛強感驕有眾日大變生不意卒疾干
 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

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太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壘酒餽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母曰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焚焚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周洪謨天長縣城隍廟碑記

古者方丘祭地之外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以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在家之中雷在野之防水庸凡地祇之屬所當祀者皆有常祭稽之古禮有可見已今郡縣城隍亦地祇之屬保障邦土衛捍生民其功不在山澤丘陵之下又豈中雷防水庸之可比哉然而傳記謂制自神農黃帝而古禮序百神之祀則無其文故唐李陽水為縉雲令禱雨於其邑城隍之神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果雨陽水為之記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宋歐陽永叔曰今非止吳越有之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知城隍之祠始於唐而未達於天下宋始達於天下而有之者猶少我朝洪武中太祖高皇帝既正天下郡縣神號以除亂經瀆神之弊而

郡縣厲祭必以城隍為之至山是天下之為縣者莫不皆有城隍祠也然而古者之祭地祇或壇或墀或縣或狸沉福辜今城隍水土之神而廟以棲之何哉或曰其祭雖義而非沿於古故其致崇奉之意者亦不必盡合於古也鳳陽天長縣城隍祠在縣治東百步王簿蔣成貴以神素著威靈蝗旱祈禳罔有不應乃撤其舊廟而一新之既而來請予筆其事於石予驗之陽水之記質之成貴之言則知郡縣之有城隍也不特固國域民而已神能佑人是宜人之報乎神也成貴黔陽人佐縣九年累攘寇盜以安良民又嘗修葺泮宮縣治事神理人皆盡其道云

楊榮歐陽公祠堂記

甚矣文章足洗陋習而歸諸古著當時而傳後世者不恒

有也宋歐陽公之文足以當之宜乎後之人讀其文而思其人而崇其祀也公吉之永豐人嘗出守穎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既而歷事三朝出入二府思穎之念不忘晚而得請自以為慶幸則公之於穎蓋倦倦也神靈精爽固在於是矣公舊祠在穎城北淪於河祀故久廢正統丁巳春監察御史

彭勗董學事至賴念公為文章宗工而祠宇圯沒無以聳學者高山仰止之思乃損貲借州守僚屬出俸餘市木剏祠於城南儒學西中為堂三間門為屋一間繚以周垣工訖郡之守佐率師生朔望謁拜春秋次丁祀以特牲父老咸曰公嘗福惠賴人祀不為過也學正雷塏走書京師請記於予於戲文章關天地之運盛衰絕續固不偶然周秦以前無容論矣漢自賈董馬班諸子以來七百餘年而唐有韓子又二百餘年而宋有歐陽子其文推韓子以達於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當時學者翕然宗之及今幾四百年而讀其文者如仰麗天之星斗莫不為之起敬雖通祀於天下學宮不為過矧嘗居於穎其遺風餘澤猶有在者乎是不可以不祀也彭君倡之郡僚屬和之俾公之神有所依後學有所仰可謂知所務也他日穎之士出能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則無負諸君與廢舉墜之深意矣姑為之記以俟

李東陽符籬橋月河記

宿州符籬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闢以殺河勢

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其一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沉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瀾行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甚眾守臣聞於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會於宿遷諮議既協徧視原隰得廢渠於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據典籍得之書曰濼沮會同傳曰濼即沛沮即睢今睢尚各州而宿有睢驛淮亦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為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籬橋見其庫不能檣舟且水為所泥故橫不可制乃為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長五百丈廣十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河勢多曲徑其折而疏之為月河者十有五為丈殆萬餘又緣河為堤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復古故道凡河之費取於邊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於旁近州衛之籍取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百人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為患自古有之

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四朝凡四決後為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
 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邪使者至徐出示二
 壺一竅五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
 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
 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
 既從塞議於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
 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甚矣哉

彭華宿州察院記
 御史古官也其見於周禮掌贊
 糾察之任唐宋以來益雄峻矣然官無定員職有
 分守如侍御史殿中監察之類紛紜不一逮我國
 朝定制內設都察院外設察院其侍御史殿中諸
 職皆兼於監察御史而歲必遣一人出巡方岳郡
 縣分布天下按治不法蓋凡吏政之得失生民之
 利病無所不當問大者驛聞小者立變自封建廢
 而乘輿不數巡狩其代朝廷行黜陟之典者非御
 史邪御史秩雖七品責任之重蓋莫之或比也宿
 春秋時諸侯國唐始置州於今為畿甸內地舊有
 察院歲久敝陋吉水張侯黻自進士遷守是州始

至顧而嘆曰一州之民命懸於吾輩吾輩之勤懇
 在御史其所居乃若此其何以示民蓋相與圖新
 之同知藁城門清判官資陽胡本明保昌馮瑾合
 辭曰此固州之責也第恐須請命上官於是言於
 巡撫都憲孝感張公瓚巡按御史新昌何公鑑皆
 從所請而提學御史廣信婁公謙理屯僉憲武城
 傅公希說亦縱吏之張侯遂召匠石計工市材陶
 甃撤其舊而一新而規模弘壯矣以成化庚子八
 月經始越三月落成蓋侯治州已再期政洽人和
 歲豐事集而營度具有次第故不日而成而民不
 知其勞且費也馮判官以事至京師巧子記之子
 惟先王之時凡有國者無問其大小莫不篤於實
 客而猶重天子之使受館之禮不敢以少緩今之
 州與侯國略等御史承天子之命督察乎州郡者
 其館可以蔽陋不葺乎哉世之以是為取容悅而
 不屑為或者遷延歲月以冀代去而不肯為其不
 知禮甚矣嗚乎使天下為州縣者事皆務所當為
 而無畏讒苟安之心臨州縣者事皆知所當從而
 無避嫌掣肘之患且令百姓皆樂於趨上之事而
 無怨則唐虞三代之治將不復見於今日乎

屠隆前禱雨記

屠隆為潁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春四之日大風明

日人言潁上大雷雨雹傷麥苗隆方食憂懼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中庭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邑雹災者汴梁以北建業以南多有之寧獨潁上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德以召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召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之而廉得其詐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深矣而雹為災民已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噍類者隆乃赤日暴中庭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齊民心憐予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曰潁邑小不貧粟猶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卽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此極為隆謝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吾思重有戮辱繫獨為民故吾暴日中蒼蒼涼涼處一室則怒焉如焚矣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頓首謝過乞憐其辭哀已

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遷神對暴日中日晡乃已卽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思入禱立帝廟既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立帝廟待雨乎遂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為同官曰其上帝玉皇閣下神像修閣閣成而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封內山川卽神像下邑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羣神東偏彼羣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雲擁護雖真仙罕得見其面而今居湫隘近樵豎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非乎卽奚以專罪令為也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先是嘗謀上之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須用十人耳如雲奔焉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鳴呼又異哉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雨而雨理或有之雹而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後大雨如響也人禱立帝廟卽出矣復入何為乎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窮日夜不休形容顛顛無一人色家人謂

隆遂駮相視而泣婦心憐隆亦同隆夜蒲伏稽首
 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私計禱祠如此而神
 卒不應將遂謂宵冥不可詰嗟乎詎謂其如響也
 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惴惴思矣世之貪殘
 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明遠哉隆謂
 此事可用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記之

屠隆後禱雨記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

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梯也次寥爾矣北決茫蕩爾
 矣呼弗聞也耶弗應也諛之弗喜也觸之弗怒也
 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倒流也當其旱也弗
 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適焉爾矣遭其適也
 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堯而旱於湯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湯也
 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天適焉爾矣子暴而
 求必雨天且雨而三日而五日而百日子即立
 稿頹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其適矣子如天何天
 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自苦隆應之曰非也
 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
 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為矣故

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
 可有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蛻也闢而生光

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蚊虻
 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秋毫泰山泰山秋

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殤不知殤之為彭不知
 龍伯之為僬不知僬之為龍伯修短齊矣天

卑邪池高邪日月闇邪深谷朗邪流而五嶽邪九
 河時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變呢者飛邪翼而蛇

蜒耶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夸父雖愚吾不知其
 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貴被裘帶索雖賤吾

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皆不惠之道也不惠
 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一則物化物化則累

釋神明通焉故風可返也日可回也月可捫也電
 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水可蹈也石可遊也

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怪也哉夫六合廣矣
 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為何所不為有而為無不
 為無有而無為有而為無有而無為無不
 有也無不為也為有而為無有而為無不
 無有而有無為而無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人之
 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員而方蒼蒼茫茫

者何物瞬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噪噪而鬱蒼
 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發聲砰彭閃爍而有
 光者何物鬢而清揚顛而目眩須而吻張手攫而
 足踣有聲郎郎者何物令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
 怪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海玄經之所列齊諧
 鼻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北山愚公不自量欲移
 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哈
 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平焉操蛇之神聞之
 懼其不止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夸蛾氏二子負
 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遭仙人山中者求其不死之
 術仙人界一木令穿石焉石穿乃仙其人受教無
 日夜寒暑飢寒垂四十年石穿而仙去矣夫山非
 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
 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沈懋學頴上東門河堤告成記

今上丁丑以不佞
 臣從太史事而東

海屠君隆者其年舉進士其材譽出不佞上或時
 相過從言則稱古每好談天下大計娓娓不休不
 得意輒怒髮直指扼腕而不平余私心異之亡何
 屠君授頴上令行矣頴上之東門濱大河而岸善

崩河蓄羨溢將城是瀦蓋余先聞之頴人云已屠
 令至問民所疾苦則舉對莫如河因民所便利則
 對莫如隄河而頴故彫敝帑中算緡錢且盡它大
 姓有蓋藏者不踰什三爾則集邑父老子弟而策
 之曰若減其藉是委若虎口也以若它人姓而啓其
 以若藏是反裘以負薪若安所傳也今貽乃公憂矣
 蓋藏是反裘以負薪若安所傳也今貽乃公憂矣
 其惟之數夕而筭成則令首斤俸五十金為百姓
 幟僚佐而下助有差明日而有令邑中曰百姓欲
 佐縣官費而自植其生者捐金錢可牛酒可糗糧
 可其無財而以伐木畚土來者可捐數無格而賞
 格自冠服以下有差於是而百姓持牛酒奉金錢
 者至屬於道舉甫成雲輸穀如雨而隄非石不任
 水齧邑若乏石則發諸邑署中而未贏也則縣官
 諸貸吏民家吏民家有石可應縣官者悉驩然延
 縣官入而其廢祠斷碣在莽蒼間者覆蒐得之以
 庶幾無乏石縣官又輕齎其省視而旦夕其慰勞
 日吾不忍以苦財重以苦力也諸工叩首願効死
 亦不忍請罷矣凡五十日而河隄成走其吏問記
 於史懋學史懋學記曰此明頴上令屠隆築東門

隄也隄自東迤北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
 內外植以土而下徑尺之木以為棧經始萬曆戊
 寅之正月九日是春二月之二十九日竣工於度
 支不下萬金計而是役也縱不敢當國家水衡錢
 實未嘗費縣帑一金云懋學記其事則因以繫之
 感也班生有言中國之川原以百數而河為宗瓠
 子之決人主沉白馬玉璧禮之而功卒不成其臣
 遂委之天事非人力可疆蓋當嘉隆間天子宵旰
 則慮大在河渠當事者其始不博計利害而其究
 則破壞成言即歲責人於大司空日責費於大司
 農然其效畧可睹矣而穎上令是役也因財于利
 民因力於生我不阻于難毋躡于易可不為知勇
 兼達仁誠並篤者哉昔西門豹治十二渠而猶慨
 然曰今父老必患苦百世後子孫思我穎上民而
 且凜焉澤門之哲也余不佞守文墨界界亡可
 見于世則中媿穎上令者諸大吏所繇
 主畫其吏人預助勦者並載令前碑中

張鶴騰穎州

先師廟碑記

穎州儒學在前代建
 西湖東本朝以濱水

易傾圮移郡城東門內雖時有修葺不無飾具今
 上甲辰三十有二年棟摧垣湮風雨不蔽夫遺黍
 猶歌訟棠勿剪况大聖釐降之宮蕭然塵蔓識者
 傷之是年冬天子憫穎災特簡溫陵林公述菴來
 守是邦恩紱露車下臨寒雨荆榛之地明日祇謁
 先師俯仰楹廡遺構殘壁鳥篆之跡交於庭除喟
 然嘆曰陳蔡之厄不慘於今日觀啓聖祠之頽又
 喟然嘆曰華以根榮吾夫子何心而當此凄其茲
 我有司不崇聖道急先務者之責何辭之與有爰
 出橐金付匠氏又躬詣田儒官廬使董其事旬日
 而告成櫺星戟門殿廡啓聖名宦鄉賢各祠黜聖
 陶甕軒谿綴密嶢嶢如也壁池若鏡槐市成帷獻
 轍如也若夫庖湊庫與師氏之齋居則嗣漸舉
 焉乃集諸縉紳諸士瞻仰而導絃歌諸縉紳諸士
 稽首以拜公績公三遜曰執事者之勤勞不佞何
 有于是郡學博吳王君會圖真李君紹唐魏聞君
 功懋梁陳君翰卿礬石命穎人張鶴鳴為記辭不
 獲命乃稱曰吾夫子道德遠邁皇代匪獨英辟即
 中主庸君亦靡不供上案食醴猶存六經是日月
 大酒直以豐禋祀秦人至愚慘猶存六經是日月

不能磨其明江海不能窮其波也我國家燕闕舊
 京橋門肅肅薄海內外遍立學宮天子皮弁冕旒
 執弟子節追崇越百王矣乃有司往往任其廢墜
 漠焉而不顧則圭組悞之矣持籌之夫先金錢而
 後禮讓圭組之吏緩教化而急聚斂何者財利效
 速而道德功緩也公履階未煖且當饑饉倥傯之
 日而急急於根本如是是見肘之聲金石不啻漏
 濕之宇琴嘯不輟賢者之所難而古循良之鮮見
 者也使當是時而童牛不防至蕩軼而後閑則誰
 之責夫非師氏歟既陶既鎔而忍忍揚揚以貽學
 校之羞以點齋序則誰之責夫非諸士歟我穎高
 士難以枚舉異代則剛勁若陳太傅蕃愷直若范
 青詔滂節烈若李江州黼近代則事業若郭少參
 昇理學若盧司理翰皆恂恂先出諸士班而凌
 嶽薄漢百代殊絕諸士仰宮墻而體我公作典之
 心有不景行而迅脩非夫也彼陳太傅諸先達獨
 丈夫哉是舉也荅今上司牧之托隆朝廷養士之
 典壯郡觀而妥聖靈舉廢典而作士氣甚盛美矣
 于時在事者巡撫臨潼李公三才巡按臨邑高公
 攀枝穎州兵道潛江歐陽公東鳳鳳陽府知府襄

城縣張公寧督捕聽通判駐穎新鄉郭公蒙吉通
 判內黃關公世亨棠邑蕭公獻捷推官鎮平曾公
 一貫州同知光山蔡公敬中吏目嘉興卜公壽祺
 法皆得書助役儒官田助生員田之喬於例當附
 公諱學閔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因紀歲月系之
 辭曰乾坤何象夫子大成贊五垂三地泰天清血
 書著紀黃玉響應鈞河摘洛紫微光瑩石函辨龜
 金櫃驗準天談越象玄極無吟明王莫宗物穆遽
 降鴻鸞翔室麒麟騁巷歷世益光冕旒而王俎豆
 在陳儀象在觴我明益崇天子曰師日月高懸草
 木麗茲惟穎學宮西湖之陽湖水時來興廢靡常
 卜城東隅追崇由人繚垣薨檻歲月湮文翁秉
 圭入門驚獻不有鼎新何奠神居勇往經營不費
 財役脩楣塗墁羣公雲集丹髣旣蔚型簋孔飾皜
 皜如臨用妥用澤穎士翩翩穎
 水漣漣皇圖聖蹟億萬斯年

章世純修建文昌祠記

天下權所不在無一可為
 者學官之設自唐已為具

數即所居齋舍有所飭治一瓦一椽一夫一匠俱
 非力所易具而勢所得役盡以仰人於是遂以因

循委之者其勢使之然也余同寅唐君分教天長
 視其學舍之不修若其職事之不舉以為非灑掃
 為章之義學舊有文昌祠幾毀矣而拮据修葺取
 其朽者新之取其傾者正之垣其四旁兩門其一
 面蓋積數年心力乃得卒事而煥若始有也嗚呼
 勤矣夫功之多少與費之巨細先計其分之所至
 貧於入矣則銖兩之出皆為巨費艱於為矣則尺
 寸之成皆為多功故唐君之所為君子有以大言
 之也而其事之成復非已之所得需功之立復非
 名之所待起而能自為急切若此斯非古聖賢君
 子之用心乎唐君則誠賢矣而余深以是難之者
 則固有深慨矣今天下何獨教職自此而上其與
 之以權而不盡與多為之約束而不使之展者蓋
 易地而皆然今之守令有可盡行其意者乎即今
 之輔臣與六曹之長又有可盡行其意者乎不能
 也故吏治之不及兩漢概由於此必將盡得如唐
 君之用心者乃可以望其有所建立不然其不以
 勢無可奈何而因循委之者蓋亦寡矣

徐治民潁州重修山川社稷兩壇記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君一人不能獨理也使羣有司司牧之至於境
 以內陰騭默相俾雨暘時若禾黍告成者則山川
 社稷之靈歸焉以故先王制為祀典各祭其封內
 神祇以伸祈報記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經曰社土之主也土地潤不可盡
 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稷五穀之長也穀眾不可
 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敬慎是守毋或失墜蓋自
 古重之也我國家裡祀之典斟酌百王特重山川
 社稷之神郡邑皆有壇祭以春秋二仲戊日載在
 令甲昭若日星矣潁為中立首善地壇舊有垣有
 樹有齋宮有更衣宰牲所始未嘗不虔也歷二百
 餘禩號為最繁富者顧邇年來非旱魃為災則河
 伯為祟倉廩告匱餓莩載塗國課久稽民生日瘁
 豈神之弗靈抑人致之歟守茲土者四顧徬徨持
 籌莫展生此土者枵腹蹙額旦夕延命今日之潁
 殆非昔日之潁先哲所稱民淳事簡而物產美土
 厚水甘而風氣和者邈乎不可再矣今州牧述菴
 林公奉命來蒞茲土甫下車即課青衿脩黌序飭
 坊表濬溝渠議賑貸緩征徭諸所措置悉達政體
 春詣郊壇見基址傾圯羊豕盤剝喟然漢曰國與

國脉蕪穢一至此卽有昭告靡文神其吐之又何
惟乎水旱頻仍饑饉洊至瘟疫之時熾也因進近
壇父老併召諸人士申之曰頴民重罹災侵慢神
之咎在守土者爾民何罪吾特爲爾民禳之隨捐
俸資若干募義民褚夢龍紀綱之高其壇坵衛以
垣墻正封界樹坊額飾階級仍建屋三楹爲更衣
所擇謹厚一人守之以時其掃除甫踰月而告成
維時士庶得于快觀僉欣欣然喜色告曰吾父母
愛民敬神崇國家之大典調民雨暘錫民禾黍躋
溝中之瘠於春臺之上何厚幸哉何厚幸哉余不
佞荷生成之惠與編氓並渥蓋不能已於颺
言者於是乎不辭謏陋輒爲記以紀其事

劉震邑厲壇記

邑有厲壇所以祀無祀也無祀之

統七祀曰秦厲古帝王無後者好禍民故祀以安
之然遠郡僻邑豈必有是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不
爲厲夫無所歸皆無祀也慮其無歸而病民故祀
之以防民患仁之至也然則任治民事神之責者
其可不加之意乎鳳陽天長舊有壇在城北地甚
不潔會稽鄭君仁憲平之由成化戊戌進士擢宰

是邑旣下車兢兢民事期年而政洽乃次第修舉
正祠重其所當祀而及茲壇蓋去舊壇半里許買
地二十畝遷而築之以就潔中爲祭臺高三尺縱
橫廣二丈五尺甃以甃面四面石級之臺之南立
石門三間扁其中曰邑厲壇東西繚以墻折遭其
後墻之前半東西各以門東曰宰牲入而北則宰
牲神厨神庫以次列焉西曰致齋入而北則致齋
之舍九間與東稱焉其東西之中復爲重簷白中
門南內徑於北以別喧穢而墻庫齋舍則皆望甃
鱗瓦而灰硃之俾潔且堅其地空可樹植以松柏
成列如矩壇之四外又環鑿爲池池水蕩漾以消
浮垢惟東南一隅不鑿者數尺爲往來路其所鑿
土則簣之以築壇與臺也其池之深幾一丈周遭
則二百餘丈也其墻一百五十餘丈也其植松柏
二百有奇也其用民力則不妨農時因歲歉而備
之也其備力之法一人一日給一飯三日給米一斗
雖役之而實賑之一舉而兩得也故其父子兄弟
爭趨赴工者日數千人不勞而事舉始於成化壬
寅春而卒工於其歲之冬也非鄭君之勤政何以
臻此嗟夫鬼之無祀猶民之無告然鬼無形而民

可知也致力於無形者且然而況於耳目之可知者乎予知天長自此無無告之民矣鬼誠有知感鄭君之遇脫穢汙而就光明以壇為歸永不為厲則鬼之幸民之福也是役之成其有補於祀典豈小哉鄭君志遠而識周隨事有法歷歷大有為也固不獨優於為宰而已予故記之述其槩以告於觀者

田所賦新置義塚記

在昔先王有理齒掩骼之命豈於枯骨市德哉萬物吾一體也吾一體中毛髮齒甲猶不忍其棄擲矧其肢骸血肉忍其為狐豕啣而鳥鳶啄者夫茲之林林白骨皆民之饑寒而扎瘥者也生則無一飯之飽死則無寸壤之葬其若長民者何余承乏茲邑惟是笑獨之哀時憐於慮每行郊外見環城暴骨如莽目不忍視詢邑之義塚所在知前令鄭公仁憲曾買地於厲壇之西張公寅更置於演武場之東歲久族葬者眾舊地不能容余因嘆曰此長民者責也迺謀之吏民期以廣之謂其地宜近近則便貧民也宜高埠高埠則免淪沒也又宜擇其山水

環聚五患所不及者得地於東計八十七丈西一百丈南八十七丈不於北者懼灑水也共捐俸金鬻於民間之樂賣者昔子輿氏稱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始長以湖做小邑而當輪蹄之衝小民疲於征繕又歲比不登今復苦旱曾有所謂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者乎第思古人惟蓋之仁及於犬馬而况吾赤子聊以不忍一念自附於埋齒掩骼意耳吏民懼後之不無侵沒請余勒石紀之故為之詳其疆界如此亦以告後之仁人君子知萬物本吾一體益踵其意而增置之可也

楊應聘創修鳳山新路記

邑南距郡幾五里鳳山橫亘其中山腹焦石交錯路頗崎嶇循山趾而南水潦衝齒凹陷潢汙所

在而有邑當郡孔道路又當邑孔道冠蓋車馬幾無虛日胥史輿臺之屬昔所與臨淮共者今悉舉而加之鳳風雨宵晝絡繹無休時一遇陰霖來往泥淖中艱甚蓋二百餘年無念及此者邑侯萬公至詢民諸疾苦輒白之當道亟為興除如田之久

荒賦之積逋追呼更繇之為民厲咸悉心經理而邑有乘社有學旌善有亭憇節有所邑南北有集諸凡關教養之大者無不具舉已乃命工度路南北修幾何甃若石幾何工幾何金錢幾何首捐俸為倡維時郡邑士大夫下逮氓隸無不樂為輸者起邑南閣達於府北更樓路之以丈計者四百有八十廣可十之七石之以錢計者十萬五千有奇匠與夫之以錢計者三萬總計為錢十三萬有奇始事三月二十有四日訖六月晦而工成公復度水所來勢欲分流而滙於鬻官明堂東北入淮亟令疏渠以復玉帶水之舊焉時萬曆甲寅歲也是役也石取於直工取於傭官藏民力一無所擾不數月而貽百世之利公所造福遠矣昔蔡君謨守泉橋萬安渡監閩部夾道植松以蔭行者古名臣循吏加意百姓類如此以公方之後先一轍矧公政聲四溢部使者數已露章鳳所賴公且什百此茲特公一班云公諱嗣達字孝仲別號禹存江西德安人由舉人以萬曆壬子春來治鳳維時董斯役者耆民丁棟而部民魏士龍陳仲明亦與有奔走勞因並記之

楊應聘重建濠梁淮寧橋記

中都舊治濠州州城西可一里為濠梁蒙

叟觀魚即其地也其源出濠塘鑊千溪百谷襟帶祖陵瀟於濠以合於淮蕩漾焉澎湃焉萬派濛洄而居高以臨則濠為祖陵一大包絡而梁為扼隘之口其容一瀉千里哉前此萬曆甲申曾翔以石砌至已酉河漲波嚙橋遂圯而往來者臨岐盼望非整頓鯨鯢安得馳驅駟馬車哉於是郡伯新化張公二守同州馬公別駕威遠徐公司理南溪張公請復為橋一時督操嘉善丁公總漕祁陽陳公學臺江夏熊公按臺晉安董公澐臺夏邑彭公倉臺豐城傅公屯臺韓城張公上下江臺番禺曾公眉州張公方伯延安趙公俱許可仍各捐俸鉅以佐行事未幾繼直指者維縣顏公按部詣橋所念前工之未易虞稟成之不專也壹意屬司理蒲州趙公公捧檄往日夕恣厯營度不遺餘力工將半葺費莫給會新直指肅寧王公大捐贖緩以濟而饒臺晉江徐公漕臺永年李公倉臺潼川吳公屯臺惠安陳公上下江臺樂陵宋公歙縣汪公分司長垣成公增城潘公夏邑梁公南克明公扶風

孫公前守錢塘王公皆為將伯之助以故司理得募工庀材報竣事其根基址較前增而壯其規模丈尺較前增而濶跨河則有五環累石則連鍛鐵東西亘依石檻阻焉回望祖陵佳氣鬱葱浮玉橫軼雲雨則虹霓迴帶屹然扇鎖民咸便之且永垂不朽矣郡守令謂諸公德意鴻伐不可不志貞珉乃屬余以記余惟徒扛歲舉王政恩推利涉單子過陳見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而知陳侯之不德茲橋之成也上非啻護長陵之坏土下非啻出漆洧之僑車負者休行者誦勿憂噉海風波端恃擎天柱石矣自是挹東澗之水足以利濟羣生出西山之雲足以併濛六合此為功德未易罄言而勒之石以傳盛美將與祖陵增勝而並久也詎曰不可是役也肇興於萬曆辛亥之冬落成於甲寅之夏於時多所捐助而樂觀厥成者新臬憲山陰陸公新郡伯歸安王公新同政秀水項公新郡丞陳州董公零陵詹公郝縣李公棲霞牟公也先後襄事則有前臨淮令贛縣劉公鳳陽令德化萬公新臨淮令曲周周公從司理公而效奔走宣力者則有縣丞山陰張君允文主簿永豐楊君萬明也法

得備書

薛蕙君子祠記

壽州南六十里有宓子墓宓子孔子弟子宓子賤也壽在春秋為楚

地宓子魯人志以為使楚卒而葬焉者也墓之北五里有祠創更之詳志闕不著本朝成化間祠嘗廢御史戴公珊令州治如故正德間御史林公有孚嘗扁之曰君子祠今久而祠復就廢嘉靖四年同年劉希尹以吏部郎中謫守是州乃治而新之因屬蕙為記蓋病志之闕而謹其事於今悼祠之廢而勸其繼於後其意向之所存思慮之所及皆深遠矣顧蕙之愚不足以發明希尹之志況表章先賢之蹟尤不敢僭為之言也于是固辭不獲則竊述孔子之言以附其一端之說庶廣教思以敦風俗亦希尹之志與昔者孔子以君子稱宓子復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言無非教也不惟賢宓子大魯邦云爾春秋列國魯以儒學名特區區一國耳而君子何其多也及至後世舉天下之廣所謂君子者或寡矣夫古之君子既多而當時之學者靡然從而師友之此君子所以益多也

後世之君子既寡幸有其人而當時之學者傲然不相下其能以爲師友乎此君子所以益寡也以古之學者氣質之美志行之篤宜乎君子之易至然猶務師友天下之士充之以道德博之以才藝而後至之易也雖聖門之賢且若此以後世之學者氣質之不美志行之不篤宜乎君子之難至乃復自安其陋未嘗有一二師友之道絕而風俗口薄陵夷以致于今士之好古者思起其弊又患其不可爲也蓋聞作之而動者風也習之而成者俗也古之與今美惡則不同矣若夫其作也有始其成也有漸則未始有異也苟有君子大賢者倡之小賢者應之雖風之微可以大行雖作之久可以漸化何患其不可爲哉患其不爲而已矣希尹有取于斯言請刻于祠以告今之君子

史宏詢謝公祠記

嘉靖甲辰巡按監察御史一泉王公奉天子休命來按江北覽

長江之險歷吳晉之墟入建康過楚泗達淮淝駐節壽陽嘆曰嗟哉壯乎山河不改世代遷矣采風

崇勸稽故舉遺予維有責焉召宏詢進而語之曰若守壽陽亦知壽陽之故而今之不爲左衽者乎夫江淮古稱天險天下大勢在焉壽陽舊爲豫章之地其財力雄壯獨甲諸州是以扼敵之衝而翼蔽長淮固守國之奧區也晉興據有江左稱雄天下而險要蔽遮所恃無慮寧康不競秦爲厲階志欲投鞭斷流吞陸一區初入頽口而壽陽擾再屯河澗而壽陽下晉室危矣維時謝公起于世將之胄毅然以身當之聲義勤王阻遏其勢渡淮水斷歸津以五千竟滿之卒抗百萬日滋之師士以義激兵以謀勝雖山川草木勃有生色固以潛消戎魄而奪之氣旣而青岡之捷符兒以三十年蓄銳之謀一旦覆掌壽之室家士女壺漿獻篚復相慶如他日則晉不入秦民安衽席皆康樂一匡之功也今壽之者民猶有能言其故者乎爾吏茲土能有觀河洛之思而忍使之闕然無聞也凡民性無常感則戴久則忘觸則思示則悟康樂公思在壽人其勲名在晉史今人知有壽陽而不知有公亦上人者無以觸而示之耳昔先王制爲祀典日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得廟食

百世張公方平在益州時百姓爭留公像宋蘇洵氏謂像之設亦不為無助蓋思之于心欲其存之于目存之于目而後能不忘于其心也今之民固益州之民也八公勲勞當不在益州下而論其得勢守要之功又非壽之人民所能盡喻也是不可以無祠又不可不使民知祠公之意于是復召指揮戈揚孫東劉印輩曰捍城備衛唯爾是司昭畧崇勲爾寔有依勸爾其各從事于斯役乃命眾擇日鳩工被治山原因舊堂宇數椽復規而新之中為祠堂東西為兩廡堂制宏敞坐公像于其上東西列而衛者六焉廟貌儼然祀事有赫歲十一月二十四日告成為祭以妥之遠近黎白扶攜奔走罔不來觀學士大夫咸有聲頌蓋慶謝公沒世之遭而信化于今御史一泉公觀民設教之義也屬宏詢為之記謝公會稽人為晉名將謚獻武廟在八公山原淝水之北淮山之南蓋公舊時建業處云

汪應軫南公祠記

自古忠義之士莫不有同志者相與以成名亦莫不有同志

者相與以敗功其相與者忠義之在人心不約而孚以故成而功則宗社蒙其利而民受其福不成而功則碎首仗節日月爭光吾無憾焉爾其不相與者非但不明順逆之分為賊媒孽者然也功名人已之心生則將有利災樂禍以誤國事者矣卒之入已之名節愈彰而已終無尺寸以立於世不亦深可悲哉方張許之困於睢陽也賀蘭進明屯兵臨淮許叔冀尚衡兵次彭城環視而不救其心亦非不知有唐室也懼二公之聲績出已上將損其名以疲於敵吾從後倖其成耳維時南公霽雲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求援進明以一身易睢陽之命以睢陽捍天下之敵何亟如之進明非特無出師意且張樂設侑壯南公而強留之此豈純臣之道哉南公義不忍食斷指自誓射矢浮圖志滅賊仇歸死孤城則真可謂壯且忠矣當賊脅南公時張呼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南公笑曰將欲有為也公言敢不死觀此則其平日之所以相與其感激者當何如耶於呼南公之指血化為塵矣民能道之然則公雖死而不俱亡者猶在也而進

明安在哉應軫因民心而為廟以表忠魂於千百世之下云

桂祥改建義勇祠記

正德壬申大盜起郊甸渡河

勇士蘇旺蘇智蘇旻兄弟謂朱文玘曰賊勢雖盛幸未猝至先擊之可挫其鋒乃挺身往戰各手刃數賊鎮之壯者亦荷戈遙為聲援而老弱婦女得以渡淮避之賊大至遂皆遇害然賊亦阻懼西歸雙溝以東不被兵者皆其力也先時立祠於東崗歲久頽弊今移置於龍窩驛之東焉知泗州事汝陽桂祥曰四子者草莽賤臣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之道素無師友講明之功一旦臨大難挺身赴戰死而不悔卒使東南免於劫辱之禍其功可謂偉矣士大夫平居高談濶論以綱常自許一遇變故輒率恩負國忘耻事讐有市井人所不屑而為之甘心者自諸義勇視之豈直狗彘而已耶夫義以率戰勇以定功可以風臣道矣乃立義勇祠祀草莽之豪傑媿衣冠之賊也

桂祥改立貞烈祠記

正德壬申大盜起郊甸渡河踰宿由靈虹近我雙溝婦女

被擄以千數罔不被其汚者惟民俞潭女年甫十七居室以柔順稱至是獨抗頽峻詞義不受辱賊猶悅其色偽以兵懼之女遂大罵曰吾良家女豈汝狗賊之偶耶吾何愛一死賊怒叢刺之至死罵不絕口同擄者歸向人言之如此先時立祠於龍窩驛東歲久頽弊今移置於驛西焉知泗州事汝陽桂祥曰俞潭女荆布弱息也無簪珥之華綺羅之麗然自視其身有若萬金之貴非父母命雖貴公子不得以問名而况於賊盜乎頸可斷而身不可辱其死可謂烈矣士君子平居巍冠博帶以百行自負比臨死生輒改心易面逆理求活有兒女子之所羞而自謂得計者自貞烈較之豈啻霄壤而已耶夫貞不二行烈不辱身可以勸婦德矣乃立貞烈祠祀荆布之丈夫媿鬚眉之婦人也

田所賦朱孝子墓田碑記

余讀宋史孝義傳見朱公壽昌七歲而其母被

出父歿棄官求母於同州母子相失五十餘年復迎歸養事誠古今希觀輒慨然想慕其為人歲戊午奉命蒞天長知公為長之秦蘭里同人鄉人也祠墓在焉因獲拜公祠宇登公隴墓若公篤孝苦

哀數百年後恍其如覲低徊者久之屢詢公後裔
 則杳無人其墓與田且或見侵於疆有力者余惻
 然曰是守土者罪也使誠清查其墓址若干祠址
 若干田若干畝紀之於石俾有定據雖豪強敢肆
 然竊併乎因訪之居民遺老及舊志所載墓則延
 若干弓袤若干弓田則東北至官路界西至徐某
 田界南至澗為界復有侵者罪如律迺屬其鄉之
 父老子弟而告之曰詩稱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聞
 古之好德者至式其閭愛其樹指九原以與歸望
 松楸而墮涕而况其為鄉之先達乎又鄉先達之
 以孝著聞者乎佛氏生於天竺去中國數萬餘里
 一遇招提梵刹尚自捐其金粟布施莊嚴若則生
 長公之故里服習公之遺教不克尸祝公效法公
 而反侵公之有以自利其若秉彜好德何且若亦
 思為子與孫計乎為子孫計首宜教之以孝侵牟
 孝子之祠墓是先以不孝令也况若亦詎能保為
 千秋萬歲有乎今而後宜共奉公為師模其墓與
 田亦願永永愛護之若不見昔之侵漁此者其在
 今日竟何如也爾鄉沐公之澤最深孝弟自其本
 性余自蒞茲以來嘗論民息訟則訟息力本則本

柳偉創建馬神廟祠記

星名天駟司馬也神祀司
 馬則崇報焉爾夫豈無其

所哉祠之建其來尚矣我太祖龍飛淮甸雖天應
 人從而戎馬之資亦不可誣此種馬之蓄所以寓
 茲重地也壽在中都為首郡而馬之倍於他圍非
 一日然有馬斯有祀有祀斯有祠嘉靖丙寅大水
 灌城城其池沼矣斯祠因而就圯靡有孑遺厥址
 雖存蕪穢弗治凡舉祀者必誅茅除垢覆蘆設主
 然後行事一時雖勉成典禮人心弗懌神其有不
 吐者乎恭遇郡伯莊公來牧茲地庶政克舉百廢
 俱興念茲馬上應御廐之選下需軍國之用所關
 至重大矣凡老者瘠者諸不良者更而易焉又審
 佃夫擇芻芻牧以飼養之此所以蕃息踰於曩時馬
 政既修越明年以神祠弗就無以告報乃捐俸令
 工人創制祠一所三楹祠南大門洞開周圍則衛
 以崇墉而廳而階其次備矣用是祭之日棲神有
 所對越有位且牲醴式陳俎豆靖嘉井然稱大雅
 焉觀者莫不嘖嘖嘆賞以為白丙至戊前後遇寅

越歷一紀是祠始成夫戊戌者物至此皆豐懋寅者則陽氣欲上出也公於神祠始制於此其殆順天以時成者乎今夏旱徧禱於神二守朱君詣是祠觀茲曠典乃喟然曰是祠毀之者洪水修之者我公吾聞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人其盡人以成天者也可無祠以紀其盛乎遂具石命柳子書之於戲子嘗讀詩得駟首章其詞曰薄言駟馬有駟有皇有驪有黃言牧馬之盛也莊公牧馬之盛膺與此合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言其立心遠而馬斯善矣莊公因牧馬而祠神因祀神而創祠非立心久遠何以臻茲異日稱馬政之善者古人豈得專美於前哉自茲祀事孔修駟星常照馬將躍霜蹄而煥雲錦矣太僕氏上其最於朝曰壽之馬天下無良馬則昔之空冀北之羣者其擅於今之淮南乎雖然多方以育馬者仁也創祠以祀神不可謂不敬馬政修而國家卒有賴焉其忠也又何如一舉而諸善備矣予不文乃書顛末勒於貞珉倘觀風者過而采焉庶幾得我公治行之一端云

胡袞三忠祠記

古之君子必崇獎節義之臣非直美其名也前輩名節必俟後人表

之而後彰所以存天理立人道樹世教勵風俗以是為有國之大閑也贈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隴西郡李文忠公諱黼字子威父守中元工部尚書頴人也以明經廷試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禮部侍郎調江州路總管適元季兵起河南盡徐蔡蘄黃間而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公則繕城守器備募丁壯分守要害而上攻守之計於江西行省不報則椎牛享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明年為至正壬辰正月乙未賊徐壽輝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武昌乘勝破瑞昌公與黃梅簿也孫帖木兒瀝酒誓擊賊倉卒設險動中機會賊木陸繼進皆敗之二月甲申賊攻急分省平章政事秃堅不花自北門出走公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急往救而賊已入城於是猶巷戰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與從子秉昭俱罵賊遇害兄冕秉昭父也居穎亦率眾拒賊被執不屈而死方元之季所在兵起元臣子奉身鼠竄或擁兵顧望甚而盜竊名器者蓋不知其幾公以孤城孱旅執馘扶傷無日不戰至於力屈而死公之心何心也在公猶可日食人之食守人之土也

秉昭未有分祿而慷慨殺身以成其是秉昭與公
共事猶曰忠義激之云耳冕居穎地異勢隔而竟
亦不辱是可見正氣之所鍾父子兄弟講籌之素
矣故君子謂元之必亡雖公固不能保其存然公
既業為之臣則分有死而已自公之沒迄於今近
百七十年穎人能言公之事者已不能詳况於冕
於秉昭宜其或遺之矣嘉靖癸巳歲象郡修飭呂
先生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來判穎州事既至
以興學教化為已任懼忠義之風愈久而泯也相
城東數百步外舊有淫祠乃謀諸郡守莆陽黃公
九霄同知蒲縣賀君朝聘節判畧陽劉君芳悉撤
而新之有寢有門為左右序復為仰高亭於中凡
若干間扁曰三忠祠以祀公兄弟而配以秉昭門
之外為三忠坊所謂樹之風聲以崇正祀勵臣節
也功始丙申七月七日建十月念日訖事於是舉
祀而妥神焉爰命袞為之記顧袞何人而敢妄為
之說哉既辭再三不獲已則疏其始末以告穎人
期平居則集義以養氣臨政則守義以愛民忘其
勢不利於所誘忘人之勢而不怵於所畏如是則
浩然之氣沛乎塞諸天地利害事變曷足以撓吾

之鋒於三忠
不有光乎

胡袞六貞祠記

考於穎得貞婦六焉其一曰范母

母能勉之以正臨決數語凜然不以考壽易令名
可謂知所擇矣夫是之謂貞次時銓妻李氏方銓
之沒李甫年十四四越月而生孤用則紡績以撫
用既長而娶生鯨而用夫婦又相繼逝矣七十二
年艱難百狀卒撫鯨以永時祀是貞也次周雨妻
韓氏年十七歸兩歸二年而兩卒韓守志五十九
年如一日雖父母不能奪是貞也次張恭女年十
七適魏隆甫四月而逆七犯穎在虜劇罵不辱而
死是貞也夫四貞者貞也次曰劉氏舍餘李深妻
也其寡之年視韓其志與其壽視時李氏加三齡
焉雖未忘而墓木拱矣是亦貞也於是陳州之陳
海妻李氏穎州人也夫卒辛勤事病姑以孝稱教
子以祿養終焉雖沒於陳州而自出則穎也夫春
秋魯史也宋共姬紀伯姬之賢大書不一書內女
也因以著教焉然則李之宜傳於穎無疑矣夫節
義在天地間如水行流地未嘗一日息穎六貞據

今日所見聞乃得其五邇元而上僅一人而已豈
 貞烈之婦不必聞於時或雖聞而無為之傳者世
 久而湮與其聲而俱泯邪嗣今不傳則六貞者將
 久而泯泯如所云亦未可知也修飭先生既祠三
 忠爰神有日矣三忠之南數十步有祠不載祀典
 則撤之而加新焉其制視三忠其工費可相彷彿
 其坊曰六貞祠成郡人士咸喜風教之振忠貞之
 氣將益昌矣爭礱石於祠俾袞為之記袞既與有
 風教責敢不詳
 志以示勸哉

莊桐湯公祠堂記

天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名教是也何謂名教蓋均

是人也有剛直人則眾喜有柔佞人則眾怒聖人
 知人情之可以名動也于是作春秋而褒貶之法
 立焉其褒也因人情共喜者崇之與之使人愛慕
 而則倣有補世道實多也君子思維世道而於名
 教所係獨不急且切哉壽州御史湯公鶴立成化
 朝上補袞闕下糾百司即權倖勢要無所避或目
 為殿虎或目為鐵面一時直聲動天下然竟為當
 路者所忌謫戍至死而後已今異世之下國是定

矣而公直氣凜然猶生無論智愚賢不肖聞談公
 名莫不忻然願踵其芳躅者人情共喜在也壽人
 祀公鄉賢舊矣嘉靖間督學御史耿公按壽嘉公
 為人更欲特祠公而檄其孫岐為奉祀生員以主
 祀事未就也隆慶間繼齋甘公來縮壽符曰公與
 鄒吏目公並名于昔今蜀有鄒公祠而壽獨無公
 祠缺典也乃借館人之後堂而肖像以祀去歲冬
 余承乏守壽祇謁公像見斯館也憲節之往來不
 常而神戶因之啓閉雖祀公實瀆公也乃相東社
 學之堂而遷公像焉仍俾公孫岐家于其中以朝
 夕焚掃復於前隙地另堂三楹以備社學制而公
 始有專祠矣耿甘二公之意其有終乎然公之謙
 論在國史遺行在鄉評其令民百世不泯者固非
 斯祠所能維也自斯祠一立而後生觀之者莫不
 曰公以剛直而見祀如此宦遊而觀之者莫不曰
 公以剛直而見祀如此景先達者起批鱗之思法
 遺直者奮敢言之節行見鳴陽之鳳多而立仗之
 馬鮮矣公名之可以教人若是乎不以世限不以
 言顯而社稷生民尚亦有賴哉然則是祠也誠不
 可視為迂緩而予之急切於建者蓋孚人情之喜

而褒崇之也因綴數語以識歲月如左云

張鶴鳴西湖松喬祠記

穎有西湖在郡西北廣十

事類已有西湖清燕蘭堂桂楫之句是湖之激艷繁華從事之風流蘊藉宛然可想已至宋晏呂歐蘇相繼守穎游刃之暇同樂杯酒吟嘯月以享熙朝盛事聚星清漣雙柳清穎去思會老諸堂榭館閣周匝湖渚間穎西湖之名遂滿天下坡公謝啓自謂出典二州疊為兩湖之長又曰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土風備南北人物推古今六一公思穎告老家於湖上者十餘年卒終于穎其序思穎詩曰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序績思穎詩又倦倦有蹉跎之嘆味兩公之言若藉西湖為生平快然不若西湖得兩公為尤快也向微晏呂構植於前兩公者徘徊顧戀於後則西湖不過盈盈一水耳後賢仰四公高賢立祠湖上別創書院彷彿槐市之遺世廟乙未憲司李公宗樞侍御謫判穎事呂公景蒙申明當事而新之復周圍湖地十頃以供奠醑祝釐之費予童時

猶記澄波十里羽楫星馳夾岸綠楊尋澗荷芰鳧鴈啖嚶遊魚喋唼猶然盛地今奠醑祝釐之地侵矣利湖田盜決防矣利魚者絕流矣甚者告增租以圖自便矣有識者感今思舊而無然有河山之慨焉郭公以中立佐岳駐節於穎奉詔專懸鼓之令盜望風賣劍野無荏苒道無驚剽豪右積猾歛手奉軌裁中官之摧照葑屋之覆穎民如在春臺尤注意勝蹟景行先哲泛西湖瞻四賢之像喟然嘆曰茲湖也澎澎泔泔水天凝碧穎生陳仲舉諸賢不偶也名宦祀四賢矣鄉賢寥寥殊為缺典遂捐俸立祠祀漢陳太傅蕃郭光祿憲范青詔洵以南宋焦伯強千之明虛仲菴翰配之夫黨鋼千人汝南強半穎固多奇士祠僅五人者何仲舉下榻禮賢管殺權使惟案圖奸拔劍叱甫致七十元老橫罹克毒范孟博登車攬轡慷慨澄清讀其母子永訣之言令人千載悲酸彼當時之忠肝義膽以付東流而後世又泯焉不彰即故國發跡之地歷千星無專祀者人心若漸滅也光祿拔刀斷鞞酒厭災忤旨不起光武有觥觥子橫之嘆然而各不列雲臺位不滿公孤遇負其德矣直與陳范比肩

何疑焉伯強端士一時學士大夫翕然敬禮之至
 為築館歐陽公贈詩云自侍九鼎重又曰皎潔寒
 泉冰其潤王之標宛然在目菴官居則廉介家
 居則恂雅澹泊直易一代儀刑著書萬言大有功
 於聖教一則沉淪於散寮一則萋菲于初試磨礪
 後彼好修者不孺然奮耶造化生五公不能使之
 不死于禍不窮于遇又不能使之必祀于後世為
 有德者之報能滙而為湖能鍾湖之靈而生賢豪
 而不能使之不侵不決防不絕流不租令使五公
 之幽光一日而昭如日星野老稚子皆望而禮之
 使湖之不侵不盜決一復鳧魚咬嚙喋啜之舊而
 四賢五公粗豆生輝者非郭公也耶昔李元禮與
 郭林宗共載乘薄笨車登大塊之板觀者引領望
 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予于五公亦云爰名松喬
 祠云公諱蒙吉字正夫號瞻澳河南衛輝府新鄉
 人縣

宋濂遊荆塗二山記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
 驛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

開緘中藏濂梁古迹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
 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啟曰臨濂古迹惟荆塗二山
 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在
 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
 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
 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余
 將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宐沂流而上屆今懷遠縣
 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
 舟夷午日曛始至縣西門而青宮已駐蹕於門東
 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
 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櫂舟至塗山
 足拽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
 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
 盤石青綠間錯頽然歛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之
 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丈其花可翫不假土力人
 取懸簷間呼為石蓮花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
 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巖
 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
 榮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
 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

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
 爭屯戍處為慨然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
 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
 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栢參差左
 右樹東寘小瓮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
 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渴二一
 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
 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
 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刻泐文尚
 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巨石危立如人形遙
 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啟母石廟史云居人每
 割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
 坳舊有僧坊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
 從士馬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
 見旌旗如錦綉搖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鯨
 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暇出讀祖無擇所
 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
 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
 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斑斑可
 見復行三十步崖下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牀座

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
 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
 立位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
 尋景彰欲導至青峯菴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遠
 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
 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
 於塗山杜預註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
 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
 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
 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
 山縣是也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
 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
 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徧歷
 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
 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
 疑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
 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
 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
 可知郢卽今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山荆故楚

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遷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而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亡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王華朱山記

縣之東鄉有山名曰朱山山之神不知何時何

人世傳以為即買臣也不知廟始於何時何為而見祀於此有云自元時已有是廟歲春秋二祀邑吏親奉祀事云廟經兵火碑就燬事實無可考第邑之人有所願慕則禱之有所疾痛則呼之旱澇必禱災厄必禱有禱輒應邑人信之予累登其山慨然以不得其詳為恨召故老而問之彼則但能言為買臣而已他則不知也縣志所載亦止如此間又能言者又多恠誕之言率不足信竊致疑焉考諸漢史買臣為吳人則非虹人明矣嘗守會稽則知其未嘗吏於茲土矣若為邑人何事迹若是落落不可考歟竊謂朱山之神初非以神之姓而得朱姓也山之神乃朱山之神初非以神之姓而得朱為朱山也意者神為吏於此有深恩厚澤在民故既沒之後民懷其德從而祀之也或者神即邑人前代或有衛國捍禦之功有詔祀之耳若直以為買臣恐未然也余雖不能知其為何人觀民心敬愛不怠如此則神之德可知也故為文以記勒諸碑陰闕之以俟君子

王九思壽州同知書屋記

壽州同知賓館之東有園僅一畝其北為屋南

向者五楹折其三為退食之地然卑隘弗宏亦弗
 詳其始始作者正德庚午冬予謫居于此幸地僻事
 簡同寅又皆賢明長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迺取
 離騷經左傳漢書誦說其中群士張昇來日願受
 教予弗能拒也越明年范慶薛鑿吳介來未幾王
 立黃海張曉熊治來未幾俞澤周京賀壽許澄周
 熊來又高斗暨蘭谿包悝來茲十有五人者每見
 予誦說經傳下上古今論文章論詩問民所疾苦
 其冬予復罷去會盜起弗果行又明年壬申夏曰
 月代予者天台林君世烈至郡數過予而曰是屋
 也先生既去當葺之使新奉書關中請記勒石陷
 之屋壁之間俾後有聞也又兩越月予始西歸既
 歸之明年果以書來曰屋葺之完已磨淮山之石
 矣予則仰而嘆曰嗟乎世之乖蹇迂謬齟齬不類
 孰有予者乎自翰林出為吏部又出為壽州又以
 天變罷斥棄去世所謂賢人君子奇俊磊落之士
 聞說王九思蓋惡者半笑而議之者半其知之者
 蓋益鮮而况愛之惜之既去而復戀戀拳拳焉與
 之者乎何以得此于林君也予在壽州期年思未
 洽于民道有媿于已其後泯泯罔有聞于人也林

君名臣之裔傳其家學施于有位民懷自今其永
 弗墜矣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則是屋也
 異日之甘棠矣諸生袞袞能文章秉筆各世將
 必有嗣召南之音予言何為哉予言何為哉

楊瞻舜原精舍記

嘉靖戊戌秋余奉命清理江北
 戎政卜居壽州其創建記與題

名記都憲八石常公都諫南山戚公已有文勒石
 紀之矣余竊意紀綱之地憲務之殷面相與對者
 囚犯筆相與酌者文移舊業日就荒蕪况冀每有
 新得乎乃院後闢地一區出值發帑備門樓一間
 大巡溪東盧先生為題曰舜原精舍蓋舜原者余
 別號精舍者溪東誘之使余不廢學也余遂區正
 堂曰仕優邃室後堂曰補拙軒左室曰讀易亭右
 室曰朗吟亭凡為間者各三左前亭曰研硃右前
 亭曰拈鬚凡為間者各一余退政之暇吟誦其中
 人事之障翳可以少挽天理之清明文移之禁械
 可以少復本然之瑩徹聖人所謂仕而優則學非
 以是歟朗吟亭西又建樓五間曰備遺樓其清理
 照刷查盤三事之卷案册稿悉貯于此俾後之君
 子有考焉同知吳邦相判官劉養心彭師旦謂增

修矣不可無記以補創建記之缺余遂書而刻于石焉

謝一鳴創建循理書院記

夫書院何為而建也攷古王制庠序學校之設

詳矣辟雍而外以及郡縣之為黨為塾鼓篋拾菜之文久已大備何書院為曰是有說蓋聖賢學問莫先經濟而聖賢經濟又在闡明心性敦崇理學始故雖大儒輩出深明理道急欲扶掖後進尤必專設講院以為執經問業之地乃可以搜微抉奧而教學相長則書院之建凡以補學校之闕而輔其不逮也吾壽雖蕞爾不乏忠信然于作聖大旨寔未有傳幸天曠人斯吾楚黃黃夫子適御命來鐸壽郡下車之日進通庠諸子詢之曰爾多士亦曾聞聖人之學乎夫尋章摘句者腐儒之習見拘文牽義者文士之陋規聖人之學則在明心見性以今日學問為異日經濟以今日知能為異日忠孝是非特建書屋以朝夕辨難於其中雖欲進修德業厥道無由況名都大邑內類有會同館舍以待四方之賢而萃一郡之士乃壽以江淮巨區而獨于書院之設闕焉未備不亦輕學修而羞當時

之士耶通庠聞其說如夢方寤爰各出貲構高姓市房一所重修而廣大之師為區其目曰循理蓋欲使遊其中者日持循于天理之內而漸臻自然也自是參訂會期為朔二望六而郡鄉紳士庶彬咸集矣師為闡明良知之學莫不虛往實歸其時大江南北並四方好學之士聞風踵至者趾相接而履相錯就中獨得師傳為郡庠士子二魯劉子漸達輩其他文學政事各具一體一時稱盛夫吾壽僻處山隅未聞聖道得我師為斬荆棘開屯蒙取長夜而昭明之功不減安樂白鹿諸盛事後有學者覽斯院之設曉然知理學經濟相為表裏而優人聖域者正未有艾則吾師創建之功詎不偉哉越五年師陞禮部司務去羣弟子沐師教深為記其巔末以永斯院于不朽云師名奇士字守拙湖廣黃陂人由孝廉署壽學正事施金獨多者為郡庠方子之珍得並書

沈應乾嘉石記

歲在己巳冬十月望甲辰予構精

工人需石乎適人廁而足與石遇視之殆甚厲然持以付土手弗力也擲地震裂有文蔚然其蛇蟠

鬱積若茂林深樹行植而交陰焉其出突陷呀若
埳兀攢蹙迴巧而增奇焉其縈旋繚繞若榛藜茅
茂叢萃而晦曖焉其雅淡清淑若野喬幽卉特秀
而蒼翠焉繪事之麗棹鳴之工固不逮其天成者
諦觀之則不越環堵所覩斯固然歟是其異有不可
外所謂目新乎其所觀美焉夫一石也塵汚海
泯沒者介諸垣壁恒為觀美之中孰將愛而重之耶
毀踐踏棄委于糞壤荒穢之中孰將愛而重之耶
予得之而喜滌其故樂新其狀覆以層蓋葺以陶
瓦峙若屏障匹美中庭則一旦拔暗陋躋明顯石
之遇亦然則士不偶于時處蓬戶甕牖如昔之負板
築販魚鹽者蓋不少也雖合章通理孰能知之及
其受知于世經緯人文黼黻王猷以一身賁天下
而天下藉其身而觀化焉固適然之遇亦斐然之
畜足以副之無愧也無異茲石之予遇而其中足
遇于予哉嗚呼知石者予也知予者誰也予竊比
德于玉而方與時違尚未獲如此石之遇也故感
而為之記

龔澤浴賢井記

浴賢井者學宮內之井也宮為新
飴信乎周原之膺膺也夫百千年秦莽之區一旦
開闢風氣攸萃人文聿新謂之偶然可乎井落成
蕭侯命余志之且以告多士余聞之掘井不及泉
雖九仞亦棄井也泉蒙之初濁者在上下清者在
徐汲之而已汲之以漸則其清亦以漸從容滌濁
俟其自化焉可也迨夫泉源澄定淵涵有本溷之
不濁蓄之不溢取之不竭雖非江河舟楫之利川
澤灌漑之功而諸士賴之以藻身浴德將忘其所
以為淵矣夫水一也隨其所在為江河可也為川
澤可也為井泉之利亦可也吾何擇哉或謂其不
能納汙處穢以是為少容然視之澹如澄如明鏡
濯汚日新又新之妙蓋未有涯也是故澤萬物而
不自居新萬物而不自有可以喻君子之道焉觸
類而求之存乎其人嗚呼觀川可以知不息觀瀾
可以見有本非不息止于川有本止于瀾也顧觀
之者何如耳余以是復于侯侯作而嘆曰昔哉二
三子聞斯言也宜必有灑然以侯侯作而嘆曰昔哉二

之為沐賢時歲丁未一陽之月朔也鑿是井者克齋蕭君名之者署教事福清龔澤也

皇清耿繼志重修鳳陽府學碑記

聖人之道著於六經詳於四子書

如日月達如江河未始一日晦且塞也顧治運休隆之代必首建學校為之肅廟貌置專官秩典禮時俎豆誠慮尊聖者未至則士之視道輕而人才不軌于正人才失而修齊治平之術將安所致焉尊之宜自上始故汲汲焉以建學為政事先俾天下自列郡至州邑皆有學即天下皆知尊聖人而人才正治理隆矣然則學宮之有文廟式弦誦之士心為世運所維繫有位者本此意以行政宜自肅廟貌始匪止曰我尊聖人飾觀瞻已也予昔備員銓曹遭逢

聖天子銳意右文臨雍講道橋門環聽遐邇嚮風竊謂海內之學宮由茲整頓庶幾慕羹而歌泮水者無嗟茂草矣迨歲已未出守是邦恭謁之際見殿廡欹傾霾雨弗蔽門垣頽落榛棘茸如皇然感且駭爰進兩司鐸詢以廢墜始末蓋自前明初建辟雍旋改郡學其制特隆且備甲江以北迄明之

未祝融失馭燎于芄菲寢尋至本朝乙巳為今上御極之四載稍事修葺厥功未竟不一稔而再

見湮圯時方軍興加以濠淮之間無年屢告守土者蒿目束手良有由也惟是政治所先予何敢後時迺勉捐涼橐以倡僚屬薦紳多士樂聞斯舉遂以是冬經始鳩工選材躬親區畫命學官董其事擇諸生敏練者數人掌記而分督之計日更番母曠肄業歷三歲工甫告竣自大成門至聖殿兩廡暨東北隅之啓聖祠殿後之明倫堂以迄亭墀廊堦繚垣旁柵坊表池欄傾者立敝者新墜茨丹堊之色觚稜椽桷之容宮牆數仞既固且安旁及名宦鄉賢以次蓋葺未幾

當寧慨然念天下學校下修舉之令比者

鑿馭東巡復

幸祭于闕里于是都人士來瞻學宮色喜相告謂數

十年來始觀廟貌森嚴適叶崇儒之會則是舉也其於人心治運庶有裨乎雖然昔之僅存而頽廢者既復舊觀矣若尊經閣若魁星樓若敬一亭自鼎革以還蕩然無存予方欲踵事冀成完構而休息方殷未暇馨鼓以俟君子有餘疾焉自今已往

秩典禮時俎豆闡揚四子六經之義風勵來學使
 士習端而人才盛由郡以達州邑惟專官是賴予
 且旦夕俟之惟時先後秉憲茲土振興仰賴者為
 三韓孫公大梁張公董厥事有勤者故教授查會
 生今任湯原振訓導程之烺例得並書
 原振等請文以勒石謹拜手為之記

沈荃重修五河縣文廟記
 粵稽自古治平之隆咸以崇建學校為重虞夏

商周之世尚矣迄漢唐以來哲王代興其為創為
 守莫不投戈講道息馬論文臨雍有典釋奠有儀
 誠以學校者致治之原也風俗自此鼓舞人才由
 以陶成國家務於學校建官不綦重歟然則居其
 位者必將以宣聖道明人倫端士習迪人心為已
 任而後即安豈僅與兵刑錢穀日瑣瑣於簿書案
 牘間者遽云勝任已哉乃或以秩卑祿薄鬱鬱不
 得志視學舍猶蓬廬然澤宮之茂草鞠矣函丈之
 講席間焉雖心力不克有為而曠疎實甚惟荆溪
 周子世賢則不然甫擢掌五河文教見文廟傾頽
 即留心聖域加意斯文乃首倡之勸勉邑之賢士
 大夫經之營之相舊謀新鳩工庀材類者葺之壞

朝

者繕之蠹朽易之廢缺建之丹之聖之樹之植之
 而厥功告成周子備以事郵書于荃而請為記荃
 惟崇修聖廟振興學宮上稱
 朝廷敷文育才之意下開士子朝絃暮誦之思甚盛
 事也荃未遑奉一藻為榱桷助又曷記之足云無
 已請以一言交勗可乎聖人之宜尊也盡人而知
 之矣亦思所以尊之之實乎蓋古今之尊聖人尊
 其道也尊其教也而道則原於五帝教則存乎六
 經是故尊其道必思由愛以盡仁由敬以盡義由
 恭讓以盡禮窮理格物以盡智閑邪存誠以盡信
 如是則以尊之而修道為不誣尊其教必思理性情
 通政事何以得之於詩書居安樂玩研幾極深何
 以得之於易建中和致立達何以得之於春秋如是
 以禮樂維倫立紀守經達權何以得之於春秋如是
 而奉教為有據五河之紳士其勉之矣使父兄之
 教先而子弟之率謹勤修於學而業成於身吾知
 當世之論秀書升不問而推五河矣是聖人之道
 不私於五河而五河之服膺聖教者將獨隆於天
 下也五邑之賢士大夫其共勗之而共奮之又寧
 有量哉况邑之父師殫心厥任湮廢具修誠知人

才之興風俗之厚端由於學校而加意焉其所樹
立者卓矣當世必有導揚之者且邑乘亦必備誌
之以為來茲法也又何俟於荃言然則荃言固不
足重而立言之意或可與崇修學校之心相助而
發明也庶幾以是記之
已矣爰不揣而敬為記

李大升壽州修學記

皇清順治十有二年海內又安舉制科者五朝野內
外皆翕然有文教之風
上博覽經史夙夜不倦
詔令百官有司皆於政事之暇讀書以資治務而又
嚴飭文習正文體崇經術俾旁途之仕進者不得
與於科第之列殷殷有偃武修文之意甚盛舉也
學憲李公以江右大儒奉
命督試上江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蒞任之初隨頒
條教葺學宮行月課較射諸法凡屬郡縣有司師
長無不一一奉行如法壽固淮南首郡也變革之
後學籍文事未幾殘廢宮墻殿廡不無損傷數年
以來雖加補葺猶未如初余辱在司牧敢不以此

為要務遂詣學翰陳先生之前招多士而議之捐
俸助修計其漏者補之倒者植之齋舍堂殿煥然
一新數月之間工告成焉多士曰此不可以無記
余遜謝不遑因招多士而語之曰爾觀學宮之成
矣其知所以修學之意也乎蓋
聖天子創業於上思為垂統久遠計則必崇奉聖祀
彰明教化群天下之俊秀皆如成均之制肄學宮
而教之俾其德行之植立學問光大治體通達以
異日入官之本則潛修純粹取重鄉黨以示風
俗之觀感焉蓋非僅塗飾廟貌俾棟宇巍煥已也
今日者進多士而教之其亦有重於德行者乎德
行不重則士習浮佻寡廉鮮耻之事作矣必仁孝
以端其本禮義以持其防無所得於心有所玷於
身者俱勿使存諸慮焉如是則德行立再進多士
而教之其亦有真於學問者乎學問不真則好奇
標異管商莊列之言起矣必經術以正其趨醇雅
以要其歸凡虛無誕妄之章浮麗飾藻之篇俱勿
使置諸口焉如是則學問真德行立矣學問真矣
又進多士而教之日其亦有治體之法壞矣必經事
體不明則膠古變今井田周禮之法壞矣必經事

鳳陽府志藝文

守其常權事知其變苟定大謀於朝決大計於野
 無一不酌其宜焉如是則治體達此三者丈夫有
 志於時者之所為也外此而教之則經經謹守不
 為外謀廉靜之風可欽也潛修內養不事紛華則
 高蹈之節可仰也於以傅之閭巷表之郡邑又誰
 不奉為觀型群為矜式也哉否則奔競之端難免
 也否則文章之事日陋也否則修於家無有守之
 操獻於廷必無有為之事也是乃今日修學教士
 之意也歟爾多士其免乎哉勉之維何亦日知以
 致之力以行之多士其敬以達鄉黨可以重也其庶乎不
 負今

上重文好學之心孜孜圖治之意而並有以報

管抒素重修學宮碑記

蓋自東膠西序隆于三代
 延俊又咸奮跡于澤宮而魯士糾桓從觀化于藻
 類學之重也自昔然矣抒素忝視霍符時瞻黌舍
 天作周封遺教沐薪爇之化星分斗野人文應奎
 象之交山從楚豫秀擁橋門河帶汝淮瀾迴詞苑

以故家秉鉛槧摩雲漢以為章里憂珂珩步閭闔
 而接武自元黃運革國步頻于黍苗致陰雨綢繆
 聖宮鞠為茂草風霰齧其棟楹兵燹戕其几筵廟
 貌陵替壁已走乎蚪蚪神棲露處宮反遜於瞿曇
 紳士奮袂而起謂風教之本之地豈容坐視其興廢余
 遂動色而嗟謂風教之原敢不力襄其成事吉云
 龜正齋心而諏歲取龍飛倂功聿始登其杵坎其
 斧精割壘甕之餘前呼許後呼耶工集馨鼓之速
 以棟以宇規形月角之垂載塗載聖比類星鈐之
 耀外飾觚稜埒于皇屋內設黼座儼乎辟容于是
 奏鼓有庭舞籥有階釋奠有楹神何不於昭而在
 上從此觀瞻以肅讀法以嚴絃誦以時士何不騰
 躍而思騫十二教而聯師儒朝夕之薰陶此地三
 千字而陳禮樂風雲之鼎無難金馬銅龍蓋事有
 讓毘陵震澤問中原之鼎無難金馬銅龍蓋事有
 開先志氣必為交應數無久厄天人正在相須霍
 其有與乎士從此升矣抒素辱在提轄敢忘規瑣
 嘗聞學本六經萬禩視為模範教先三物百世凜
 為準繩必漢儒之正誼明道心法始印尼山如唐
 文之濟弱起衰道風方續闕里范文正蓋粥窮山

任天下而有餘王沂公溫飽非志聲後世而為烈
斯皆視義窮幾象文蔽班楊循為小技而孳孳于
內聖外王之業即至于御分蓮炬史奏形雲視為
澆來必隆隆于經天緯地之樹豈伊異人是在多
士尚其勉旃有如此石
時共事者例得俱書

徐杆重修定邑學宮碑記

古者君國子民建學為
先化民成俗必由於學

則學也者是國家養賢育才之地而士子三物六
行由以賓興者也故下而一郡一邑莫不以設庠
序為兢兢焉粵稽定邑黌宮肇自宋淳熙四年重
建於元皇慶壬子明洪武己酉朱公玉又重建之
厥後正統丁巳沈公安弘治間朱公恭曾公大有
萬曆間謝公鰲黃公元功趙公伯里皆遍加葺治
良以人材蔚起菁莪樸棫有由然也今我
皇清定鼎文運聿新易帖括崇經濟正士子嘉猷進
獻之時刮垢磨光之會也而澤宮歷年傾圮殿廡
蕭然目擊心傷實不忍視余乃集多士於庭而告
以重修之故咸舉手加額躍然興起日是可以崇
祀典隆師儒端士習彰

聖天子右文之深意矣於是筮吉營構先禮殿以及
兩廡次明倫以及翼堂尊經閣啓聖祠文昌宮魁
星樓巽峰樓俱以次第修繕煥然更新是役也工
成浩繁余乃悉其所有捐俸自為綜理不募資不
罰贖不勞民一磚一木不敢取之鄉保朝夕董其
事五閱月而工告竣多士勸余勒石以誌之余思
夫垣墉丹雘堂構輝煌不過踵事而增之華耳則
規模庶幾如舊矣異日者科名鵬舉多士連飛麟
鳳圭璋之彥彬彬濟濟庶不負所學以無負
聖天子右文之深意焉是則余之鄙衷也於是乎記

楊顯德重修學宮碑記

世祖皇帝十有六年詔天下守令繕修庠序克勝任
者上其事銓司紀之尊師重道紹徽往古對颺
天子之休命而赴功恐後者比比也
今上纘承丕基崇禮先聖海內尤多嚮風焉霍丘

霍叔封地春秋屬六蓼號名邦王寅春顯德來尹
是邑蒞任之明日恭謁文廟鞠躬後歷階而升
環視堂廡頽然就圯慨歎久之乃進司鐸暨諸弟
子員語之日學宮根本之地文教攸關顧可為茂

草乎前守土者或以境內凋敝歲有遺逋催科未
 遑勢難苟及且大厦非一木可支程工既浩費孔
 滋繁未免畏難而止耳率作興事豈不以人哉司
 鐸沈君偕諸生再拜曰是言也先聖賢之靈實
 式憑之敢不勉力越明年同沈君集薦紳士再為
 之約爰鳩工庀材諏日經始自殿而廡而堂而祠
 而樓而閣而門垣而齋舍而庖滄或修或建以次
 第舉基之廣袤方之向背不易其故而顛者植之
 卑者隆之頽者完之聖者丹雘之則司鐸諸生之
 力而余一言之提倡也落成于癸卯季夏月日規
 模宏麗迥異疇昔顯德齋肅盥濯濯將于地告
 先聖焉載語諸生日前此之廢由今日興後此之
 興由今日始今日者鐸音如在蹈舞依然俎豆可
 陳威儀可象爾多士當思聖何以聖賢何以賢倫
 何以明經何以尊仕而循良鄉而賢達何以附食
 宮牆百年不替顧名思義尚實刊華為端人為正
 士期無愧大聖人之門而克起良有司之敬則予
 之屬望殷焉矣至于絃誦不輟彬彬雅可觀奮起飛
 鳴聯翩接踵名公碩輔皆由斯出又在諸生勉之
 無負予與司鐸先生盛舉也是役也順天之時以

日計之若干因地之材以枚數之若干用民之力
 以工考之若干所費緡穀載在司會同有事者則
 鄉紳劉象震李瑾諸生王我格汪一泓高巖然李
 世球曹國棟而博士沈君諱德興官此十年其經
 營尤
 多云

李大升重修安豐塘記

安豐塘者楚令尹叔敖所
 作之芍陂也叔敖去今數

千年矣而其澤至今存焉然世代變遷堤堰衝湮
 非有待於後人之補修則其澤亦不待今日而始
 廢矣故歷觀壽志修之者不一世亦不一人然亦
 不數數見也此塘週圍數百里受洙溲泚之三水
 支流而下蓄洩以時灌田可萬頃自明季以來新
 倉之口決引水之河淤茂草蒲塘旱魃無救民不
 獲其利者已三十餘年余自癸巳夏來守壽郡詢
 諸利弊紳衿黎庶皆言此塘乃壽土第一利余欲
 舉行而未之逮焉迨乙未春始集環塘士庶畢騎
 赴之相視其廢壞處所度而計之迺喟然曰嗟乎
 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如是也天下事有古人未
 為之而自我為之者矣未有古人作于前而我不

能繼其後者也亦有在古則為其易而我則為其難者矣未有難者在于古人易者在于今人而猶漠然置之以為此不易成之業焉此不幾為古人所笑也哉於是量其工程捐其俸入選夫千餘先疏河道之壅塞者一百四十餘丈濬水通流方築新倉棗子門二決口高厚約十數丈有餘長俱不下百尺許焉又為之理其門閘補其塘岸不月餘間大畧粗具余始具文報于兵憲沈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飭修意在利求萬全績垂可久必不止為目前苟且計也余隨與州佐議再加意巡葺會值大雨連陰水勢突至功難驟竟然塘水已盈環塘之民皆負耒而耕秧苗遍野是歲夏別地皆苦旱惟安豐一帶全獲有收至十月中仍即其工之未完者更為整頓疏近塘之河土高者十里有餘其減水大閘中心兩溝胥一一濬治如法余于是週塘視之歡然色動曰如此可以報成功矣其庶乎不負兵憲沈公飭修之意也哉士若民因相與對予而祝曰此叔敖之澤也太守之功也不有此舉何以獲享厚利至若此哉余應之曰否此爾眾之力也叔敖之澤也兵憲沈公之恩也余何功之有

焉余自蒞壽以來性不合於時行不侔於眾政拙術疎不能為曲阿詭隨以媚于上無端之咎戾幾遭吏議者數矣向非沈公昌言維挽則余之行車已先時而去矣又安得克保厥位以與壽民共休戚待及今春方與爾眾復此塘也哉故余之倡復是工俾爾眾享有水利以傳及爾後人者皆兵憲沈公之賜也余何功之有焉嗟乎叔敖往矣先我而修之者不一人矣百年之後又安能保其久而不替也耶不能不有望于後之君子焉是為記

李天馥徐中丞賑饑救民記

歲戊午之夏余鄉大

軍兵部尚書大中丞徐公惻焉念之拜疏而告諸當宁捐俸購粟活數十萬眾鳳郡之民得留子遺者莫不感公之仁且尸祝公之德也諸縉紳衿士迺踵余門而請曰鳳民之感公尤如天而如地也願公之生全尤千百世弗能忘也君亦知公賑鳳之洪澤乎願君為紀之余曰請聞其略鳳人曰鳳之欲安之而無其力郡邑之賢哲欲蘇之而無其權

是以餓莩日積百里之民皆岌岌乎溝中瘠也迨已未春絕粒既久饑民羣聚萑苻有竊嘯之雄丁壯有揭竿之勢非安之有其道御之有其術立見其獸散土崩耳惟我撫軍徐公具如天之仁明敏之智剛斷之材哀此饑民迺曰是不可不亟賑以留此一方民也爰不憚勞苦單騎星馳入鳳境見饑民鵠形不類人色父或棄其子夫或棄其偶公皆聚而親撫之出麥粟若干石爰家給焉爰戶散焉既周既渥俾得延旦夕不為溝壑之白骨則齒綠曰公實生我倘遲且夕不為溝壑之白骨則齒綠林之利刃矣繼自今鳳人之得免其化離安于邦土皆公之澤延及萬世也余曰公之弘慈救民如此可以記已余昔讀宋史皇祐間青州大饑流民相聚富公弼克殫厥心賑濟周至全活數十萬人以為千古而下無有並之者今我公之賑鳳郡也起鬼錄於再造安飛鴻於中澤全活不啻數十萬人不費太倉之粟不用泉府之金散盜萌而定禍亂德澤深厚勳業爛焉以視富公又加一等矣非所稱道濟天下之危而不辭瘁力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功者耶惟其仁足以周知足以濟才足以勤

皆本於誠心以布惠真不愧古大臣為國養民之義宜乎鳳之人感德而媿於岱華戴仁而並於蒼昊也哉爰詳書其事於石以為史乘光

劉體仁渾元衣記

穎有觀曰迎祥張三丰所曾游

金時人至元為冷居敬題畫傳於世明永樂間兩下詔使物色之不得其過穎不知何時土人所稱述為得仙者有張古山張葵劉任皆在三丰後獨無能知三丰者考三丰所至如金陵如武當如關陝滇蜀其足跡當半天下顧是衣獨留於穎其亦逆知如其道而冲舉者有人故示迹以威信耶東坡云世多以大風惡疾而得仙所謂不有厭離何由出世迺三人者一為民家子二為孝廉何所苦而出世與凡流俗視為安常而其人若有大不得已於中必異人也三人蟬蛻後兵燹饑饉迭見於穎其同於大風惡疾者多有而迄無一警悟者於是此衣淹浥於道士之敗篋無復過問者矣康熙戊申余在京師一時大君子若高宗丞馮少宰給事邵員外鄧行人皆談神仙之學乃做其衣之

製以相持玩余自維少長兵間中更多故今雖願
身盛時自西曹遷司勳按例畫諾占位而署休沐
自笑徒飽而嬉耳丈夫既不得志於時不得已而
為神仙尚可自立遂取是衣歎而記之衣名渾元
則道士相傳云製圓於月環中為紐握紐而衣之
垂者襟揜者袖咸宜也自紐至邊凡七屬中一為
領次二次五次七次八次九次十四次十五為幅
共六十有二塊城畦比以成其縫際纈線為螺或
三或五離離
如星宿焉

張扶翼容城別墅圖記

容城去予居東南三里別業在焉其地多水而善下

容城則蜿蜒而阜起善下故水以為宅藪阜起則
又草木所由以敷茂也夫惟水多而渟然深者為
潭流者為溪瀦而畜者為池曲者為陂夫惟水多而
輸者為溪瀦而畜者為池曲者為陂夫惟水多而
附浮者為萍為藻為荇浮而植者為菰蒲為荷藁
浮而實者為菱為芡浮而啜喋往來者為鳧雁為
鵝鷺為鷗鷺浮而潛者泳者為魚浮而徑以通者
為橋筍者為梁浮而露者為渚為洲為嶼浮而釣

者網者蓮者為舟浮而與波光上下者為亭為榭
為岸芷為汀蘭而水之類以蕃惟蜿蜒而阜起而
物之植以附其松宜風其焦宜雨其荷宜露其竹
宜烟其梅宜雪其楓宜秋其柳宜春其淡宜菊其
濃宜桃而草木花實之類以宛在故名也右而旋淇園
宛在竹中者宛亭也以宛在故名也右而旋淇園
也以竹名也二者以橋達其右偏則鳧渚也往以
船由橋而徑徑有咫而窮復橋以濟者輓轆也溪
小而屈曲輪以灌達于瘦花川源近而輪饒義似
輓轆故名輓轆也由輓轆而南為芙蓉池中為菱
亭二水涸漩花時如錦又如月重輪而輝也其東
為東阜為桃花源東阜高也兩岸皆紅桃中夾一
溪可舟而沂可眺而登也徑而西則梗花川又前
香雪園也環堤數頃皆梨花時如雪而香也徑
而前沙平如掌可牧可坐綬草坪也草文如綬詩
曰印有旨翮意謂此也其後為梅村為蓼花洲秋
水時至萬頃一波荒容城而四顧而洲則菰蒲交
映漁舟互罨也夫余宦是凡五稔歲矣而草堂之
在別業者蓋時時在余意中也願不得往而居之
丙午秋蒲城楊君振之七十有八矣為海內巨公

適來黔署為余意匠經營之總圖凡二各為一圖者凡八余觀而嘆曰是余之業也夫是余之業也夫昔秦少游官汝南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携輜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少游得圖甚喜即使二章從旁引閱枕上若與摩詰入朝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均憩濯清泉幅巾杖履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者數日而疾愈夫秦特卧而遊者耳若余則少而遊長而息遊而不忘焉者奚有于是圖然余欲歸而未逮矣披此以當卧遊焉又奚不可圖成作為詩歌以道思憶而時之名公巨人又相與詠歌其事以傳之視王維裴迪之圖詠朝川短章寂寥寥回誠有間若以視秦僅當卧遊則余又大異矣因記其詳如此

龔起鵬泗山湖神祠記

越蟠龍而北靈淑之氣特峴峙湖中諸水潌迴風颿上下數十里形勝皆於望中收之今年春暮余泛舟下數十里形勝皆於湖芳始苗姚生道美下楊迎今烹小鮮滌新蒲相餉真有物外風味食竟遍步岡阜歷覽烟雲羣巒

錯落令人應接不暇忽從棘叢中見有神祠遺址向背失宜因語姚生曰是不能為福於人宜更圖之已行數武而北見其地寬厥平夷後負辰而前列翠得位得中為一方之表曰是宜為堂旁列廂屋可昌厥世又從此行數武而東得一明坦之區前界淺溝真氣所萃曰是堪作廟矣環抱有情可以棲神可以庇眾因縱目四顧茲山雄偉特起體勢壯旺久當為聚落也心竊誌之及今秋河水泛濫北鄉皆汨波臣民無所棲止有愬余者余皆令居此山由此有莖土為輓者有斷木為材者有航粟而來者有移家而至者版築之聲丁丁相應甫閱月已滿百戶矣姚生作而言曰人者神之所衛也神者人之所依也今者室家溱溱而作廟奕奕又鳥可已因尋前所卜地而鼎建之捐吉於癸丑暮秋眾力合作廟貌聿新迺請予言為記予惟茲廟也天啓其會地協其靈人萃其和才俱備百族俱昌神其為我民捍災禦患使常饗豐穰人將敬爾神潔庖稱觥俾永歆芬苾而吏茲土者亦得藉手報天子曰神無匱祀矣戶有蕃丁矣將世生斯長斯樂樂利利于斯以永被神休無斃

鳳陽府志卷之第三十八

終



